

戰後美國經濟剖視

陳 原 編 譯

三聯書店發行

戰後美國經濟剖視

陳原編譯

生活書店
讀書聯三

1949

戰後美國經濟剖視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原 著 者 經
編 譯 者 暨 出
店 名 三 峯 行 發

南 京 · 滬 太 · 北
日 漢 · 安 河 · 昌 湖
海 上 · 港 香 · 長 沙
瀋 陽 哈 · 連 大 · 錦 州

一九四九年八月北版

書 0001-0.000

譯者前記

—

這本書的藍本，是美國一個進步的研究機關『勞動研究會』(Labor Research Association)編的 Labor Fact Book 第八號。勞動研究會經常在紐約的工人日報(Daily Worker)上發表研究報告，研究的內容大抵是關於美國經濟及工人運動方面的。每季有美國經濟總結，發表在 Political Affairs 月刊上。(不過今年的報告尚未見發表過。)每年第四季的報告是沒有的，代替它的是全年的經濟總結。每兩年它編行一部 Labor Fact Book，到去年已出至第八號，因此，它的研究工作已繼續不斷的做了十六年了。

這本書原版本是去年秋天印行的，所處理的大抵是戰後最初兩年間的材料，——這兩年間對於美國的研究者是很重要的時期，不僅因為這是美國由戰爭經濟轉入和平經濟時期，同時因為它也是美國擴張主義的面目開始明白地暴露出來的時期。原書共分九章，內中第七章『政治行動』和第十一章『外國的勞工』(主要講世界工聯和蘇聯職工會的)，因為材料稍舊，同時又與本題無重要關係(指經濟而言)，譯者把它略去，以省篇幅。原書一至六章仍舊。第八章『農民及農村勞動者』改為第七章，另由譯者附上了同一機關所寫的『一九四七年美國經濟總結』(發表在 Political Affairs 一九四八年二月號)作為第八章，以補足因出版時間而引起的缺陷。『新羣衆』(一九四

七年七月八日)批評這本書時，說它雖然收載許多有關美國未來的經濟恐慌的材料，但沒有正面接觸到這一問題，未免遺憾；這個意見譯者覺得很對，因此把畢特曼(Alexander Bittelman)所寫的「爲反對即將到臨的經濟恐慌而鬪爭」(發表於 *Political Affairs* 一九四七年九月號)一文的頭一段，節譯出來作爲第九章。該文第二段是理論的檢討，第三段是講美共的政策；因爲與本書主題不十分一致，也略而不譯。不過同氏一九四七年四月在美共全國委員會上的報告，也節譯了一些，放在這一章裏面。

此外，第一、二章在必要的地方，也參照同一機關在一九四七—四八年所發表的種種統計，補充了一些材料；在第五章關於美國兩大職工會(A. F. of L. 和 C. I. O.)一節後面，譯者補上了它們一九四七年年會的決議，這一部是參照威廉孫(John Williamson)所寫的同題目的論文(見 *Political Affairs*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號)節譯而成的；第六章關於塔虎特—哈特萊反勞工法案(Taft-Hartley Act)，是根據普立特(Pritt)的簡明分析和威廉孫在美共的報告，節譯了要點附加上去的。

原書各章在文字上有許多地方是節略的。也有個別地方，根據 *Political Affairs* 一九四六—四八年各期的資料，稍有補充，此地不一一說明了。

二

關於此書，進步的經濟理論家羅蘭(Joseph Roland)曾寫過一篇很詳盡的書評。這篇書評的大要，我想介紹在下面，因爲它對於本書內容，有很簡潔的分析。

本書是以檢閱戰後兩年間的經濟趨勢開始的。第一章不僅包括了工業生產的標準數字，而且包括了「全國總生

產」的數字。在討論關於生產者的耐用設備購置上，本書已指出，即使在一九四六年，這一項購置在資本構成上已經比戰前佔了較低的百分比了，由此可以看出資本主義戰後繁榮具有如何基本上的不穩定性。

研究會的工作底可信賴和小心，可以從下面的事實看出來：即在估計一九四六年各大資本納稅後的利潤時，本書只算作一一八億。但後來美國商務部發表的數字，竟達一二五億元。

本書第二章是關於財富和收入集中的事實，以及大資本如何併吞小資本的事實。戰時走向經濟集中的資料，尤其有意義；而且這些資料，正如本書其他部份的資料一樣，都是根據政府報告及其他可靠的材料寫成的。

同一部份關於總統所提國家預算案的資料，以及共和民主兩黨與大資本聯合陣線提出修改戰後稅額的資料，也是很值得注意的。

關於勞動條件的資料，對於工人收入及存款、實質工資、勞動時間、家庭生活費等等的分析，也是別處所找不到的。（見第三章）

另一部份討論美國黑人問題。這不僅是美國內部的問題，這是人權、民主、種族歧視等的基本問題。（見第四章）黑人與美國經濟生活的關係，黑人的生活情況，在別處也找不到更有系統的資料了。

關於職工會的一章（即第五章），最為詳盡。美國三大職工組織（勞聯、產大、鐵路兄弟會）的構成、政策及現狀，都有很細密而正確的分析。

大資本及其代言人的反勞工運動，是次一章（即第六章）的主題。這裏不僅蒐集了聯邦及各州的反勞工法案與實施，而且舉出一系列反勞工的組織，仔細分析這些組織的背景。

論農民及農村勞動者的一章（即譯本第七章），完成了美國民主力量的鬥爭底一幅完整的畫面。關於農村收入

及工農團結的資料，是很可珍貴的。

本書可以說是英語世界中同類材料中最方便、最簡明的手冊。

三

譯者於原書出版後一個月即收到一本，當時打算在今年一二月以前譯完。但因爲病和別的雜事，譯稿的整理補充到最近纔能完成。好在這本書並無特別強烈的時間性，因此還可以把它付印。在這期間，出版界陸續譯出好幾本分析美國經濟的單行本或論文，都可以補本書在理論上的不足。其中如 James S. Allen 的一本（譯本名『戰後世界政治與經濟』，沈志遠譯），Goldes 的一本（譯本有二，一名『豪門美國』，另一名『一千個美國人』）都是分析獨佔資本的，均值得參考。此外如 Sternberg 關於美國經濟恐慌的一本（『正在到來的美國恐慌』）和散見雜誌上的論文（重要的如蘇聯經濟學家 Leoniev 關於美國擴張主義經濟基礎的分析），這裏不能一一列舉了。

譯者記 一九四八年十月

目次

譯者前記.....	(一)
第一章 經濟的趨勢.....	(一)
工業生產.....	(一)
全國生產總值.....	(四)
戰時及戰後的利潤.....	(八)
戰時航運利潤.....	(二二)
第二章 經濟實況.....	(一四)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經濟集中.....	(一四)
戰時經濟集中的趨勢.....	(一五)
卡特爾體制下的美國廠家.....	(二〇)
日報事業的集中.....	(二三)
政府對獨佔資本的措置.....	(二六)
一九四六年的就業法案.....	(二九)

戰後的捐稅·····	(三二)
聯邦預算·····	(三七)
一九四五年至四七年的物價管制·····	(四〇)
第三章 勞動條件·····	(四四)
收入及儲蓄的分配·····	(四四)
平均每週入息·····	(四八)
戰後工資的增加·····	(五〇)
標準以下的工資·····	(五一)
有保證的全年工資·····	(五三)
新額、就業及實質工資·····	(五六)
每週實質工資·····	(五七)
家計預算·····	(五八)
工人的相對地位·····	(六〇)
工人的生產力·····	(六一)
就業、失業和勞動力·····	(六二)
勞動時間·····	(六三)

社會安全的發展	(六六)
保健事業及有關法案	(六七)
死亡及傷害	(六八)
產業病	(六九)
房屋缺乏及計劃	(七〇)
白領工人	(七一)
童工	(七四)
女工	(七六)
第四章 黑人的情況	(七九)
人口的現勢	(七九)
南方的黑人農夫	(八〇)
黑種工人	(八一)
黑人的工資	(八四)
公平就業實施委員會	(八六)
黑人在職工會裏	(八九)
黑人的住宅問題	(九一)

衛生情形	(九二)
學校和教師	(九三)
黑人被處私刑	(九六)
田納西的抵抗運動	(九九)
種族磨擦和警察	(一〇〇)
選舉稅	(一〇一)
白種初選制	(一〇二)
黑人的組織	(一〇四)
向聯合國請願	(一〇六)
第五章 職工會的發展	(一〇七)
職工會和職工會會員	(一〇七)
職工會活動與民主	(一〇七)
勞聯在一九四五年	(一〇八)
勞聯一九四六年年會	(一〇九)
產大在一九四五至四六年	(一一五)
產大一九四六年年會	(一二八)

勞聯及產大一九四七年年會.....(二四〇)

號召團結.....(二四一)

南方職工會運動的推遷.....(二四二)

鐵路工人組織.....(二四三)

職工會中的女工.....(二四四)

第六章 勞資關係及罷工.....(二四五)

聯邦反勞工立法.....(二五六)

塔虎特、哈特萊法案.....(二五七)

各州反勞工立法.....(二五八)

反勞工組織.....(二五九)

全國製造廠商協會.....(二六〇)

美國商會.....(二六一)

全國經濟評議會.....(二六二)

爭取立憲政府委員會.....(二六三)

美國行動會.....(二六四)

全國小工商界協會.....(二六五)

美國小商業團體會議	(一四)
行憲教育協會	(一四)
工具主聯合會	(一四)
基督徒美國協會	(一四)
爭取自由企業會	(一四)
全國勞工關係局	(一四)
全國戰時勞工局	(一五)
全國薪金平衡局	(一五)
調查事實委員會	(一五)
罷工統計	(一五)
通用馬達公司的罷工	(一五)
鋼業罷工	(一五)
電器工人罷工	(一六)
海員罷工	(一六)
鐵路工人罷工	(一六)
煤礦工人罷工	(一六)
第七章 農民及農業工人	(一六)

農村收入	(一六一)
田產及抵押	(一六二)
大農莊和小農莊	(一六四)
生產力和機械化	(一六五)
農村的電力	(一六八)
農村裏面的薪金勞動者	(一六九)
農工團結	(一七一)
農村的組織	(一七四)
聯總和世界糧食需要	(一七六)
第八章 一九四七年美國經濟總結	(一七九)
局勢鳥瞰	(一七九)
股票市場	(一八〇)
總生產值	(一八一)
工業及農業生產	(一八二)
消費力	(一八三)
供求的平衡	(一八四)

出產的增加.....	(一六五)
建築情況.....	(一六六)
生產者的耐用設備.....	(一六七)
信用的局勢.....	(一六八)
第九章 經濟恐慌不可避免.....	(一六九)
杜魯門的經濟報告(一九四七年).....	(一七〇)
事實的分析.....	(一七一)
戰後繁榮的四個因素.....	(一七二)
另外兩個因素.....	(一七三)
恐慌爆發的必然性.....	(一七四)
結論.....	(一七五)

第一章 經濟的趨勢

要研究美國在戰後時期的經濟發展，必須先把影響這些發展的劃時代的軍事政治事件（一九四五——一九四六年）加以考察。在一九四五——一九四六年這兩個年頭中間，主要的事情就是德國的敗北（一九四五年五月）和日本的敗北（同年八月）。接着就是從一九四五年秋天到一九四六年上半年由戰時經濟轉到平時經濟的變換。物價管制的取消以及其他許多戰時管制的取消，在一九四六年下半年有着重大的影響，同時，大資本的利潤到達了史所未見的高度。所有這些事件，連同共和黨在一九四六年選舉中獲勝，對於經濟活動的各方面都有着嚴重的影響。

工業生產

美國的工業生產在一九四四年到達了高峯之後，就從一九四五年春天開始溫和地下降，但當時的生產水準，卻仍比戰前水準高出一倍。戰後軍事生產的急降，使一九四五年最後一季的生產達到低潮。工業總生產由第一季到第四季，約莫跌落了百分之三十。

工業總生產及其主要構成在一九四五至四六年^①的趨向，可以從下面每季平均數字看得出來。這是根據聯邦準備局（Federal Reserve Board）每月發表的數字計算而得的。

① 譯者把一九四七年的數字也補進了一些。

生產的激增，最主要的原因當然是戰爭定貨的取消，尤其在若干部門的工業——例如航空、造船、汽車和重工業方面，因為這些部門差不多是專門製造戰爭物資的。因此，耐用商品生產指數由一九四五年第一季到第四季跌落到了大約百分之四十六，而非耐用商品生產指數卻只跌落了百分之十一，礦物生產指數跌落還不到百分之六。

包括在非耐用商品指數裏面的許多工業部門，大抵是供應民用市場的。由於戰時管制及戰爭工業有優先權的關係，這些非耐用商品的生產在戰時就被限制，不能膨脹。然而紡織工業、石油工業和化學工業則是重要的例外，因為這幾個部門的產量大部份是軍用的。

工業生產指數（以一九三五至三九年為一〇〇）

年 份	總指數		耐用商品		非耐用商品		礦 物
	總指數	耐用商品	非耐用商品	礦 物			
一九四五							
第一季	二三五	三四五	一七六	一四一			
第二季	二二五	三二二	一七三	一四一			
第三季	一八八	二四二	一五九	一三九			
第四季	一六四	一八七	一五六	一三二			
全 年	二〇三	二七四	一六六	一三七			
一九四六							
第一季	一六〇	一六二	一六五	一四〇			
第二季	一六五	一八六	一六二	一一九			
第三季	一七六	二〇七	一六二	一四五			
第四季	一八一	二二二	一七一	一三九			
全 年	一七〇	一九二	一六五	一三六			

礦業雖然在戰爭中扮演着重重要的角色，卻因為缺少勞動力和缺少自然富源（尤其在銅、鋅、鉛及其他金屬的場合）的關係，礦產生產被限制了。甚至政府撥給巨大的津貼，礦產的生產仍不是需要，因此，在這一方面，作戰機構有一部份不得不用增加輸入來解決這個問題。

① 譯者按：美國最近九年的工業生產指數（以一九三五至三九年為一〇〇）如下。材料來源：聯邦準備局。

年份	指數
一九四七年	一八七
一九四六年	一七〇
一九四五年	二〇三
一九四四年	二三五
一九四三年	二三九
一九四二年	一九九
一九四一年	一六二
一九四〇年	一二五
一九三九年	一〇九

一九四五年的這些發展，在其程度上決定了一九四六年工業生產的水準。由於民用商品逐漸恢復了多量的生產，工業生產的總指數，從這一年第一季到最後一季之間增加了百分之十三。但生產數字仍舊低於戰時最高峯，而且比一九四五年第一季的水準低百分之二十三。

一九四六年生產方面最大的收穫，是在耐用商品工業方面。耐用商品在戰爭結束後會立刻開始最猛烈的急降。但在在一九四六年最後一季的耐用商品生產指數，卻已比同年第一季增加百分之三十，雖仍比戰時水準低許多。這一年，第一季和第四季之間最大的增加是在汽車、木材及木材產品、機器方面；但若干部門的生產，卻因為資本家不肯增加工資而引起那年上半年的大罷工，召致了生產數字的低落。

非耐用商品的生產在復員之後迅速恢復，在一九四六年已逐漸增加，因此，到了這一年年底，非耐用商品的生產，已接近戰爭時期的數字了，這是和耐用商品部門的情形不相同的。礦物的生產，在一九四六年也同樣的稍有增加。

就整個而論，一九四六年的生產比許多經濟學家所預料的情形有更長足的發展。然而，整個復員過程，卻被這樣的事實所阻遲了——事實就是：鋼鐵、金屬、汽車、電力、農業機械各部門的許多大企業，那年上半年拒絕與工人談判，不肯增加工資。

全國生產總值

整個經濟（包括政府及私人的生產或開銷）的主要變化，可以從下面的數字看得出來。下面的一個表，是由商務部編製的關於全國生產總值的數字。這是用各種貨物及公私勞務的市價計算的。這個表是一九四五至四七年全國

生產總值按照時價（每年平均數字為基礎）所計算的每季生產總值的數字，單位是億元。

一九四五	全國生產總值				政府支出		私人資本構成		消費者支出		薪俸支付		個人儲蓄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全年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全年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一九四五	二〇五一	二〇八二	一九八二	一九九二	一九九二	九六五	九六五	六六	六六	一〇五一	一〇五一	一六三七	一六三七	三六六
	二〇八二	一九八二	一九八二	一九九二	一九九二	九六五	九六五	六六	六六	一〇一八	一〇一八	一六三二	一六三二	三九七
	一九八二	一九八二	一九八二	一九九二	一九九二	八一〇	八一〇	一一三	一一三	一〇六〇	一〇六〇	一五八六	一五八六	三一九
	一九八二	一九八二	一九八二	一九九二	一九九二	五七二	五七二	一五〇	一五〇	一一三〇	一一三〇	一五七〇	一五七〇	二三九
	一九八二	一九八二	一九八二	一九九二	一九九二	八三六	八三六	九一	九一	一〇六四	一〇六四	一六〇八	一六〇八	三三一
一九四六	一八三七	一九〇二	一九六六	一九四七	一九四七	三九六	三九六	二五一	二五一	一一一〇	一一一〇	一五六七	一五六七	一七一
	一九〇二	一九六六	一九四七	一九四七	一九四七	三六七	三六七	三一四	三一四	一二三一	一二三一	一六〇〇	一六〇〇	一九八
	一九六六	一九四七	一九四七	一九四七	一九四七	三一三	三一三	三五七	三五七	一二九六	一二九六	一六七八	一六七八	一八八
	一九四七	一九四七	一九四七	一九四七	一九四七	三〇八	三〇八	三七九	三七九	一三六〇	一三六〇	一七三四	一七三四	一七六
	一九四七	一九四七	一九四七	一九四七	一九四七	三四七	三四七	三二一	三二一	一二七二	一二七二	一六五一	一六五一	一八八
全年	二一三〇	二一三〇	二一三〇	二一三〇	二一三〇	二一三〇	二一三〇	二一三〇	二一三〇	二一三〇	二一三〇	二一三〇	二一三〇	二一三〇

全國生產總值代表著一切商品與勞務的總價值。它在一九四五年第二季到達了戰爭的最高峯，這一年平均數字約合二〇八〇億元。一九四五年第四季因戰爭結束減至一八五二億元。一九四六年初的經濟轉換和勞資糾紛，使這

- ① 據最後數字則為：二一八六
- ② 據最後數字則為：二〇三〇

一年第一季的總值更加急降。

一九四六年第一季後，總值已逐漸增加，到第四季估計已達二〇五〇億元，或者說，和戰時最高峯已很接近了。

但是，由於物價的高漲（本書下面還要說到的），美國全部經濟生產的總量，卻並不如總值所顯得那樣高。由於物價的增高，實際的生產總量在一九四六年最後一季比之一九四五年第一季是相當的減低的。

然而全國生產總值所起的變化，卻是很有意義的，尤其政府支出（商品及勞務）由一九四五年第一季到一九四六年最後一季之間，減少了約莫六二〇億元。換句話說，私人工業及消費者的開銷，差不多增加到足以抵銷政府開支的削減部份。

上表指出私人資本構成（或簡稱爲 *Business Spending*）在一九四五年第一季以每年平均三六億元的低額增至一九四六年第四季每年平均三七九億元的高額。同時，消費者在商品及服務方面的開銷，則由每年一〇五一億元增至每年一三六〇億元。這些增加的作用，就是抵銷了政府開支的削減。

私人資本構成的意義

私人資本構成，包括了私人建設，住宅或非住宅建設，在這兩年中間，由每年不足二十億元增加到每年約八十八億元。這裏也包括了消費者耐用商品（例如機器及其設備），這一部門由一九四五年第一季的五十億元增至一九四六年最後一季的每年一五六億元。這裏也包括了商業存貨的變化，存貨是在一九四五年第一季跌落的，但到一九四六年最後一季，卻用最猛烈的速度，積聚而爲每年九十七億元。事實上，存貨的積累，在一九四六年全年都在以

加速度進行着的，並且到達了危險點了。

私人資本構成也包括了商品及勞務的淨輸出。一九四五年上半年輸入比輸出多，但是一九四六年全年，美國輸出的商品和勞務則已超過輸入，約達五十億元了。

形成私人資本構成的若干項目，是帶有高度不穩定和曇花一現的性質的。存貨集積只能當做暫時的因素。商品與勞務繼續不斷的出超，像一九四六年最後一季那樣的數字，是只有在非常成問題的政治條件下，靠了對外國貸款的協助，纔有可能的。

生產者耐久設備

值得注意的事實是：一九四六年全年，私人資本構成穩站在三二一億元的位置，在生產者耐久設備方面的重要投資，實際上比戰前所估的百分比還要低。換句話說，純粹臨時性的因素——輸出及存貨——在這時期超過了資本構成的最基礎因素（即對生產者耐久設備的投資）的份量。

這一方面的投資，在全國生產總值中所估的百分比，也比一九四一年低，只比戰前（一九三九年）稍稍高出一點。這一事實揭露了資本主義戰後繁榮的基本不穩定性。

消費者的購買及儲蓄

兩年來消費者對商品及勞務開支的增加，是個人收入有若干增加的結果，這是由於工會集體行動而爭取到的較高工資與農產收入也稍高漲的原故。但儘管如此，個人的儲蓄還是急激降落。一九四五年第一季，儲蓄由每年三七

○億，降至一九四六年最後一季的一八〇億。個人儲蓄所減少的一九〇億，約等於消費者開支每年三一〇億元的百分之六十，剩下來的部份則是各階層個人收入增加的結果，這當然也包括了工業顧主們的利益及紅利。（參看下面關於利潤的一節。）

在戰時消費商品缺乏的影響下，在愛國心促使人民購買戰時公債的影響下，消費者的收入大部份作了非正常的儲蓄。戰爭結束後，由於商品日益增加，消費者就回復到「正常」的儲蓄了，商品與勞務的開支由是不斷上昇。然而一九四六年生活費的增加，又一次抵銷了這些開支的增加，結果是消費數量實際上反而減少了。零售貿易的總指數，假如把價格變動的因素除開不算，從一九四六年二月的一七二·六這高率降至一九四六年十二月的一五六·八了。

戰時及戰後的利潤

關於美國企業的利潤，一九四六年四月『商業現狀調查』(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曾發表了一種全盤的研究。它指出企業利潤在納稅前的數字由一九三六至三九年平均的五百三十三億元，增加到一九四三年的二百四十九億元。在這之後，稍稍降低了一點。按照初步的統計，一九四五至一九四六年也稍為減低。①

下表是以億元做單位的，根據商務部上揭月刊的數字。一九四六年的估計卻是勞方數字：

各企業利潤 (單位：億元)	
年 度	納稅前利潤
一九二九	九八
稅	
年 度	納稅後利潤
一九二九	一四

① 譯者按：這個估計後來證明是偏低了。一九四六及一九四七年的利潤比以前任何時期都要高。

一九三六	三九(平均)	五三	一四	三九
一九四〇	九二	二九	六三	
一九四一	一七一	七九	九二	
一九四二	二一〇	一一八	九二	
一九四三	二四九	一五〇	九二	
一九四四	二四一	一四三	九八	
一九四五	二〇九	一一八	九一	
一九四六	一九〇	七二	一一八	
一九四七			一七〇	

減稅的結果，使大企業整個地獲得了比納稅前的數字更高的純利。例如一九四四至四五年，納稅前的利潤率已降低了百分之十三，但減稅的結果，卻使納稅後的純利僅僅減少了百分之七。

如果我們比較一下戰爭中所得的平均利潤與平時所得的平均利潤，則我們發現：由一九三六至三九年平均五十三億元增至一九四二至四五年平均二百二十七億元。

一九四六年的利潤

一九四六年全部企業的利潤，估計在納稅前為一百九十億元，納稅後為一百一十八億元，這是企業純利的數高

● 見『一九四七年經濟回顧』(Political Affairs Feb. 1948, p. 175)。這號雜誌，戰時利潤比平時利潤增高了四倍。商務部的調查說：『儘管戰時稅率甚高，但納稅後利潤仍打破紀錄：每年平均純利九十四億元，即比平時每年純利三十九億元高兩倍半。』

峯。事實上，戰爭動員及復員局長史蒂爾曼(John R. Steinhilber)在他的季報(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裏就這樣宣布過：「工商界的納稅後利潤，達到了歷史上向最高峯……」

納稅後的利潤在一九四六年達到空前的高度，這是因為一九四六年一月一日起，取消了超額利潤稅。一九四六年大企業最高限度只須繳納全部收入百分之三十八的稅捐(因為有許多免稅了)，但在一九四五年則達百分之八十五。

同年物價的激增，也像所有的通貨膨脹時代一樣，使大公司獲得更多的利潤。就整個而論，工商業在一九四六年的生產力給提高了，單位勞動價值減低了。所有這些，就使大企業的純利更高，總數接近一百二十億元。

製造業的利潤

在製造業方面的利潤，和整個大企業的利潤的傾向一樣，表現出同樣的趨勢。在一九三六至三九年戰前階段，所有製造業在納稅前的利潤，平均為三十二億元。一九四三年，納稅前的利潤到達了最高峯，即一百四十九億元。在一九四二至四五年戰爭時期，平均每年達到一百三十一億元，比一九三六至三九年戰前平均數字高出四倍。

製造業在納稅後的利潤，一九三六至三九年平均為二十五億元。但是到了一九四三年，這個數字已跳到五十五億元，兩倍於戰前平均數字。在一九四二至四五年戰爭時期，每年平均達五十一億元，或者等於一九三六至三九年平均數字的一倍，有如下表所示：

製造業的利潤(單位：億元)

年 份	納稅前的利潤	納稅後的利潤
一九三六至三九年(平均)	三二	二五
一九四二至四五年	一三一	五一
一九四六年(估計)	一一四	七一

一九四六年的估計數字是比較保守的。這一年第三季耐用商品工業的利潤，開始趕上消費商品工業的利潤，後者已在年初獲得了最高的利潤。

這些數字，正如產大『經濟展望』(Economic Outlook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估計一九四六年時所指出的：『……這清楚證明了〇·一〇在一九四六年初對增加工資所採取的立場是正確的……其實不必增加物價來抵償增加工資的支出。製造廠主可以照一九四六年增加了的工資支付，而無須增加產品的價格，而這結果所得的利潤，仍至少等於一九四二至四五年戰爭時期所獲得的利潤。』

投資的利潤

納且(Robert Nathan)及其助手所草擬的一九四七年全國工資政策報告(一九四六年十二月)裏面，關於大企業的利潤，也有同樣的數字；那是根據商務部、債券交換委員會及稅務署的數字的。

這證明大企業利潤，即在完稅之後，也從一九三六至三九年時期佔全部利潤百分之二·九，增至一九四六年第四季之九·一。單就製造業而論，純利潤在同期約從百分之六·九增至百分之一一·六。

如果拿各大企業主的固定投資來衡量這些利潤，則尤其可觀，因為純值總數是包括了現金和政府債券的，這些都不直接投資在企業裏面，不應享有投資的利潤。納且報告估計，如用廠主的固定投資來計算，純利佔投資總值的

百分比由一九三九年的百分之四·四增至一九四四年的百分之九·六，在一九四六年第四季，則增至百分之十四·三。因此，固定投資的利潤率在一九四六年等於一九三九年的三倍。

戰時航運利潤

對於整個國際航運資本家們，戰爭時期是發財的好機會。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許多公司曾向美國航運局用最低價格購買了許多船隻。大來公司 (C. I. C. I. C.) 買了四條汽船，每條原價二、二五〇、〇〇〇元卻只賣三〇〇、〇〇〇元，還買了每條價值四、一八八、〇〇〇元的汽船七條，每條僅付五五〇、〇〇〇元。這些公司在大戰之前製造的船隻，正常的折舊率為每年降低百分之五。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時候，航運委員會徵用的船隻達一、三五〇艘，都是租用而不是購買的。據估計，租金比合法購買的費用還要超過十五億元。一九四一年初的江海運輸，是由二十多個公司負責的。八十一條船的價值約合八、二五六、〇〇〇元。航行九十次之後，這些公司共得利潤二六、八七五、〇〇〇元，約等於全部船隻的價值之三倍。

除了正式租金之外，這些船公司還因為航運服務而得到代理佣金。截至一九四三年六月三十日為止的一年間，六十五家公司共有船隻一、三三九艘開動，除了得到租金四三九、〇〇〇、〇〇〇元之外，還領到服務佣金三六、〇〇〇、〇〇〇元。

政府約定購了三百六十艘船隻。若干場合的價格約合正常價格的七倍至十五倍。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政府以建設費一元折合二分半至八分的代價出售的船隻，這一次由政府再度買回來，卻照建設費每元付出三角三分。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政府售出的船隻，通通以每噸五元至十五元的價值購買保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時，則不問情形如何，一律提高到每噸一百元。七個汽船公司損失了三十五條船，這三十五條船的總價約合七百萬元。可是公司方面收回了三千五百五十萬元的保險費，即等於原價的五倍。到一九四五年三月末，被敵方行動擊沉的船隻七百五十艘，已收回二億一千七百萬元保險費，比原價超出五千萬。

從一九三九年十月到一九四四年七月之間，十二家由政府津貼的航運公司，爲了建造二〇四條船隻而得到的總差額津貼約一億四千六百萬元。由一九三九年七月到一九四二年七月之間，他們得到了航運差額津貼約二千九百萬元。在一九四〇至一九四四年這五年內，他們的純利在完稅後共達一億七千二百萬元，另外提存三億一千六百萬元做公積金，當時公積金是免稅的。

第二章 經濟實況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經濟集中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經濟集中，可以從小型戰爭物資工廠組合一九四六年提交美國參議院小企業委員會的報告看得出來，這個報告通稱爲『經濟集中與第二次世界大戰』（*Economic Concentration and World War II*）（第七十九屆國會第二屆會議 No. 6）。它是根據政府的全國資源委員會、全國經濟臨時委員會及其他機構先前的研究而編成的。它給這一方面描繪出一幅完備的圖畫：

四十五家最大的運輸公司佔有全國運輸設備的百分之九十二。

四十家最大的公共事業公司佔有全國公用事業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二十家最大的銀行佔有全國銀行全部資產及投資的百分之二十七。

十七家最大的人壽保險公司爲全國人壽保險公司全部財產總額的百分之八一·五。

二百家最大的非金融性質公司佔有全國所有非金融性質公司的全部資產總額的百分之五十五。

千分之一的大企業佔有全部企業資產的百分之五十二。

千分之一的大企業獲得全部企業純收入的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四以下的大企業獲得全部製造業純利的百分之八十四。

製造品總值的百分之三十三以上，是在這樣的情形下面製成的：每一類製造品，四家最大的製造廠各佔該類產品的百分之七十五。

製造品總值的百分之五十七以上，是在這樣的情形下面製成的：各類製品中，四家最大的製造廠出產了百分之五十的產品。

千分之一的行莊，在一九三九年每家僱用工人五百名以上，合起來僱用了非農業僱員總數的百分之四十。

在製造業方面，每家僱用工人在五百名以上的企業，其中有百分之一。一僱用了全國製造業職工的百分之四十八。

工業研究員有三分之一是由十三家公司僱用的，三分之二的研究工作者是一百四十家公司僱用的，另有三分之一是由一、五八二家康采恩僱用的。工業公司中，約有十五萬家本身並無科學研究實驗室。

美國公司佔有的狹窄性，也可以從債券交換委員會向全國經濟臨時委員會所提的一千五百頁報告中看得出來。它指出：就公司的領有權方面說，一萬個人佔有了全國股份公司的半數。

這些公司的一千個最大的紅利領取人，領取了全部紅利的百分之一〇·四，只有六萬一千人得到紅利的一半。

這個報告結論說：像這一類的事實「證明回復到戰前環境，即意味着回復到已經高度集中了的經濟去」。

戰時經濟集中的趨勢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裏面，經濟集中是大大的增加了。下面是上述「經濟集中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所揭露的關於這一趨勢的若干事實和結論。

作戰物資訂貨合同的集中

報告裏說，再沒有比主要作戰物資訂貨合同的分配方面，更顯得出經濟集中的程度了。它引用了戰時生產局的數字，指出由一九四〇年六月到四四年九月，價值一七五〇億元的作戰物資訂貨合同中的三分之二以上（57%），是和一百家頂大的公司簽訂的，而全部接受訂貨的公司，則共有一八、五三九家。在這四年中間，訂貨合同的總值百分之三十，完全是和頭十家最大的公司訂定的，百分之十二落在次大的十家，百分之七落在再次的十家，總值約有一半（49%）落在爲首的三十家。

此外，報告裏指出了合同的廠家，要訂購需用的零件時，也不是向小企業訂購的，大部份卻是向其他大企業訂購的。它指出小企業在全部作戰物資生產中，只佔了百分之三十，其中百分之二十二是頭輪合同，百分之七是二輪合同（即大企業接受了訂貨，然後向它們訂製所需的零件），還有百分之一是低水準的二輪合同。這裏所說的小廠，即僱用工人不到五百人的廠家。

材料分配的集中

由於作戰物資訂貨合同大部份是和太廠家簽訂的，所以大廠家就無可避免地獲得了全國資源最多的分配。這樣一來，在重要材料的分配上，也顯出了高度的集中。碳性鋼（carbon steel），合金鋼（alloy steel），銅，鋁和其他金屬，更顯得利害。

設備的集中

在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五年，全國可用的製造工業設備當中，約有三分之二是由最大的二百五十家大廠佔有

的。一九四五年，二百五十家最大的廠家所擁有的設備，約莫等於一九三九年全國廠家的設備。

在戰爭中，約有二百六十億元的新廠和新設備給建設起來了，其中大約有三分之二是由聯邦政府直接撥款建立的，其餘則由私人撥款建立。全部戰爭工業設備中公款資助的廠家裏，約有四分之三以上都由一百家大廠所佔有或管理。報告裏估計，在戰時新建立的廠家和設備的二六〇億元中，約有二〇〇億元的設備可用於平時的生產。

戰爭對經濟集中的影響，最重要的一點也許就是戰爭中建立起來的設備底處理和應用。至於私人津貼的設備，集中的傾向自然是增加了的，因為這大多數的設備是大廠家所獲得。再有一點，政府擁有的設備中，相當的一部分無可避免地也是由大廠家獲得的，因為他們已經用現有的工廠和設備滲了進去，別的廠家是無法插足的了。

大廠家僱用更多的工人

僱用五百工人以上的大廠家，在全部廠家中只佔很小的少數，但是他們的規模及權力，已經增長到比任何時期更加具有支配力量。一九四四年，這些大廠家只佔全美製造業廠家百分之二，然而他們所僱用的職工卻已佔全美製造業職工的百分之六十二。

在製造業方面，僱用工人一萬至一萬以上的大廠家，一九三九年僱用了全國職工總數的百分之十三底工人，在一九四四年，這個百分比已增至百分之三十一。

報告的結論說，在戰爭中，擁有一千工人以上的大廠家，不僅支配了美國的製造業，而且支配了整個美國經濟了。

大廠家獲得研究基金

除了化在原子彈上頭的研究費約二十億元之外，美國政府在戰爭中化在研究和發展方面的費用約達二十億元。這個數目當中約有三分之二是六十八個大廠家獲得的。而其中為首的十個大廠家，則得到了總數的五分之二。報告裏說，無眼光放得遠些，由於研究的集權化，經濟強力的集中可以大大的加強了。顯然，在進行這一類研究工作的大廠家，將會是主要的獲利者，這不僅因為他們直接參與研究工作，而且因為獲得了專利權的原故。

廠家合併的傾向

廠家合併的數字，也日益增長；這是上述報告所強調的一點。它指出了：

目前大廠家合併小廠家這種活動的真實意義，就在於：合併運動在過去曾是集中趨勢的最有效的氣壓計……合併的趨勢：在平時是經濟權力日益集中的徵象。大廠家目前進行購買小廠家這一事實，指出將引起增加經濟權力的其他行動。

報告中關於礦業和製造業廠家合併的數字，是根據美國商務部一九四七年二月所得的資料編成的。下面的一個表，指出最近八年來在這兩個主要產業部門中廠家合併的數目：

製造業及礦業廠家合併數字

一九三九年	八七
一九四〇年	一四〇
一九四一年	一一一
一九四二年	一一八
一九四三年	二一三

一九四四年	三二四
一九四五年	三三三
一九四六年	四一九

在一九四〇至四五年內，合併的廠家當中有百分之二五，四是發生在鋼鐵機器工業方面的，百分之十九是發生在糧食和飲料工業方面的，還有百分之一〇，二期在化學工業方面。

戰後的集中

上述的報告結論說：

戰爭中的紀錄，證明了大廠家的重要性在日益增加，而小廠家的重要性則日益削減。

這個報告用下面的幾句話總結了這一局勢：

經濟集中在戰後的年頭可能比戰前還要厲害，這是因為：大廠家在戰爭中獲得了改進生產的科學研究；大廠家的流動資金一般金融實力的加強；大廠家在戰爭中使社會公眾熟習它們的名字及商標；大廠家可能比小廠家分到更大部份戰時建立的設備，不論經濟條件是繁榮還是蕭條。

工廠的分配

關於大廠家在戰後分到的生產設備底實況，衆院小企業委員會獨估資本小組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發表的報告裏面，分析戰爭物資管理局的報告時，曾有很好的說明。這個報告名叫「美國與經濟集中及獨佔」(United

States Versus Economic Concentration and Monopoly)。

這裏面說：二百五十家最大的廠家，在戰前佔有和管理全國製造業設備的百分之六十五，在戰爭中管理了用公款新建立而由私人控制的工廠設備底百分之七十九。

這些公司，截至一九四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得到了政府分配的剩餘工廠總價底百分之七十。他們所付出的代價，卻只佔原價百分之六十，其中比較大的廠，售價還低於這個百分比。

據戰爭物資管理局報告，到一九四六年六月底止，它所出售或出租的戰爭器材工廠，約有百分之四十八，是按照原價讓給六家大廠家的，儘管這些廠家的資本總額在戰前的一年（一九三九年）只佔全部製造業資本總額的百分之十還不到。這六個大廠家即：美國鋼公司（U. S. Steel），國際收穫機公司（International Harvester），聯合化學染料公司（Allied Chemical & Dye），通用電力公司（General Electric），通用馬達公司（General Motors），和貝特威鋼公司（Bethlehem Steel）。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向參院軍事委員會剩餘物資小組會提出的報告，也指出另外的集中傾向。它裏面說：至今以原價或售價出租或出售的工廠，約有百分之七十是落在六十家大廠手中的，這六十家大廠是全國製造業二百五十家中名列前茅的大廠。

這個數字和戰爭中經濟集中的數字正相彷彿；戰爭物資的訂貨合同和戰時工業設備的建立都有如上的數字，這種傾向本來是本法案（剩餘物資法案）打算改正的。

至今為止，戰爭物資管理局在分配物資所做到的成果，只指出了一點，即：這個法案的所謂反獨佔目標大部份變成口惠而實不至的了。

卡特爾體制下的美國廠家

在反托萊斯的公訴中，有六十家以上的美國大廠家業已證明參加外國卡特爾的協定而犯罪。一百種以上的商品的價格、產量或市場都因此而受到影響或操縱。

上面提到過的衆院獨佔資本小組會總結了關於卡特爾的若干事實。它說：

美國的國際集中和獨佔已發展而為國際性的卡特爾，或世界性的托萊斯、康邦恩和獨佔事業了。這些卡特爾已在國內外獨佔集團之間，訂立了私人的協定——這些協定並無政府的參加——，來規定價格，劃分市場和生產部門。

卡特爾限制了許多重要物資（如錳、錳、橡皮、航空用汽油、鉍（Beryllium）、鈦（Titanium）、電力設備、塑料、染料、機器工具、燃料、交通器材及其他）的生產及分配，因此對於工業的備戰，曾有過嚴重的影響。

助理法官貝治將軍（General Wendell Berge）在他的『卡特爾：對自由世界的挑戰』（Cartels: Challenge to a Free World）一書中，證明了卡特爾平時如何利用他們的提高價格、限制生產的戰略，阻撓生活標準的發展。又因為濫用了專利權制度，他們就能够控制了大部分的技術。他們也實行了減低質的標準。『當他們認為某一件事對於維持或者開拓他們的獨佔地位有利時，他們不惜降低他們的產品的質料，甚至到了這樣的一種地步，即損害消費者的健康甚至生命也在所不管。這句話幾乎不能使人相信，但卻是無可反對的——不能駁倒的事實，已經在司法部的反托萊斯公訴中和在國會的調查中，表露無遺了。』（參看 *Out of your Pocket, The Story of Cartels*, by Darel Mc Conkey, Pamphlet Press.）

和德國資本家的來往

衆院關於獨佔資本的報告所舉出的例子當中，包括通用電力公司和它減低燈泡壽命的措置；也包括威斯丁好斯（Westinghouse），通用電力公司及公用事業如何阻撓螢光燈的使用；也包括紐佳色美孚油公司（Standard Oil of

New Jersey) 與德國最大的化學托辣斯法本公司 (I. G. Farben) 之間如何成立了協定，由是限制了美國發展高燒油 (High cetane Gasoline) 和人造橡皮的生產。

包希及隆勃公司 (Bausch and Lomb) 和德國的蔡司 (Carl Zeiss) 公司，也有軍用光學儀器的協定，這個協定是爲了納粹的利益而訂的；費城的羅姆及哈斯公司 (Rohm and Haas)，杜邦公司 (Du Pont de Nemours) 與德國各大公司之間成立了生產及價格的協定；也包括通用電力公司與德國克魯伯公司 (Krupp) 之間訂立了關於碳化鎢 (Tungsten Carbide) 的協定；也包括了德本公司和美國道氏化學鋁業公司 (Dow Chemical and Aluminium Corp.) 之間成立了協定，限制美國的鎂的生產。

報告的結論這樣寫道：

由於國際卡特爾協定而起的超級集中的趨勢，是不難了解的；因爲通過了這樣的機構，美國許多大廠家不僅聯結起來，規定對外貿易的地區，而且調節美國國內商品的漲落。比方說，美國的兩個大廠——杜邦公司和紐佳色標準石油公司——是和英國及德國的化學獨佔企業連在一起的。另外的兩個大廠家——道氏化學公司及阿爾柯亞 (Alcoa) 公司——通過與德本公司的卡特爾協定，控制了錳、鉛等金屬的生產競爭。

這些卡特爾的力量一點也不能看輕。盟軍在德國俘獲的攝影了和分析了德國卡特爾的種種文件，證明了「法本公司的人員連同法國的、甚至英國和美國的合作分子，不僅計劃了戰爭，甚至在希特勒當權之前，就已經實行了全世界規模的軍事和經濟間諜行動，和全體主義的心理上和經濟上的戰役了。這些國際性的獨佔資本也資助反共運動——例如狄靈 (Elizabeth Dilling) 蒐集了偽造的什麼「赤色工作網」(Red Network)；同時又支持了國內外各種各色的右派宣傳組織。」(見克列伯教授 Prof Theodoro Krebs 在 California Farm Reporter 一九四七年一月所載。)

全國製造廠商協會與卡特爾

全國製造廠商協會 (NAM =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 據說是反卡特爾的，但所反的是政府卡特爾，即反對美國政府與外國（例如蘇聯）對外貿易部所訂立的協定所規定的任何商品。

全國製造廠商協會對於妨礙美國國防的會員，並沒有加以譴責。它對於大廠家的獨佔和集中，也一聲不響。它也沒有建議應該加強司法部提出的反托辣斯法案，甚至連支持也沒有。

正如艾倫 (James Allen) 在他的『世界獨佔與和平』(World Monopoly and Peace, 中譯本名『戰後世界政治與經濟』) 中所說：「認為全國製造廠商協會反對卡特爾，那真是不可思議的，因為這即等於否定它本身，因為它控制了美國的全國貿易聯繫機構。」

日報專業的集中

近年來一件最令人注意的發展，就是日報專業的愈益集中。這一傾向在過去兩年間的新數字，現在已經可以得

到了。

在這方面，『經濟集中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指出說：

在過去三十年間，儘管發行量日益增加，但美國日報的種類已急激減少。大都會的日報底活動和影響，已經廣泛的擴展，其餘的日報已趨大大地增長了。很少地方能夠有一種以上的日報了。最後，新聞的蒐集已被三家通訊社所獨佔了，日報的出版人已經趨趨廢棄了。

報告裏面也繪出下列的數字：

一九〇九年約莫有二六〇〇種日報，總發行是二千四百二十萬份。到了一九四二年，日報的種類已跌至一七八七種，但發行業量卻差不多加倍，達四千三百四十萬份。這種趨勢目前還在繼續着。從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二年之間，日報一共減少了二〇二份，發行總額卻增加了三百萬。從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下半年，日報的種類又減少了三十八種，發行業量又增加了五百萬；結果全國各報總發行量約達四千八百四十萬份。

連鎖性日報的重要，可以從下面的事實看出來。即：在一九三三年只有六十三個連鎖，只包括三六一種日報，控制了全國日報發行總量的百分之三十七以上。六個連鎖——哈斯特 (Hearst)，巴脫孫·麥哥米克 (Patterson McCormick)，斯克里浦斯·荷華德 (Scripps-Howard)，布洛克 (Paul Block)，里德 (Ryder) 和干納特 (Gannett)——的八十一種日報，它們的發行業量就佔全國日報總發行量的百分之二十一以上。在一九四〇年，連鎖性的日報約莫控制了全國日報發行總量的五分之一，和星期日發行總量的二分之一。

拿地方的情形來看，則更可觀。一九四〇年時全國只有一八一座城市還有競爭性的日報存在。在一九三〇年時，合併與倒閉使各地不能夠選擇二種以上的報紙；而在一九四〇年，百分之八十八的地方，即一二四五處只能有一張日報，要不然則在一個地方裏面的報紙，全屬於一個公司。

一九四〇年，全國最大的一〇四個城市裏面，有七個只有一家日報，十三個的日報全屬於一家公司；八十二個出版晨報的城市當中，七十四個只有一家，八個有兩家以上；一百〇二個出版晚報的城市當中，七十二個只有一家，二十九個有兩家以上。

三個通訊社——聯合社 (Associated Press)，合衆社 (United Press)，國際新聞社 (International News Service)

——實際上控制了全國新聞的蒐集和分發工作。擁有聯合社的日報集團，照章規定不許它供應新的競爭者——這一種做法最近被最高法院認為是違反『反托辣斯法案』。另外兩家通訊社也是私人資本的，是由兩個重要的日報集團所佔有的，即：合衆社屬於斯克里浦斯·荷華德系，國際新聞社屬於哈斯特系。

無線電廣播的佔有

截至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有二百三十八家廣播電臺是直接由日報出版家佔有的；這指出日報已經深入廣播事業去了。此外日報出版家還間接控制了其他二百七十家無線電臺，佔有和控制的總數達五〇八家，而全國電臺總數只有八八六家……日報甚至控制了大部份最強大的廣播電臺。舉個例說，全國具有五萬瓦特電量的五十三家電臺裏面，日報控制或佔有了四十四家；具備五千至二萬瓦特的二百二十五家電臺裏面，它們控制或佔有了五十五家；具備一千至二千五百瓦特的一百六十二家電臺裏面，它們控制了一百〇八家；具備二百至五百瓦特的四百四十六家電臺裏面，他們控制或佔有了二百〇一家。

日報出版家所控制的電臺的數目，還在不斷的增長，有許多日報已準備進入頻率調節和無線電視（Television）的廣播界了。

競爭的減少

關於日報方面獨佔的傾向，愛摩里（Emory）大學的新聞系主任尼克孫（Raymond B. Nixon）在一九四五年六月的『新聞學季刊』（*Journalism Quarterly*）曾有過報導。他在討論『日報佔有的集中與不在制度』時，會指出

道：「在兩次大戰之間，日報種類已減少了百分之二九·四，總發行量則增加了百分之六〇·四。」

到一九四五年三月一日，出版日報的城市共一、三九四個。其中，有一、一〇三個出版一家日報；一六一個城市的日報只有一個領主，雖然他們擁有所謂「競爭性的」日報。有十三個城市實行了部份的合併，總共有一、二七七個城市有被歸入非競爭性的一類。日報的競爭還沒有完全消滅的，只剩下百十七個城市。尼克孫說道：「整整的十個州，現在完全沒有任何報業上的競爭了。」

同一來源證明：「全國出版星期日報紙的四一三個城市中，只有三十七個有當地競爭性的日報；整整的二十二州，已經沒有競爭性的星期日報紙了。」

政府對獨佔資本的措施

政府裏面負責執行反托辣斯法案(Sherman Act)和克萊頓法案(Clinton Act)的兩個機關，就是司法部的反托辣斯組和聯邦貿易諮詢會。

關於這些機關如何應付大資本日益集中所發生的問題，上述報告也有過很透澈的分析。衆院這一小組主席衆議員克寧法(E. Keener)說：「這個報告是以『澈底調查政府對日益集中的經濟權力底措施爲其基礎的』。這個報告也包含了和總結了全國經濟臨時委員會在一九三八至四一年對經濟集中的調查，和上述的小規模爭物資製造廠組合的報告。」

它認爲負責執行調查的大多數政府機關，是充分知道美國經濟權力日益集中的危險的。比方說，聯邦貿易諮詢會就這樣的報告說：

我們不必等到卡特爾明白影響我們的經濟生活與政治生活時，纔採取措施。因為到了那時，要採取糾正的措置，就已太遲了。如果獨佔資本不加以適度的管制，則歐洲的經驗將在這裏重演——那是有眼共見的了。I. G. 法本這超越政府的故事，就是美國將要遇到的最好例子。

然而上述的小組會，卻發見這個負責執行克萊頓法案及其他有關法案的諮詢會(FTC)，在防止經濟權力集中上頭，做得實在太不夠了。它只局限於處理若干有關商業禁例而向它提出告訴的案子。FTC一九三二年以來所處理的四一四宗反托辣斯案件中，不到三分之一是FTC或其他政府機關(例如上述的全國經濟臨時委員會)認為是在獨佔與集中佔優勢的工業部門中發生的。

比方說，在鋼工業方面只有一案，銅鐵、鉛鐵、農業機械方面及在經濟調查中認為有高度集中的產業部門，簡直連一宗都沒有。

關於司法部的反托辣斯組的工作，上述的報告結論說：就整個而論，從一八九〇到一九三七年，這反托辣斯組是一個「熱視無視」式的警士。「僅有很少的幾宗案子是反獨佔資本的。」

一九三七年以後，由於全國經濟臨時委員會的揭發和羅斯福政府採取積極政策的結果，記錄稍稍好一些。然而，有許多應執行的處置，卻因為陸海軍及戰時生產局的壓力，在戰爭中給延擱起來。同樣的壓力在戰後也可能阻礙了反托辣斯法案的實施，尤其在陸海軍軍火局對若干公司訂立造貨合同，而這些公司又同意僅與一方面的供應來源做生意的那些工業部門裏。

延擱和開銷

上述報告又強調這些政府機關在執行檢舉時的長久延擱，尤其是轉解到法院去的案子，更是如此。討論到這一

點，上述報告說：『反托萊斯的程序，對於呼籲解除獨佔資本壓迫的小企業家，從來沒有給予緊急的救濟。』

訴訟費之高，大企業用在辯護上的款項之大，也是上述報告所強調的。上述報告結論說，反托萊斯實施時所撥款項之少，和這個問題的規模之大比較起來，簡直是不大相稱。預算局堅決把反托萊斯組及 FTC 的預算削減，使它們『變成這樣的一種聊勝於無的機關』。關於大企業的開銷和檢舉機關的撥款，這兩者之間的差異，上述報告曾舉出哈特福·帝國玻璃瓶 (Hartford Impiro glass bottle) 獨佔案做例子，那裏面說，『那些大企業化了差不多二百萬元以上的訴訟費，而反托萊斯組全年的開支只有一年是超過二百萬元的。』在過去一年（財政年度），只達一百九十萬元。

FTC 也舉出同樣的一個故事來。FTC 檢舉水門汀公司 (Cement Institute)，是一樁典型的大案子，FTC 只有三位律師參加審訊，『對方卻有四十一家法律事務所的律師出庭辯護，這當中包括許多全國第一流最大的法律事務所。』據報告，水門汀公司化費在辯護上的錢，一共約達五百萬元，或等於 FTC 全年經費的兩倍。

甚至即使某一公司被判有罪，應科以罰款的時候，罰款的數目和大公司利潤比較起來，簡直毫不足道。反托萊斯組告訴上述委員會說，『若干場合罰款之低，使企業家們認為觸犯法紀也是一種極好的冒險生意。』

法律的漏洞

反托萊斯佈置上的另一弱點，是在克萊頓法案第七節裏——這一節一方面禁止一個公司取得與它競爭的公司底股票，免至在實質上削減競爭，但另一方面又允許這一公司購買它的競爭者底資產，從而達成了同樣的目標。這一漏洞使大企業遇到法律控訴的威脅時，立即改變策略，利用其他方法來加強他們對特定工業的控制。

衆議員克孚法 (Kaufman) 曾在七十九屆國會中提出一個議案，堵塞這一漏洞，但未能衆院通過。杜魯門總統一九四七年一月八日向國會作經濟報告中，也使國會堵塞這一漏洞。

這一報告還指出如下的事實，即克萊頓法案雖然禁止以購買股票的手段來併吞競爭的公司，但並沒有禁止併吞無甚關係的產業部門的公司，也不禁止併吞原料供應者或吸收別人的顧客。然而在近數年間，正是在這縱的關係的部門中，已經大踏步的走向獨佔了。

上述報告提出了若干改革方法，以便加強政府反托辣斯的各部門之後，結論說：「如果認為經濟的集中應該削弱，則政府干預企業，撥出若干專款以作這方面的用途，那是不可避免的了。我們對於這過去五十年間的集中並沒有採取有效和堅決的行動，因此我們決不能避免支付若干代價了。」

上述報告促使國會通過加撥專款以作反托辣斯的用途，同時建立兩院委員會或兩院各設委員會來研究及加強反托辣斯法律；國會應該使小企業在戰爭剩餘物資的買賣中得到較好的地位，凡是違反反托辣斯法案的，都應課以較大的罰款，來堵塞法案中一切的缺口。

共和黨控制下的八十屆國會，很少有可能實行任何這一類的措施，因為這些措施甚至在羅斯福新政時期，也還沒有能夠通過的呢。

一九四六年的就業法案

一九四六年的就業法案是總統在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日簽署的。這是一九四五年一月通過的穆萊充份就業法案 (Murray Full Employment Bill) 派生出來的。

原先四穆萊充份就業法案的目的，是保證羅斯福總統一九四四年草擬的經濟權益法案 (Economic Bill of Rights) 中所提出的第一種「權益」，即：『在全國工業、店鋪、田莊或礦場中有就業以獲取酬報之權。』這一提案曾被 NAM (全國製造廠商協會)，紐約信託公司 (Guaranty Trust Co. of New York)，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星期六晚郵報，哈斯特系及斯克里浦斯，荷華德系日報及反動勢力的其他代言人所猛烈攻擊。

這提案於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八日在參院通過，但同時附加了若干修正條文，大大的削弱了它。衆院更是不做二不休，居然把參院通過的全文一筆勾銷，另行草擬了條文，這即是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日通過的『就業·生產法案』 (Employment and Production Bill)。

這一法案終於由兩院聯合通過，據商業週報 (Business Week) (一九四六年三月九日) 說，這法案「並未「保證」聯邦政府在私人產業不能僱用職工時，能有職位供應。這法案也沒有撥出適當的款項，來作此項保證之用。」它只說政府應該「推動」最充份的就業。

這一法案使總統府裏面產生了一個經濟顧問會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 的機構，由總統指派專任人員三名組成。

這個顧問會現在是由諾爾斯 (Ehrin G. Nourse, 主席)，克拉克 (John Davidson Clark) 和凱塞靈 (Leon H. Keyserling) 組成，作為總統製訂每年提出的經濟報告的助手及顧問。總統的經濟報告是國會每屆常會開始後六十天內提出的 (由一九四七年開始)。

經濟報告的內容，是提供下列的情報：就業的水準，就業與生產的趨勢，影響就業的經濟條件，法案中所宣布的政策實行綱要，和有關這一方面的立法底建議。

同一法案關於上述經濟報告又規定另組一參眾兩院聯合委員會，由兩院各選七人組成，目的在『不斷研究有關經濟報告的種種事情』。大約這個委員會的作用是以經濟報告為基礎，草擬各種立法的。

總統的報告

在第一次經濟報告（一九四七年一月八日）裏面，杜魯門總統列舉了經濟局勢中急需改正的主要弱點。比方說，他指出：『大多數消費者的真正購買力顯著的減低了，這是由於去年（一九四六年）下半年物價猛漲的結果。』

他說：一九四七年將生產更多的貨物。『這需要提高真正購買力，以便商品可以得到市場。』報告裏警告說，『如果物價與工資不加以調整——或不急予調整——則會產生這樣的危險，即消費者的購買力將日益減退，向製造業訂貨的數目將減少，生產將降低，失業將增加。』即使消費者獲得大量的借貸和使用過去的儲蓄，那也『祇能延遲清算的日子而已』。

這個報告又表示希望產業界自動減價，卻忽視了這樣的事實：即獨佔資本不會自動減價，也不會在蕭條之前減價的（在蕭條期，由於失業的增加與收入的減少，購買力銳跌，使貨價不能不減），這些事實是全國經濟臨時委員會和其他政府調查揭發過的。這些獨佔資本，在美國經濟中大多數部門，甚至在接近蕭條的階段，也還是決定將物價水準及價格『凍結』着。

報告中也建議勞工界不可要求『過度的』工資，但『過度的』一詞的意義，卻沒有解釋得清楚，它只是說，那類的要求『將使物價增漲，或妨礙物價的跌落』。但是這個假定與物價管制局（OPA）和其他當局所揭發的事實不符，OPA等認為工資在決定物價增加中只佔很少的成份。

這一報告提出了治本和治標的計劃，其中包括了和職工會所提出的設計相同的建議。治本計劃的首章有下列的句子：「戰時管制的取消並不是說我們要回復戰前的那種經濟情勢。穩定的二千億元經濟的可能性和需要，是和一種不穩定的一千億元的經濟完全不同的。」

這裏面除了在各別部門（社會安全、衛生、外債、小企業、區域發展、開設學校、農業等）作了種種建議之外，總統的結論是：「我所提綱挈領出來的治本計劃，目的是在加強經濟結構，增加它對經濟波動底抵抗力。」

他說他已吩咐經濟顧問會和其他政府機關「繼續研究必要的穩定辦法，而且要將這些辦法以充份時間付之實施，來保證預期的效果」。在這些辦法當中，包括了「一個完善的就業穩定的計劃，工人求職和僱主召聘的程序底改進，稅收構成的改進，公債的聰明處理，和彈性的信貸政策等。」

【NAM新聞】（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一日）（NAM的正式機關報）雖然批評這一報告，因為它會強調購買力和增加最低工資；並且有些地方還「依循了勞工領袖的論點」，但這個報紙實在是一點不害怕的。它向NAM的會員保證：「無論就全部討論的整個性質來說，還是就它所提出的任何建議來說，毫無理由可以設想，這份報告打算對我們實行一種計劃經濟的。」

戰後的捐稅

在恢復和平的第二年，美國人民所面對的是一部龐大的捐稅法案，這是因為準備戰爭而龐大起來的法案。羅斯福總統所會猛烈打擊過的那種倒退的壓搾窮人的性質，在稅捐立法中重又出現了，反動的國會通過了一九四五年稅法，這部稅法使大企業可以不必再行繳納過份利得稅了。

全部稅收（包括聯邦的、各州的和地方的在內）由一九三九年的一三八億元增至一九四六年的五一〇億元。聯邦稅收在一九三九年在總數中只佔三七%，但在一九四六年則佔七三%。

聯邦稅收的增加

聯邦總稅收由一九三九年的五二億元增至一九四五年的四三八億元，這個數字日益由收入不多的人們負擔。在一九三九年六月三十日終止的會計年度和一九四五至一九四六年會計年度之間，聯邦稅收的巨大增長列表如下，稅收來源以收入的情形劃分，也一一列舉在下面。一九四七年會計年度的數字也作了估計，亦列入下面。

（單位：百萬元。時期：以六月三十日為止的會計年度。）

稅收來源	一九三九	一九四五	一九四六	一九四七
個人所得稅	一、〇二九	一九、〇三四	一八、七〇五	一八、〇〇〇
大公司所得稅	一、二二三	四、八七九	四、六四〇	九、二〇〇
大公司超額利潤	—	一、〇〇四	七、八二二	—
莊園及贈與	三六一	六四三	六七七	六〇〇
國產稅及其他	一、九〇九	六、四六一	七、一二八	七、三〇〇
社會安全	七四〇	一、七七九	一、七〇〇	二、〇〇〇
總計	五、一六二	四三、八〇〇	四〇、六七二	三七、一〇〇

① 估計數字

個人所得稅

戰後個人所得稅比戰前增加十八倍，這不僅反映出全國所得總數增加不止一倍，而且反映了聯邦稅率的提高和免稅水準的降低。

一九三九年，聯邦所得稅的免稅點是：夫婦年入二千五百元以下。每增多一人的負擔，則免稅點增加四百元。單身男女年入一千元以下亦可免稅。可以申請照收入額百分之十的信貸，而最低的稅率僅為百分之四。

到一九四六年，免稅點已減至五百元（單身）和二千元（四口之家）。百分之十的信貸已取消，最低稅率改為百分之一九。

在這樣的稅率下面，一個結了婚的工人，家裏有一位太太兩個兒女，年薪三千五百元，生活費用已比一九三九年增加百分之五十，卻還要繳納聯邦所得稅約二二〇元。同樣情形的工人，在一九三九年是免稅的。

一九三九年，應納所得稅的年薪在五千元以下的個人，所繳納的稅捐總數佔全聯邦個人所得稅總數不到百分之十。但在一九四二年，即官方發表分類數字的最後一年，這一類個人所納的稅捐已佔個人所得稅總數的百分之五十。這種趨勢還在不斷的增長中。

一九四五年稅法

一九四五年稅法主要的一點，即自一九四六年一月一日起取消公司過份利得稅。這一點，加上公司所得稅率的減低，估計在一九四六年一年內，將使各行莊省下稅款達三十一億元以上。

公司所得稅各部門中最高的稅率，現在是三八%。因減稅而得利的，主要是一些大公司。參院財政委員會一九四五年十月聽取稅法的報告，證明了取消過份利得稅引起的稅收減少額的七〇%，將落在九百家最大的廠家手裏，這就是說，落在二六一、〇〇〇家繳納所得稅的公司的千分之三手裏。

一九四五年稅法個人所得稅的減低，繼續保持一九四三年修正案那種保守性質；但這部稅法也取消了值得反對的勝利稅 (Victory Tax)，稅率三%，祇年薪五百元以下免稅，家庭狀況及負擔人口一概不問（儘管美國財政部的反對，這一法案仍舊在一九四二年稅法裏面通過了）。

然而國會的反動派，在一九四五年稅法中雖然取消了勝利稅，但是允許普遍減稅五%。這種做法其實不止抵銷了取銷勝利稅的結果。照這種減稅辦法，年薪三千五百元的工人，有一妻兩子，少納的稅約為十二元，但年入百萬元的，則少納四萬四千元。在頭一個例子，納稅後所得純入息由三、二六五元增至三、二七七元（少納十二元），即增加三分之一。但在百萬元收入的卅一個人，納稅後所得卻由一一八、〇〇〇元增至一六二、〇〇〇元，即增加了三七%。

漏洞和還本

羅斯福政府的一個顯著成果，就是破壞了許多富有者和大公司逃稅的漏洞與詭計。然而漏洞卻還有不少的，而且關人們用大部份金錢去購買的國債州債，都是免稅的。

過份利得稅一〇%的撥還，據估計總數達三十億元，戰時各種稅收的撥還，合起來約可達一百億。

國產稅及售賣稅

正如上表所指出，國產稅的總數是相當可觀的。數額由一九三九年的約十九億元增至一九四五年的近六十五億元，一九四六年估計有七十一億元。

這些稅捐，最近對於下列各種事業的收入不高的消費者，特別顯得沉重——即：電力、汽油、石油、無線電、酒、輪胎、箱子、冰箱、煙草和紙煙、馬其林、糖、電燈、化妝品及電話。

進步的稅捐專家認為所有上述的捐稅，都應取消，只有一些奢侈品，例如高價汽車、珠寶、皮衣和五元以上的入場券可以除外。

有許多州及市所徵收的售賣稅，對於收入低微的人們也是一種重擔。據估計，百分之二的售賣稅，對於年入一百萬元的大亨來說，即等於繳納萬分之二所得稅；但對於年薪二千五百元的人來說，卻等於繳納百分之一的所得稅。

工人的收入和納稅

有些稅捐專家爲了協助工人獲得公平的稅法，會對美國產業工人每年所應納的稅額作了大略的估計。這包括直接所得稅和看不見的或間接稅（州的或地方的均包括在內）。

他們得到的結論是：在一九四六年，每週名義上收入四十五元，或年薪二、三四〇元的普通工人，每年要納的各種稅捐共達七百元。因此，納稅後的純收入只有一、六四〇元。

這些數字指出：必須有一種稅法，能够使工人們從大部分稅捐的重擔中解放出來，這些重擔是他們在戰爭中和戰後所負荷着的。

關於稅捐的建議

最近進步組織要求修改聯邦稅法的主要建議，包括下列諸點：

在個人方面——

個人免稅點應提高到二千元（單身），三千五百元（夫婦），每多一口即增加七五〇元。

應堵塞所有的漏洞，凡是收入都應納稅，不問來源如何。政府債券的收入亦應納稅。

在公司方面——

公司所得稅應比目前多分幾級，援助小企業的願望也應考慮。

對不分派的紅利亦應抽稅。這一點將可削弱獨佔資本的生長，迫使戰時作為公積金保存起來的巨額款項，和富有的股票持有人靠了這辦法逃稅的巨大款項，不能逃避。

聯邦預算

聯邦政府開支的反動傾向，正可和稅收方面的反動傾向相媲美。從一九四七年七月一日至一九四八年六月三十日這一會計年度聯邦預算中，戰費支出佔了極大部份。

在下面的兩個表中，我們已經把預算的各種項目重新加以分類。我們把它分成五大類：（一）戰爭與備戰；

(二) 善後；(三) 對財產領主的援助；(四) 人民福利；(五) 政府開銷。

一九三九年預算中支出約莫一半是在我們所謂人民福利上面的；這一項包括社會安全，文化福利事業，房屋及公共事業，全國資源的開發等。但是一九四七至四八會計年度，這項的百分比已降至總數十分之一弱。各類在這些年頭所佔的百分比，見第二表。

美國政府預算：支出門

(單位：百萬元) (會計年度：由一九四七年七月一日至次年六月三十日。)

戰爭與備戰：	一九三九	一九四五	一九四六	一九四七	一九四八
常備兵	一、〇七四	八四、五二六	四五、〇二二	一四、七二六	一一、二五六
原子能				二〇六	四四四
合計	一、〇七四	八四、五二六	四五、〇二二	一四、九三二	一一、七〇〇
戰爭善後：					
利息及債稅還本	一、〇〇九	五、四三九	七、八六七	七、一一五	七、〇九〇
退伍兵	五五九	二、〇九四	四、四一四	七、六〇一	七、三四三
國際救濟資助	一九	六七七	一、四六四	六、三九四	三、五一〇
合計	一、五八七	八、二一〇	一三、七四五	二一、一一〇	一七、九四三
對財產領主的援助：					

① 一九四七年一月十日總統咨文。

農業	一、一九八	一、六一五	七五三	一、一一七	一、三八一
工商業	二一八	三、三四三	六七〇	三九五	一、二一八
合計	一、四一六	四、九五八	一、四二二	一、五一三	二、五九九
人民福利：					
社會安全及文化福利	四、〇五一	一、三九九	一、三〇五	一、七六五	一、八六〇
房屋公共事業及資源開發	四〇六	二二三	二六一	一、六六〇	一、九三三
合計	四、四五七	一、六三二	一、五六六	三、四二五	三、七九四
政府開支及其他：	四九三	一、〇七二	一、九六九	一、八九四	一、四九三
總計	九、〇二七	一〇〇、三九八	六三、七一四	四二、八七三	三七、五二八

美國預算支出門百分比（會計年度計算）

戰爭及備戰	一九三九	一九四五	一九四六	一九四七	一九四八
戰爭善後	一一·九	八四·二	七〇·六	三四·八	三一·二
對財產領主的援助	一七·六	八·二	二一·五	四九·二	四七·九
人民福利	一五·七	四·九	二·三	三·五	六·九
政府開支等	四九·四	一·六	二·四	八·〇	一〇·一
	五·四	一·一	三·二	四·五	三·九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備戰費用由一九三九年的二·二%增至二八四八年的三二·二%，而戰爭善後的開支在一九四八年約達四八%，

① 見一九四七年一月十日總統咨文。

在一九三九年只有一八%。在善後費當中，有些當然是很必要的，例如戰爭退伍兵的善後費就是，在經濟的後退期 (Recession)，還可以對增加購買力不無小補。

本書寫成後，預算中關於社會安全、房屋及自然資源的開發等費用，又在削減中。

一九四五年至四七年的物價管制

政府管制物價的企圖，除了房租之外，已於一九四六年十月裏宣告崩潰，十月十四日總統下令解除肉價及牲口價格的管制。其他生產品的價格管制還繼續了幾個星期，一直到杜魯門總統下令政府實行放棄物價管制（只有糖和米除外）為止，這是在製造商的壓力下實現的，他們廣泛地囤積了重要的貨物，正希望有這樣的一種行動。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即在全國完全解除了物價管制之後差不多一個月，國會通過了很軟弱的一個物價繼續管制的法案，這個法案加速了全面的廢除管制。這個法案表面上把物價管制延長到一九四七年六月三十日，實際上卻加速了無管制的實現。與此同時，法案規定了應予管制的若干項物品的漲價公式，剝奪了物價管制局長的許多權力。

甚至連這樣一部蹩腳的物價管制法案，在國會裏也經過好幾個月的苦苦掙扎，纔得通過，在討論時以 NAM (製協) 爲首的壓力集團和來自出產牲口與棉花的幾州的議員們領導了對物價管制的攻擊。

向鋼業投降

然而真正的物價管制底基礎，卻早在一九四六年已經獲得了最初的打擊；那時，OPA (物價管制局) 曾認爲大

鋼公司的利潤極高，可以提高工資，而不必增價，杜魯門總統打消了這一決定。杜魯門准許增加工資，同時提高貨價，這使羅斯福總統所創立的限價政策開始了第一個缺口——原來 OPA 一路來依循這種政策，是曾經有過相當的成功的。儘管對日勝利日以來，製造廠主已被特准提高若干物品的價格，由是刺激必要商品的生產，但消費者價格所受影響卻還不多，因為 OPA 要求中間商人如利潤率超過「正常」（一九三六——一九三九年）時，應將增價部份負擔起來。

然而新法案所允許若干基本原料增價，就使發售者不能再度負擔了。新的工資—物價政策開始實施之後，OPA 每月平均允許工業方面加價一三〇起，而在對日勝利日後六個月內，每個月卻只有六十五起。對物價方面的影響馬上就見效了。

從一九四三年五月限價政策決心開始實行的時候開始，到對日作戰勝利日止，根據政府方面的數字，在批發價格方面只不過漲了二%，零售價格漲了三%。到了一九四五年十二月，零售價格比勝利日只高了〇·五%，而批發價格則僅高了一·三%。但一九四六年由一月至三月，零售價格已再漲一%，批發價格漲一·七%。

接着的三個月，新的工資—物價政策反映於零售價格漲了二·四%，批發價格漲了三·七%。在短時期內的這種漲勢，即比過去三十四個月 OPA 歷平生活費時上漲率加速了七至九倍。

漲價和勞動價值

有許多部門工業，把增加工資的負擔，加到消費者身上，結果引起了意外的收穫。按照 OPA 官方的比較，就十五種工業來說，償補勞動價值的提高所必需的增價，截至一九四六年九月三十日止，使十四種工業獲得意外增加的

利潤由〇·五%（無煙煤）到二三%（糧食）。

就十五種工業整備而論，由一九四五年一月到一九四六年九月三十日所增加的價格，平均已等於抵銷工資的增而價格不增加所必需的賠本數底七倍。（OPA第十九季報告，一九四七年。）

一九四六年六月三十日以後的暴漲

物價管制於一九四六年六月三十日失效，國會辯論延長管制法案，前後足足歷一個月。在新的法案生效之前，批發價格指數已比六月水準增加了一〇%，漲得最兇的是糧價，漲了二四%；零售物價指數漲了六%，糧食價漲了一四%。

新的物價管制法案保留了房租的管制、消費品和工業品的管制，還有約四〇%食糧的管制。由於大批主要糧食價格不加管制，和在新的法令下若干產物必須增價，一般的物價便扶搖直上。一九四六年由六月到十月，消費品物價指數漲了一一%，單是糧食就漲了二四%，衣著六%，房屋裝備八%。漲價的一半以上是在七月發生的，管制再行生效之後，物價卻依舊上昇，這證明了OPA的威信被削弱了。

隨着十一月十日物價管制的取消，物價便暴漲，尤其在糧食方面。這一年年底，美國勞動統計局估計消費品物價指數（包括家庭生活必需品的零售價格）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到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之間，漲了一八%。單是糧食在同期就漲了三四%。根據這個指數，物價在一九四二年漲了九%，一九四三年漲了三·五%，一九四四年漲了二%，統共不過一八%。因此，單單在一九四六年一年內，生活費的增漲，即等於戰時四年之和。

一九四六年年底，物價之所以增漲得不太兇，是因為存在了強烈的消費者抵抗運動的原故。在美國的許多地

方，這一運動強迫肉價低於通貨膨脹的水準，而且迫使許多售賣者緩緩增加許多物資的價格。

和第一次世界大戰比較

在取消限價政策之前，OPA的成功，可以拿兩次世界大戰的物價比較來證明。以和平的最後一個月為基礎，消費品物價到勝利日為止漲了三一%，即等於在一九一八年休戰日漲了六二%底一半。消費品物價的增漲，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差不多百分之九〇是發生在一九四三年五月以前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批發價格增加了四一%，第一次世界大戰則增加了一〇二%。

在OPA的全部綱領中，最成功的可說是房租管制，房租的增漲由一九三九年八月到一九四六年底只漲了四%。

第二章 勞動條件

收入及儲蓄的分配

收入及儲蓄集中在收入較豐的集團手裏。這一點，在一九四六年初美國農業經濟局應聯邦準備局的請求而作的對個人動產的特別調查研究中，已經很明白的揭露出來了。（參看聯邦準備局公報，一九四六年六月及七月，全國動產調查。美國農業經濟局，『支出與儲蓄』，一九四六年六月。）

儲蓄及其他動產

在一九四六年初，家庭支出數目最巨的百分之十的單位，擁有全部動產的六〇%（包括存款、美國政府債券及其他存儲），這是上述調查所得到的結果。其次的百分之十的單位，擁有全部動產的一七%，因此，為首的二〇%單位擁有動產總數的七七%。為首的三〇%單位擁有全部資產的八七%，而其餘的七〇%家族單位卻只擁有資產的一三%。（這次調查所稱的『支出單位』包括屬於同一家庭、住在同一屋子內、主要收入拿來作共同使用的人們。）

在家庭支出不大的這一方面，約有二二、五〇〇、〇〇〇個家庭，代表上述單位的一半（即五〇%），總共只擁有全部動產的百分之三（三%）。約莫四、六〇〇、〇〇〇家（即佔全部的一〇%），只擁有全部資產的一%，另

有一〇%的單位合起來只擁有全部資產的〇·五%。在家庭單位總數二〇%當中，即九、〇〇〇、〇〇〇家，簡直沒有任何形式的動產。下面就是根據上述報告得出來的數字：

單位數目(單位：百萬家)	所佔百分比(%)	動產總額(單位：億)	所佔百分比(%)
四·六	一〇	四八六·〇	六〇
四·六	一〇	一三七·七	一七
四·六	一〇	八一·〇	一〇
九·二	二〇	八一·〇	一〇
四·六	一〇	一六·二	二
四·六	一〇	八·一	一
四·六	一〇	①	①
九·二	二〇	②	②

聯邦準備局會指出這些數字的意義，「最下層的四〇%實際上有一點資產也沒有，他們合起來僅有全部資產總額的百分之一。」最下層的四〇%單位，平均握有的金元，每單位只有四十元，而最上的一〇%單位，平均握有一萬零五十元。

〇〇(產大)的研究與教育部在一九四六年八月，爲了證實上述的結果，曾舉行全國性的調查。結果證明它所訪問的工人家庭中，有百分之七十一，各家儲蓄不到三百元。有許多家庭簡直什麼存款也沒有。

① 低於〇·五%

一九四五年的收入分類

一九四五年，美國約有一半的家庭（四七%），全年收入不足二千元，或每週收入不足三八·五〇元。上述美國農業經濟局的研究，證實了這一點。它更指出，七〇%的單位，在一九四五年，每一單位全年收入不足三千元，即每週收入不足五七·七〇元。

這個研究報告證明：在一九四五年，每五個家庭中就有一家（約佔總數百分之二十），全年收入不足一千元，這一部份（約佔總數百分之二十）的家庭，他們的收入合起來只等於全國收入總數的百分之四，但他們的支出卻要多於收入——他們只好使用過去的存款了。

下面就是從最近的全國調查結果得出的數字。這些數字指出了一九四五年美國的四千六百萬家庭的入息是如何分配的：

九、二〇〇、〇〇〇家	即二〇%	每家全年入息不足一、〇〇〇元
二一、六二〇、〇〇〇家	即四七%	每家全年入息不足二、〇〇〇元
三二、二〇〇、〇〇〇家	即七〇%	每家全年入息不足三、〇〇〇元
三九、一〇〇、〇〇〇家	即八五%	每家全年入息不足四、〇〇〇元
四二、三二〇、〇〇〇家	即九二%	每家全年入息不足五、〇〇〇元
三、六八〇、〇〇〇家	即八%	每家全年入息超過五、〇〇〇元
一、二〇〇、〇〇〇家	即二·六%	每家全年入息超過七、五〇〇元

這一全國調查還揭露出這樣的事實，即每十家中有七家在一九四五年的收入不足同年赫勒委員會（Heller Committee）家計預算（參看本章家計一節）所定的生活標準所需要。

一九四一至四二年的收入

上述數字，可以和美國勞動統計局的研究比較一下（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二年第一季戰時家庭開銷及儲蓄；見公報八二二號，一九四五年）。一九四二年全國家庭總數約有一半以上（五三·七%）每家全年收入不足二千元，約有三分之一以上（三九·三%）每家全年收入不足一千五百元。

這個調查報告是一九三五至三六年以來同類報告的第一個。在調查中，勞動統計局（BLS）得到營養局（RNC）及農業部家庭經濟司的協助。調查的準確數字是由六二個城市的一、三〇〇家族及個人，和農村中的一、七〇〇家族得來的。

勞動統計局就是根據這些數字來估計一九四二年三四、七七三、〇〇〇家（每家二人或二人以上）的每年收入情形的。調查所得的結果是：有四、四七四、〇〇〇家，即等於總數的一三%，這一年的全年收入不足五〇〇元。總數中約有四分之三（七六·一%），每家的全年收入不足三、〇〇〇元。但一、九六八、〇〇〇家，即佔總數五·七%，每家全年收入超過五、〇〇〇元。

在最低層有一、一〇一、〇〇〇家，即佔總數三·二%，有的是『負的收入』，換句話說，就是在調查時期完全沒有金錢收入。實際上沒有金錢收入的家庭，都是在農村地帶的，大半可能是在南部諸州的。

這個調查報告指出，大部份（五三·七%）的家庭在一九四二年全年收入不足二、〇〇〇元，這個百分比，大於農業經濟局及聯邦準備局一九四五年的調查，後一種調查認為只有四七%是低於二、〇〇〇元收入的。但是，從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美金的價值約跌了一五%，因此二千元，只等於一千七百元左右。

平均每週入息

在一九四六年首十個月，製造業工人每週平均收入約四三·二一元。耐用品工業的工人平均為四六·〇一元，比非耐用品工業的工人（平均為四〇·五〇元）稍為高一點。最低的平均數（每週在三十七元以下）是在煙草、紡織、木林和木料工業界。

在大多數耐用品工業方面（例如鐵、鋼工業、汽車及電機工業），一九四六年的平均工資比戰爭中的幾年還要低。工人所得工資之降低，主要是由於趕工加班減少了，同時也由於高薪水的戰時工作改變為低薪水的平時工作了。

在另一方面，非耐用品及消費品工業，在戰時並沒有加班趕工，所以一九四六年每週收入比戰時高些，雖然在數字上比之耐用品工業要低。

三年來各部門工業工人收入的平均數，根據美國勞動統計局的月報，可列成下表：

製造業平均每週入息

工業部門	一九四六年	一九四五年	一九四四年
製造業全部	四三·二一	四四·三九	四六·〇八
耐用品	四六·〇一	四九·〇五	五二·〇七
非耐用品	四〇·五〇	三八·二九	三七·一二

① 首十個月平均數字。

煙草	三三·六六	五一·七九	二九·九四
紡織	三五·三一	三一·〇八	二九·六三
木材及木料	三六·一七	三三·八〇	三四·一九
皮革	三七·〇二	三五·〇五	三三·〇七
傢具	三八·六七	三六·六八	三六·〇五
糧食	四二·〇四	三九·五一	三八·四八
紙張	四二·八五	四〇·五〇	三八·九五
化學品	四三·九六	四三·九九	四三·五八
電機	四五·〇九	四六·四三	四七·七六
鋼鐵	四六·八六	四九·一〇	五〇·六三
汽車	四九·一三	五一·九九	五七·八二
橡皮	四九·五三	四九·五四	四九·八〇

每一類工業工人的收入都因地點不同，高低薪不同，男女工不同，黑白工人不同，而有極大的差別。

非製造業部門

非製造業部門平均每週工資比上述製造業的平均數字低。一九四六年十月，全部製造業每週平均工資為四五·六八元，但電報方面平均工資每週只有四〇·八九元；在零售貿易方面，只有三三·一九元；在旅館業，二七·一七元（現金）；在電力洗衣方面，三〇·五二；在洗染方面，三五·八一。

戰後工資的增加

從一九四五年八月到一九四六年五月，約有工人三、七五〇、〇〇〇名，即等於製造業全部工人的四分之一，每小時基本工資增加了一八·五分（〇·一八五元）。這是鋼業工人一九四六年一月罷工勝利後才得到的增加。但平均增加只合到每小時一四·五分五分左右。

在同期，約有三百萬工人，即等於全部工廠工人的五分之一，工資完全沒有增加……假如把全部工人計算在內，連不受一般工資增加影響的工人在內，平均增加數每人每小時約為一一·五分（〇·一一五元）。（見美國勞動統計局的 *Monthly Labour Review*, 一九四六年九月號）

製造業工人當中約有一五%，即二、二五〇、〇〇〇人，工資的增加每小時不到十分（〇·一〇元）。另有二、二五〇、〇〇〇人增加了十分至十五分（〇·一〇元至〇·一五元），約有三、三〇〇、〇〇〇人，即二二%，增加了十五分至十八分（〇·一五元至〇·一八元）。

在非製造業部門，戰後這一時期的一般工資增加比上面的數字低得多。這一方面每週工資平均只增加了八·四分（每小時）。由於許多在商界和公用事業中服務的工人，工資並沒有得到很大的增加，因此這一方面的總平均，每小時工資增加還不到三·五分。

工資的增加，「已被加班的減少，高薪的戰時生產回復低薪的平時生產，某些計件工資的減少和其他因素所抵銷了。」這是戰爭動員及復員局長史蒂爾曼（John R. Steelman）的話（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報告）。從一九四五年五月到一九四六年七月之間每小時平均工資在耐用品製造業方面只增加了九·五%，而在非耐用品製造業方

面則增加了一五·一%。

到一九四六年十月止的十二個月內，製造業的產業工人每週工資增加了一·五%（美國勞動統計局報告）。但各業之間的差別很大，工資的增加由一〇%以下到二〇%以上。

在一九四六年年底的幾個月，每週平均工資增加得不多。但生活費卻不斷上昇，若干 CO 所屬的職工會已提出增加實質工資的要求來。

標準以下的工資

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四日生效的公平勞動標準法案規定每小時最低工資為四〇分。但在一九四七年冬，最低工資的數字依舊是如此，雖然已有不少努力來修正這一法案和提高工資。

一九四五年曾在參院提出一個建議（S. 一三四九號），把最低工資由四〇分加到六五分，後來又建議加到七五分。以參議員裴伯（Charles Pepper，民主黨）為主席的小組委員會，經過縝密的討論，結果認為應修正為：兩年內增至六五分，第三、四年增至七〇分，其後增至七五分。

這個修正案於一九四六年四月在參院通過，決定把最低工資增至六五分，但通過時卻加了一個很壞的附加意見，所謂計算農村等價的公式，即將農村勞動費用計算在內。這個附加案是由參議員羅素（Richard B. Russell）和衆議員裴斯（Stephen Pace）提出的，後來被衆院勞工委員會所否決。但整部法案卻在一九四六年六月第七十九屆國會快要結束的時候絞殺，其時，強大的衆院法規委員會拒絕把這提案列入議事日程。

據勞工部工資及勞動時間司的報告，在一九四六年中間，公平勞動標準法案所包括的工人約二百萬，每小時所

得工資率不足六五分。然而即使是六五分罷，也不足以維持「工人的衛生、效率及一般福利所必需的最低生活標準」，這裏所引的文句是那部法案所載的。假如每小時六五分，則每週只得二六元，亦即全年只得一、三五〇元。

爲了這個提高最低工資法案的通過，參院教育與勞工委員會在一九四六年三月曾引用了「權威的預算研究」來證明「即使每小時收入達一元（即每年收入達二千元）的家庭，今天也不能享受衆所承認的生活必需品——如醫藥及牙齒的保護等……年入二千元以下的家庭，對於日常生活的必需品，至今還不斷要負債。」

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舉行的全國勞工立法代表大會上，代表政府勞工各部門及職工會的二百人，一致認爲法定最低工資應提高到每小時七五分，而且將來還得繼續提高。

最低的每小時工資

在煙草生產工業方面，約有五八%的工人，在一九四五年六月每小時收入不足六五分。這是工業部門中最高的百分比了（物價管制局向參議員裴柏提供的關於工資與利潤的一個聲明）。這一部門（煙草）可以把最低工資提高到六五分，所得的利潤仍比戰前水準高出二二%。

此外還有一些製造業，五分之一的工人於一九四五年六月每小時收入不足六五分的——（下列各業的百分比數字，就是收入不足六五分的工人數：木材及木料業五四%，紡織四七%，服裝三八%，傢俱三七%，皮革三〇%，造紙三〇%，糧食二八%，石、黏土及玻璃二七%，電力設備二二%，印刷及出版二一%）。

公平勞動標準法案所不包括的（因而它的最低的基本數沒有被討論過的），還有無數的農場工人、家庭工人、

教師、社會工人、和別的不在州際貿易中工作、又不在州際貿易品的生產部門工作的人們。勞工部的工資與勞動時間司估計，這一法案所不包括的工人人數，比它所包括的工人人數還要多。現在正需要一種立法，來「防止戰後的工資降低，通貨緊縮和因此而生的失業」。

有保證的全年工資

在過去兩年間，保證發給最低限度的全年工資，這已被認為美國工人的一個主要願望。職工會的綱領中，提出了這樣要求的也日益增加；有若干公司已經在協議中接受了。

產大的主席穆萊(Philip Murray)，向一九四六年年會報告時，提醒代表們說：「產大的一個基本目標，是打算在美國產業界中建立有保證的全年工資，以便獲得充份就業。」

一九四六年初，至少有一九六種保證工資的計劃已經提出，其中三分之二要保證全年付足工資。政府組織了一個專門委員會來研究這些計劃，委員會的主席由穆萊擔任。這個委員會本來是在一九四五年初羅斯福總統組織的，隸屬戰爭動員及復員局，委員會於一九四六年十一月發表了一個關於保證工資研究的臨時報告。報告的結論說，有保證的全年工資可以對穩定經濟有所補益。

這委員會下結論說：「這種辦法雖然不是我們經濟制度的不安全底萬靈膏藥，但是廣泛實行工資保證卻對經濟的穩定有實質上的貢獻，因為工資獲得者的收入可以穩定，消費的數目也就可以穩定了。」即使是在大多數季節勞動工業部門，如果和目下的國家的失業補助合作，則付給保證工資，也不會使僱主的費用增加六%。

上述報告建議政府應促使各州允許保證工資計劃所包括的工人，可以接受失業補償，僱主付出保證工資利益

時，應能把失業補償費當做工資保證之一部份。委員會又建議，國會應把稅捐法令修正，使免稅的信託基金積聚起來，以應付未來的保證工資計劃的支出。

據這個報告說，一九四六年的稅法會給保證工資的僱主若干免稅的規定。「凡應納稅之收入在五萬元或五萬元以上的廠家，在保證工資方面每多付一元，則應減稅三十八分。」

拉底默(Latham)報告又說，除了工人得到安全之外，僱主也可得到好處，因為「勞資關係的改善」將會產生「高度的生產率」。

計劃的實際

最初建議以每年為基礎發給穩定工資的，是產大所屬的鋼業職工聯合會(Steel Workers)，他們在一九四三年提出這個要求，近年來不斷的爭取它的實現。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日，鋼業職工會公布了該業的第一個合同，凡是工作了相當時期的工人，保證可發給年薪。這一合同所包括的是懷爾門製造公司(Widman Mfg. Co., Norristown, Pa.)的工人三二五名。合同規定凡工作五年以上的工人(佔該廠勞動力的七〇%)每年至少有一、二〇〇小時的工作。第一個協定是一九四六年七月由鋼業職工聯合會(三二一七號地方支會)與賓城鍊鋁公司(Beryllium Corp. of Pennsylvania)簽訂的，規定凡連續工作五年以上的工人，每年至少有二、〇八〇小時的工作。

一九三五年首次提出的舊計劃當中，有一個是白京孝斯工會(CIO所屬)(九號地方支會)和荷爾梅公司(Hornel Co.)簽訂的，至今仍然有效，這一合同包括該公司九五%的工人。這個合同之所以特別有意義，是因為這一門工

業是有季節性的。合同規定每年支付五十二星期的薪金，每星期不得超過五十三小時工作，每星期薪金約略相等，即使每週做二十四小時，週薪仍舊不變。

產大所屬的市政工作人員 (State, County and Municipal Workers CIO) (現屬公共事業工作人員聯合會 United Public Workers)，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七日宣布，紐約市政府已和該職工會簽訂了協定，保證若干重要部門的市政工作人員得到最低限度的年薪。這個合同規定，汽車工人每年工作二五〇日，年薪二、二五〇元；凡超過二五〇日的額外工作，另行付給工資。輪匠年薪二、六〇〇元，工作二五〇日，額外工作另給工資。其他部門的工人亦有保證最低限度年薪的規定。

一九四五年八月，國際印刷工會 (International Typographical Union，屬勞聯) 與德風洛 (Detroit) 的商業指南印刷商波爾克公司 (R.I. Polk Co.) 簽訂了一個保證年薪的協定。這個合同保證每年工作五〇週，每週工作四〇小時，每週工資應發足。包括的工人約八〇名，凡是加入工會而服務滿五年的均可享受。

正在爭取年薪的職工會

勞聯所屬的職工會中，力促研究保證計劃的，有國際婦女服裝工人聯合會 (International Ladies Garment Workers)。該會於一九四四年要它的執委會提出有關最低限度年薪的建議。勞聯所屬的美國紡織工會 (Textile Workers of America) 於一九四五年度提出保證年薪計劃，作為它的全國政策的一部份。

產大所屬的鋼業工會在一九四六年會中，決議要求最低限度年薪的規定。他們提出：每年應付工資五〇週，每週至少付四〇小時，外加休假，凡經三個月試用時期以上的工人，均得享受這種權利。產大所屬的公共汽車工會

(Auto Workers) 也把保證年薪計劃作為治本計劃的一部份。

薪額、就業及實質工資

製造業方面薪額、就業及實質工資的趨勢，可從下表看出來——這個表是以一九四一年後的指數表現的。

年份	薪額指數	物價指數	實質薪額指數	就業指數	每一工人實質工資指數
一九四一	一六七·五	一〇七	一五六·五	一三二·一	一一八·五
一九四三	三四四·四	一三七	二四四·一	一七七·七	一三七·三
一九四五	二八八·四	一四七	一八九·四	一四九·五	一二六·七
一九四六(十個月)	二五三·六	一五六	一六二·六	一三七·四	一一七·五
一九四六(十月份)	二八六·〇	一七一	一六七·二	一四七·〇	一一三·七

(以一九三九年為一〇〇)

製造業方面的薪額在一九四三年達到了頂點之後，在復員時期內一天天降低。製造業方面的全部實質薪額，是以物價指數除薪額指數所得的商。一九四六年前十個月比一九三九年高出五六%，一九四六年十月高出七一%。然後以製造業同就業指數所得的實質薪額指數，就可以得到每一工人的實質工資指數。

這樣子，我們可以看到，一九四六年十月，製造業方面每一工人的實質工資比一九三九年戰前水準高出一四%

① 一九三九——四四年的數字為戰時生產局(B.P.C.)物價指數，一九四五——四四年的數字為勞動統計局消費物價指數。

弱。更重要的是：製造業方面每一工人的實質工資指數實際上在一九四六年是低於一九四一年美國參戰前的。一九四六年十月，每一工人的實質工資指數約比一九四一年低四%。

每週實質工資

工人的實質工資，又可以用另一種方法來量度，即以若干年間平均每週實際收入來和消費物價的增漲相對比。下表就是製造業工人由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六年的每週平均工資數字：

年份	平均每週工資	消費物價指數①	每週實質工資
一九三九	二二·八六	一〇〇	二二·八六
一九四〇	二五·一八	一〇一	二四·九三
一九四一	二九·六〇	一〇七	二七·六六
一九四二	三六·五九	一二二	二九·九九
一九四三	四三·一五	一三七	三一·五〇
一九四四	四六·〇六	一四四	三一·九八
一九四五	四四·三九	一四七	三〇·二〇
一九四六	四三·七五	一五七	二七·八七

在戰爭時期雖然平均每週工資增加得這樣顯著，但同期消費物價的高漲，也非常利害，這使每週實質工資如用一九三九年金元價值表現出來，一九四六年僅比歐戰開始時高出四元。這一計算是以納稅前的每週工資為準的。如把所得稅減去，則製造業工人平均每週工資在一九四六年僅比一九三九年稍為好了一點兒。

① 一九三九—四四年的數字為戰時生產局(W.P.B.)物價指數，一九四五—四六年的數字為勞動統計局消費物價指數。

家計預算

加里福尼亞大學專研社會經濟的赫勒委員會，會編成了家計預算，按這預算，則一個費了幾年時間靠每小時工資維持生活的家庭，能過『標準的健康、適當和精神愉快的生活』。這個預算是以一父一母和十三歲男孩一人、八歲女孩一人為標準的。

就一九四六年九月加州舊金山物價計算，四口之家每年收入三、五七六元，即每週收入六八·七七元纔能夠到達該家計預算的標準。這個預算是就每年三月裏的價格算的，可是在實際上，一九三九年，一九四〇年，一九四一年工人平均收入只有二、三一八元。因此工資實應增加五四%。

雖然這是以舊金山物價為標準的，但現已廣泛視為同類預算中最接近事實的數字。如果把它改為全國性的平數，則四口之家年入至少三、三八〇元，或每週收入六五元，這樣纔能在一九四六年過這預算所規定的生活。下面是赫勒委員會以一九四六年九月物價為標準的預算數字，對象是舊金山的薪金勞動者四口之家。

項目	需款預算
糧食	一、一七五·八七元
衣著	三五〇·八八元
住屋（租金、水費）	四二〇·〇〇元
屋內開銷	一一二·四七元
傢俱	一一二·五三元
雜用	一一二·四九元

稅捐（本表數字已將加州零售稅計在內）

二九二·〇〇元

合計三、五七六·二四元

在雜用項下，包括醫藥費二三七·一五元，人壽保險一一三·三八元，娛樂費一一一·三二元（即每週全家只得二元左右）。

和每週工資比較

爲了證明平均每週工資比上述赫勒委員會所定需要的標準數量落後多少，我們可以比較較戰前、戰爭中和戰後（一九四六年）時期而每週預算和同期向製造業工人每週所得。下面是每一時期的每週不敷數字：

時期	每週預算	平均每週收入	每週不敷數
一九三九年至四一年三月	四四·九六元	二六·二六元	一八·七〇元
一九四四年三月	五七·〇〇元	二五·六二元	一一·三八元
一九四五年三月	五九·一五元	四七·五一元	一一·六四元
一九四六年九月	六八·七七元	四五·四一元	二三·三六元
* 一九三九年，一九四〇年，一九四一年三月的平均數。			

如上表所示，每週不敷數在戰爭中比較小，因爲戰爭時期製造業工人每週收入比一九四六年高，而預算所需要卻比一九四六年低。但在戰後時期，如上表所示，平均每週收入已增至一九四四年水準，但生活費用則迫使每週預算增漲到新的高度——接近六九元。因此每週不敷數也高出五元。

工人的相對地位

下表所稱工人的相對地位 (relative position of the worker) 是由出產量 (output) 除實質工資所得的。製造業、瀝青煤礦和零售貿易工人地位的變化，可看下表：

工人相對地位指數

年份	製造業	瀝青煤礦	零售貿易
一九三九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九四一	一〇一.七	一二〇.四	九〇.〇
一九四三	一〇二.九	九二.一	七七.九
一九四五	九六.四	九一.二	七四.五
一九四六(十個月)	一〇〇.七	七五.五	六一.三

在瀝青煤礦和零售貿易方面，每一工人的實質工資遠落在生產量之後。工人做得多，收入卻比較少。因此，這方面工人的「相對地位」，就在戰前開始一直嚴重地降低了。

在製造業方面，就整個而論，工人的情形比較好些。由於加班的關係，製造業工人戰時收入增加，因此相對地位稍有改善。但復員之後，相對地位就開始降低，目前，已比表中數字更低了。因為在製造業方面所包括的工人，一九四六年有很大的數字正忙於重新改裝戰時的工廠。因此這些數字就包括在就業指數裏，但他們的工作底結果，卻沒有包括在出產量指數裏。結果使生產量指數減低，而相對地位指數因而提高，因為那是以生產量指數除實質工資所得的商。

製造業工人雖然在戰爭中保持這樣的相對地位，但放眼來看，則顯然已經遭受損失。我們的研究證明了在一八

一九九一年到一九四六年間，製造業工人的相對地位已跌落了三〇%以上。

製造業工人的相對地位（一八九九—一九四六年）

年份	每一工人的生產量指數	總薪額指數	消費物價指數	實質薪額指數	每一工人的實質工資指數	工人的相對地位指數
一八九九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一九一四	一二七	二〇〇	一三六	一四七	一〇〇	七九
一九二九	一九五	五七五	二三二	二四八	一三三	六八
一九三九	二一一	四八〇	一八八	二五五	一四五	六八
一九四五	二七九	一三八四	二七六	五〇一	一九〇	六八
一九四六	二四八	一二三四	二九五	四一八	一七二	六九

上表指出：製造業工人的相對地位，就整個而論，從一八九九年到一九一四年，已降低了約莫二〇%。在其後的十年間，到一九二九年繁榮期，即大恐慌與蕭條未爆發前，依然不斷的降落，降落的程度與最近一年即一九四六年的數字一樣低。

工人的生產力

製造業工人生產力的增加，在一八九九—一九三九年這四十年間，平均每年增加一·九%。在戰爭中，據戰時生產局的估計，製造業生產力在一九三九到一九四四年之間的增加約合二五%。

就整個製造業而論，近年來每一個人的生產量的紀錄有如下表。這個表是根據商務部的就業數字和聯邦準備局

的生產數字製成的：

製造業每一工人生產指數

年份	就業指數	生產量指數	每一工人生產量指數
一九三九	一〇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〇
一九四一	一三二・一	一五四	一一六・五
一九四三	一七七・七	二三七	一三三・四
一九四五	一四九・五	一九六	一三一・一
一九四六(十個月)	一三七・四	一六〇	一一六・七

製造業工人的生產力在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三年間，每人增加了三分之一，這是很急劇的增加。然而，在一九四五和一九四六年，它跌下去了。這減少是由於：在復員期內，有很大部份的工人，雖被稱為生產工人，其實做的卻是重新裝備機器的工作，他們的工作是沒有包括在生產量指數裏面的。

生產力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到達了最低點，到一九四六年十月，徐徐上昇，約高於一九三九年水準的一九%。在一九四六年年底，由於耐用品工業增加生產的原故，它又上昇了。

生產能力在旁的幾種工業上增加得更快。在瀝青煤礦方面，根據政府來源的統計，在一九四六年首十個月內，每人的生產比之一九三九年增加了六八%以上。一九四六年十月約比一九三九年增加了七九%。

在零售貿易方面，我們以官方數字為基礎來估計，則每一工人所處置的貨物總量，在一九四六年首十個月內，約比一九三九年水平高出三七%。

就業、失業和勞動力

總勞動力於一九四五年達到了頂點。但民用工業勞動力的數字，則在戰後一九四六年達到了頂點，一九四六年的數字約比一九四二年到達的戰時頂點多出三百萬人。失業數字在一九四四年到達最低點。過此則繼續增至一千四百萬左右。從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六年的趨向有如下表：（表中數字以一千人為單位）

年份	勞動力總數	武裝部隊	平民勞動力	就業	失業
一九四〇	五四、七六〇	五三〇	五四、二三〇	四五、三四〇	八、八九〇
一九四一	五五、七三〇	一、六四〇	五四、〇九〇	四九、〇九〇	五、〇〇〇
一九四二	五八、五〇〇	四、〇〇〇	五四、五〇〇	五二、一一〇	二、三九〇
一九四三	六二、八三〇	八、九五〇	五三、八八〇	五二、四一〇	一、四七〇
一九四四	六三、九九〇	一一、三七〇	五二、六二〇	五一、七八〇	一、八四〇
一九四五	六四、三六〇	一一、六一〇	五二、七五〇	五一、六〇〇	一、一五〇
一九四六	六一、二五〇	三、七三〇	五七、五二〇	五五、二五〇	二、二七〇

（上表數字係根據人口局每月數字計算而得的平均數。武裝部隊數字則係根據美國勞動統計局的數字。）

一九四六年失業平均數曾引起多少誤解的。假如我們認為一九四五年勞動力總數中的每一個人，都算是一九四六年可以工作的人，則我們估計一九四六年的失業人數當為五、三八〇、〇〇〇人，而不是上表的二、二七〇、〇〇〇人。但人口局卻把無數百萬的健全工人不算在勞動力內，理由是說他們並不「找」工作。

勞動時間

戰爭結束的時候，大多數工業部門的勞動時間，已把戰爭時期每週極長的時間削減至平時的「正常」時間。勞動時間的削減，伴隨着加班工資的取消，意味着工人淨得工資的激減。一九四六年初許多次罷工，就是爲了要爭取

每小時工資的增加，來抵償戰後每週收入的減少的。

到一九四六年十月，製造業平均每週勞動時間跌到四〇・四小時，在一九四四年和一九四五年初，卻會到過四十五小時的高峯。在若干非製造業部門，例如旅館、機器洗染、人工洗染方面，勞動時間是比製造業平均勞動時間稍為長一點。電車及街車工人在一九四六年十月，每週勞動時間平均為四七・六小時。

各職工會在一九四六年慶祝美國勞工史上偉大的八小時工作日鬪爭的六十週年紀念時，指出在公平勞動標準法案所包括的全部工人，每週基本勞動時間為四十小時，加工照加半倍計算。

然而不受上述法案拘束的是農業工人、家庭工人、鐵路工人及其他。鐵路職工在一九一六年已獲得基本的八小時工作日，在一九四七年之初，每週仍須勞動四十八小時。鐵路修車廠工人在一九四六年會要求六小時工作日，即每週工作三十六小時，雖得勞聯的支持，但至今未能縮短勞動時間。

已獲得縮短勞動時間的職工會

煤礦工人（瀝青煤礦和無煙煤礦均在內）於一九四六年初罷工，要求縮短每週勞動時間。這兩個部門的工人，已能每日工作七小時，每週工作五日，這本來是戰前就已經爭取到的。加工照加半倍計算；每週的第六天可不做，如做則照加工資半倍。礦內工人每日得出外四十五分鐘。然而政府管制下的瀝青煤礦，礦工聯合會（屬勞聯）至今還沒有和礦主訂立這一類的合同。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開始的另一次罷工，到十二月八日結束，在一九四七年四月一日以前，勞動時間和別的條件不會改變。這案件要在一九四七年初由法院判決（參看「勞資關係」章）。

海岸工人團結在海岸工人團結委員會（Committee for Maritime Unity）之下，於一九四六年六月十四日簽訂

的合同中，勞動時間獲得顯著的減少。（參看「罷工」一章）

經過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五日的仲裁，紐約旅業工會（屬勞聯）的三二、〇〇〇個會員爭取到每週勞動五天，共四〇小時的規定，超過規定的時間，則工資照加一半。所有的職工，除了大部分靠小賬過活的之外，都享受這個協定的規定，這一協定包括了紐約城的一四六家旅館，並由六月一日起照補。在這之前，旅館業男工每週工作四十八小時，女工四十五小時。新合同訂立後，工作時間雖短，工資卻仍照舊，有兩組職工則薪金應增加。原來旅館業的職工會要求每週四十小時工作，已經是十年於茲的事了。

國際排字工人聯合會（屬勞聯）在一九四六年新簽訂的合同中，勞動時間由四〇小時減至三七·五小時。減少勞動時間的協定，至少在十二州的十五個城市中簽訂了。

戰爭結束後一年，許多辦公廳的書記已獲得每週工作五天的權利。全國產業會議局（National Industrial Conference Board）的一個特別調查，證明了二十個城市的四三七個公司中，有三四六個已經在一九四六年底建立了每週五天工作制。

第二步做法

勞聯在一九四六年年會中，重又提出每周三十小時工作制（每週工作五日，每日六小時），這本來是它在戰前所揭櫫的目標。決議強調這一點，即工作時間的縮減是「每一職工組織的主要目標之一」。

產大所屬的若干職工會，在一九四六年也提出縮短工作時間的議案。這些職工會包括打包業工會（Packinghouse Workers），要求每週工作三十二至三十六小時，石油業工會（Oil Workers）和橡皮業工會（Rubber Workers）

均要求每周工作三〇小時，即每天工作六小時。

產大所屬各職工會在一九四六年底要求排班等待軌計時鐘的時間也應付工資。一九四七年一月初，各職工會算起來此項工資共達三十億元以上。他們的要求是以美國最高法院對 *Mine Mill & Smelter Workers*（屬產大）和礦工聯合會（屬勞聯）兩案的決定為基礎的。對一九四三年銅礦工反對克里門斯陶器公司一案，最高法院曾於一九四六年六月十日以六對二票通過，凡在廠內或礦內由入口走至工作地點所需的時間，仍應付給工資。在礦業方面，這種規定業已實行了。

一九四七年初，國會通過法案，宣佈所有這些走路時間應付工資的要求為非法，同時限制了公平勞動標準法案下的其他種種要求。產大主席穆萊把這法案稱為「惡意階級的立法」。

社會安全的發展

社會安全管理局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推行了社會保險制度近十年之久，於一九四七年一月一日報告說：約有四千三百萬工人起碼給自己及家庭有少量的保險。

老者及遺孤的保險

在推行社會安全制度的前十年結束時（一九四七年一月一日），八、二〇〇、〇〇〇工人及其家庭已有完全的保險。這叫做「永久性的保護」。凡在社會安全法案所包括的工業部門不斷工作十年者，都是有永久性保護的工人。凡年近六十五歲退休年齡的工人，即使離開上項職業，也不致於失掉這種保護；凡是現在已達六十五歲或六十

五歲以上的工人，則享有完全的保護。

在保險下的全部四千三百萬工人當中，到一九四六年年底已有七一〇、〇〇〇人退休，並且已領取保險費。在這當中約有六〇〇、〇〇〇以上是男工，一〇〇、〇〇〇是女工。

另有二六、八〇〇、〇〇〇工人已有臨時退休保險費和家庭的遺孤保護費，尙未能得到永久性的保護。另有七、七〇〇、〇〇〇人只有家庭的遺孤保護費，而無退休保險費。

保健事業及有關法案

一九四〇年徵兵法案通過後，五年間應徵入伍的公民當中，有四、五〇〇、〇〇〇名因體格不合標準被取消資格。適齡壯丁（及婦女）約有四〇%以上都因體格不合、營養不良而不能入伍。

這百分比之高，表示衛生環境極為不良，而且衛生需要極為迫切。參院戰時衛生及教育調查小組委員會的報告書，曾估計一九四五——一九四六年適齡壯丁約有八、〇〇〇、〇〇〇至九、〇〇〇、〇〇〇人因體格不合而不能入伍。

這個小組委員會的主席是裴柏（Clarence Pepper），他認為全國強迫性的衛生保險是保證全體人民有醫治可能的最經濟有效的辦法。

這個委員會一九四六年七月間這樣報告道：「全國人口中只有三%能領取醫藥費，四分之三的人口完全沒有醫藥保險費。」

美國藥學會（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在一九三九年也不得不承認：每年收入在三千元以下的家庭，

簡直不能應付大病所需的醫藥費。同年，全人口中約有七五%的家庭每年收入不足三千元。

保健法案

一九四五年的保健法案是由參議員華格納、穆萊及眾議員丁格爾提出的。

這法案規定每人每年得享醫院設備六〇天，頭三十日每日七元，後三十日每日四·五〇元。至於預防性的保健事業，則人人均可享受。

法案還規定保健基金如何由勞資雙方按月扣付，如何進行組織保健服務處等等。

但是大資本的代言人（連上述美國藥學會在內）均反對此案。

死亡及傷害

據美國勞動統計局的統計，一九四六年工業上因意外事件致死的工人有一六、五〇〇人，受傷的達二、〇〇〇、〇〇〇人以上。受傷人數約比一九四五年增加二%。

因受傷而損失的工作時數約合四七、〇〇〇、〇〇〇人日（*Equivalent*），即等於工人一五六、〇〇〇名全年工作的全部時間。但此數尚未將傷亡所引起的經濟損失計算在內，如果計算在內，則達二三七、〇〇〇、〇〇〇人日，即等於工人七九〇、〇〇〇名全年工作時間。

除了死亡之外，約有一、八〇〇人據估計已永遠或完全殘廢，不能再從事產業工作。此外有九三、〇〇〇人永遠不能治愈——包括損失一手或一指等。暫時性的傷害約有一、九五—、〇〇〇人。

下面是一九四六年的傷亡統計：

產業類別	全部殘廢	死亡
總計	二、〇六三、一〇〇	一六、五〇〇
農業	三二二、六〇〇	四、五〇〇
礦業	八三、八〇〇	一、三〇〇
建築	一五一、一〇〇	二、二〇〇
製造	五四一、五〇〇	二、五〇〇
公用事業	二五、五〇〇	四〇〇
貿易	三三三、一〇〇	一、四〇〇
鐵路	七六、〇〇〇	八〇〇
交通	一三二、八〇〇	九〇〇
公務及其他	三九五、七〇〇	二、五〇〇

產業病

在戰爭時期內，由於各種油類增加使用的結果，產業皮膚病相當增加。在戰爭時期內，約有一半以上的產業病是屬於這一類的。

由於化學物品使用的增加，發生了許多新的意外事件。

肺病繼續在產業工人中極其猖獗。一九四三年約有四〇、〇〇〇以上的薪給生活者死於肺病，同年因肺病而引起的工作時間的損失約合一七、〇〇〇、〇〇〇人日。

房屋缺乏及計劃

即在戰爭時期內，因為沒有建造新屋，美國的房荒已很嚴重。到了一九四五年底，房荒已達緊急狀態，雖然有很美麗的建造計劃，但一九四六年還毫無實行象徵。

在戰爭的四年間，結婚數目增加了八%，新家庭的房子需要，在一九四六年達三、六〇〇、〇〇〇戶。有二、九〇〇、〇〇〇家退伍兵結婚後，在戰爭結束前即需要房子。有許多人只能住在營幕裏！

一九四六年，美國各城市的房子約有三九%不能適合最低限度的健康及安全需要。城市住宅約有九%以上沒有上下水道的設備。一一%沒有浴室。一〇%需要大修。（據全國房屋管理局的局長 Wyatt 報告）

由一九四六至一九五五年這十年間，還需要一六、〇〇〇、〇〇〇所，纔可以適應需要。這是聯邦公共房屋局在一九四六年初的估計。

上述的 Wyatt 在一九四六年三月作證時建議建造新房子一二、六〇〇、〇〇〇所。按照人口的增長率，估計一九五五年需要新舊居住單位共三八、七三二、〇〇〇個。

在城市地區需要的新居住單位一二、六〇〇、〇〇〇個，約有三分之一以上（三六%），應供給每月只能付三〇元以下租金的那一類的家庭。官方稱之為「收入低微的家庭」。

三分之一供給每月能付租金三〇至四九元的家庭。官方稱之為「中等收入的家庭」。

其餘三分之一（三三%）供給每月能付租金五〇元以上的家庭——「收入頗豐的家庭」。

在和平時期，租金付出約佔一家收入的二九%。故每週收入四〇元的一家，每月應付租金為五〇元。可是一九

四六年每週收入四〇元的一家，那裏可以稱爲「收入頗豐的」家庭呢？

華格納法案

華格納法案全名是 Wagner-Blair-Taft Bill，由這三個參議員於一九四五年在七十九屆國會中提出的，一般稱爲一九四五年房屋法案。一九四六年四月參議院通過。但衆院未經通過。

這個法案把各個有關機關，合成全國房屋局 (National Housing Agency)，由這個機構建立計劃，協助中等收入的家庭。

白領工人

全國白領工人約有二、〇〇〇、〇〇〇名；一九四六年約有二百萬人每小時工資仍在六五分以下。這是當年（一九四六年二月）商務部長華萊士的估計。每小時工資六五分，即等於每年年薪在一、三五〇元左右。

在戰爭的四年間，白領工人工資約增加了一六%。同期，白領工人平均薪金每週只有二十八元，產業工人的平均工資卻有四十三元。從戰爭結束（一九四五年八月）到一九四七年初，差不多有六〇%以上的白領工人完全沒有增加工資。只有五%由於產業工人的協助而得到每小時增加的一八·五分（或一八·五分以上）。

低薪金

白領工人的薪金還趕不上產業工人的薪金，這是全國產業會議局的報告。一九四六年十月，白領工人的底薪每

週不超過三十八元。這個數目不包括加班費，但紅利及獎金均在內。

下面是一九四六年十月間二〇個城市的四三七家公司白領工人薪金(週薪)的平均數目：(即超過和不及此數的各佔一半)

歸檔書記	三一元
初級打字員	三〇元
高級打字員	三六元
速記員	三八元
速算機計算員	三七元

收入如此低微，但開支卻很不少。據加州大學赫勒(Heller)委員會的調查，在一九四五年，一個白領工人每年開支約需三、七八一元，每週約需七三元，總可以應付一家的最低限度生活，所謂一家，即包括四口(本人、其妻、十三歲男孩一、八歲女孩一)。

教師罷教

教育界中人一九四五年平均年薪只有一、六三六元，每週約合三一·五〇元(據美國商務部)。一九四四——一九四五學校年度，美國教師薪金平均每年只有一、八四六元(據全國教育協會估計)。各州薪額出入很大。最低的是密士失必州(八四二元)，最高的是紐約州(二、七八三元)。(據美國教育局統計)

由於這樣低微的收入，教師改行的一天多起來。美國每年正常的教師總數約為九〇〇、〇〇〇人，但在一九三九至一九四六年間經過改行的訓練的教師達三五〇、〇〇〇人。有許多地方，一學年同一職位換三四個人不算希

奇。

因此，一九四六年許多地方的教師要求增加薪金。

一九四六年年底，紐約全州教師罷教，要求增加年薪一、〇五〇元。

白領工人的組織

到一九四六年年底，約有一、五〇〇、〇〇〇名白領工人參加了職工會。但是二千萬名合乎資格的白領工人尚未加入組織。

寫字間職工聯合會 (United Office & Professional Worker, 屬產大) 在一九四六年間會員增加一〇、〇〇〇名，其中五、〇〇〇名曾是建築師工程師及技術聯合會 (FAECT) 的會員。FAECT 於一九四六年四月併入上述的 UOPWA 成立 UOPWA 的科工部。一九四六年年底 UOPWA 全體會員達七〇、〇〇〇名以上。

各州郡市政職工會 (State, County & Municipal Workers) 與聯邦職工聯合會 (United Federal Workers) 於一九四六年四月合併。這一年年底，這個組織已有會員九萬名。這一組織宣布它以立法、談判及教育為工具，來達成它的目的，而不採用罷工手段。

白領工人的職工會還有一九四五年一月創立的寫字間職工聯盟 (Office Employees International Union, 屬勞聯)。據它在一九四六年十月間勞聯大會報告，它的會員約有二〇、五〇〇名。

美國教師聯合會 (American Federation of Teachers, 屬勞聯) 在一九四六年有會員三〇、六〇〇人。教師聯盟 (The Teachers Union, 屬產大) 在一九四六年有會員五、〇〇〇人，主委是在紐約地區的。

白領工人的各組織在一九四六年都要求增加薪金，以應付生活費的高漲。

上述的 UOPWA，在一九四六年二月全國年會上，要求最低限度每週增加一〇元；最低限度的底薪每週為五〇元。一九四七年一月，這個組織宣布了一個計劃，要求增加薪金三〇%，每週工作三十五小時，起碼薪金三十五元。至於社會服務工人，則要求每年起碼年薪須達三、六〇〇元。

銀行職工

銀行及其他金融機關的職工組織，近年已有相當進展。UOPWA 的金融職工工會 (Financial Employees Guild) 一九四六年夏季曾發動在紐約區徵求會員七五、〇〇〇人，已獲相當的成就。

美國各銀行在戰爭結束後一年間，約莫三分之二的職工完全沒有增加薪金 (上述 FEG 報告)。在華爾街區，銀行小職員及打字員 (一九四六年中) 最低底薪仍為每月八十五元，或每週不過二〇元。會計員及簿記員，有十年資歷的話，則薪金平均每月可達一六五元，或每週三八·四〇元。收款員約可得月薪二〇〇元，或每週四六·五〇元。

上述金融職工工會曾進行罷工，要求增加薪金。

另一工會係金融職工聯合會 (United Financial Employees)，本來是無所屬的，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加入勞聯。

童工

童工在一九四五年四月到達了戰時的最高峯，據報告有三百萬名，年齡由十四歲至十八歲。其中有一半以上

(一、五〇〇、〇〇〇名)是整日工作的工人。(據全

歐洲戰爭結束後，童工數目就逐漸下降，到一九四六年底，約有二百萬名。

一九四六年有工作的童工仍比戰前水準高出一百萬名。

戰時童工從事工作的結果，高級學校的入學青年就減少了一七%。戰爭結束後，入學青年仍未增加。即在正常時期，入學青年數目也日益減少。就一九三三——一九三四年度入第五班的學童來說，應於一九四一年由高等學校畢業了，一千名中只有四六二名是讀完而畢業的，即畢業人數僅為最初入學人數的四六%，但一九四一年已是高等學校學生最多的一年。

關於童工的立法

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六年，關於保護童工的立法，在聯邦也好，各州也好，都沒有什麼進展。

在農業方面

美國兒童局 (Children's Bureau) 一九四六年六月裏報告說：「成千成萬的兒童——有的纔不過六歲，就和他們的家庭一起下田工作。」

紐約州一九四五年的六〇〇名流浪工人當中，有四分之一是十四歲以下的兒童。在這當中有三〇個以上是不到十歲的。(見 *The Child* 一九四六年六月)

女工

戰爭結束後的一年間，女工人數已減少了二、一六〇、〇〇〇人。女工在全部勞動力中的百分比，由一九四五年八月的三六%跌到一九四六年的二九%。（據婦女局報告）到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女工數目爲一六、六一〇、〇〇〇名，而在一九四〇年爲一三、〇〇〇、〇〇〇名，一九四四年七月戰時最高點爲一九、〇〇〇、〇〇〇名。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四歲以上的婦女人口當中，約有六九%即三七、〇七〇、〇〇〇人是家庭婦女（十四歲以上的婦女在當時爲五四、一一〇、〇〇〇人）。當時尚有登記的失業婦女四一〇、〇〇〇名，在軍隊中服務的仍有二〇、〇〇〇名。

復員

一九四五年下半年，製造業中辭退了一、一三二、〇〇〇名女工。辭退女工的數目，約爲辭退男工的一倍。

戰爭的影響

即使是在戰前，職業婦女約有九二%是必須靠工作來維持自己或家人的生活的（據婦女局的研究）。但是由於戰爭的結果，婦女在經濟上的責任和她們工作的需要已經增加了。

在一九四五年中，第二十大軍團亡將士的遺族，已有五〇、〇〇〇人以上領受津貼。但遺妻所領的津貼每月只

有五〇元，如有兒女一人，則爲六五元，兩人爲七八元，兩人以上每多兒女一人卽加一三元，至總數達一〇〇元爲限。

單靠這一點點的收入，是不能維持起碼的生活的。據婦女局統計：寡婦一人每年生活開支約需一、六九〇元（在紐約州，一九四五年估計，稅捐公債不在內。在舊金山則需一、三〇六元）。三口之家（寡婦、十三歲男孩、八歲女孩），至少需一、七三二元（一九四五年在舊金山），但津貼每年只領到九三六元。

假如遺族還可領取全國服務生命保險費，最高的計劃每月不過五五·一〇元，平均計劃還不及此數。殘廢軍人每月領取的津貼，視原來收入及家庭大小而定，約自一一·五〇元至一一五元。

在第二次大戰中，美軍陣亡者約有三二五、〇〇〇人。由於這，人口中女人的數目超過了男人的數目。

工資及待遇平等法令

在二十五個部門生產事業內女工每週的所得，在一九四六年七月平均約爲三三·七〇元。男工則約比女工高出五〇%。

這是全國產業會議局的數字，這個機關代表資方的意見。它又指出在一九四六年七月，不熟練男工每小時所得平均比女工所得高出一六%。上述會議局說，每週所得並不等於底薪，因爲這包括了加班費及其他。

到一九四六年底，有七州(Illinois, Massachusetts, Michigan, Montana, New York, Rhode Island, Washington)通過了女工待遇與男工均等的法令。

一九四五年六月參議員斐柏和摩斯提出了一九四五年女工平等待遇法案(Women's Equal Pay Act of 1945)。

但未通過。

婦女權利修正案

美國婦女大會 (Congress of American Women) 於一九四六年提出修改美國憲法，附加第二十二條修正案。該修正案原文如下：

美國及其轄地，經濟、法律、政治或社會不得因性別或夫婦關係而發生歧視行為。本條所規定，絕不能了解為對於婦女工作或家庭現狀有所裨益之立法，應不生效或無需實行之謂。

這個建議條文，不可與全國婦女黨 (National Woman's Party) 說了二十年、屢次向國會提出的所謂「男女平權」修正案相混。婦女黨的修正案，受到職工會和較大的婦女組織所反對，主要因為它並沒有提供出通過任何對婦女工作有利的法案底基礎。

上述的美國婦女大會是一九四六年三月八日在紐約成立的。屬於婦女國際民主聯盟。(Women's International Democratic Federation——一九四五年十一月至十二月在巴黎組成，參加者有四十一國的代表，所代表的婦女達八〇、〇〇〇、〇〇〇人。)

這個組織的目標是要把一切婦女組織起來，作政治行動，來保護她們自己的權益，來推進她們的福利和兒童的福利，並熱烈參加反法西斯的鬥爭，以便建立堅實持久的和平。參加大會的，男女都有，以個人(男女均可)為會員。

第四章 黑人的情況

人口的現勢

在戰爭的幾年中，有相當數量的黑人，由鄉村移入城市，由南方移到北方和西方，據估計約有七十萬黑人越過州界。然而由南方跑出來的黑人，其規模不似第一次世界大戰，從南到北和從南到西的黑人，最高的估計似乎不到五十萬。

一九四〇年人口調查的結果，美國黑人口共有一二、八六五、五一八人。在這當中，有六、二五三、五八八（即差不多一半——四八·六%）住在城市地帶（即住在人口二、五〇〇以上的城鎮）；還有四、五〇二、〇〇〇（即三五%）住在農村；其餘一六·四%則住在農業地區的小鄉鎮裏。一九四〇年黑人口中約有七七%（共九、九〇四、六一九人）住在南方，其中四四·六五%至今依舊住在農村裏，只有三六·五%是生活在城鎮中的。一百八十區（Counties），黑人人口佔多數，這裏總共有黑人二、六四三、〇〇〇人；其中有二、三一二、〇〇〇人住在農業地區。然而，生活在北方和西方的黑人，卻有八九·一%是住在城鎮裏的。

人口局會調查十個擁擠的生產地區，結果證明黑人口從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四年多半是在下列地區增加的：

南方的黑人農夫

美國人口局估計，黑人人口數目在一九四六年底達一千四百萬。約有一半以上是住在城裏的。
 黑人在查里士頓 (Charleston, S. C.)，穆斯克剛 (Muskegon)，波特蘭 (Portland, Ore.)，普吉特·桑 (Puget Sound) 和聖·地亞哥 (San Diego) 等地也有增加。別的報告也證明黑人在北方和南方各城市裏也有大量的增加。

地區	一九四四	一九四〇	增 加
德風洛區 Detroit-Willow Run	二五九, 四九〇	一七六, 五五二	八二, 九三八
威普頓區 Hampton Roads, Va.	一四〇, 七五六	一一三, 九五六	二六, 八〇〇
洛杉磯 Los Angeles	一三四, 五一九	七五, 四九六	五九, 〇二三
舊金山灣 San Francisco Bay	六四, 六八〇	一九, 七五九	四四, 九二一
莫比爾區 Mobile, Ala. area	六四, 四四九	五一, 六七八	一二, 七七一

據一九四五年農業調查的初步估計，南方諸州從事耕種的黑人數目沒有多大的變化。非白種農地工作者總數由一九四〇年的六八〇、二六六人（其中六七二、二一四人係黑人）減至一九四五年估計的六七三、〇〇〇人，約減少七、〇〇〇人。白人農地工作者的數目卻減少了將近一〇〇、〇〇〇人。

南方黑人的土地關係雖有若干改善，但仍不如白人。下表是根據農業調查一九四〇年數字及一九四五年初步估計數字編成的。

南方土地關係（一九四〇——一九四五年）

農地工作者總數

黑人農地工作者總數

黑人在各類中所佔百分比

土地關係	一九四〇	一九四五	一九四〇	一九四五	一九四〇	一九四五
自耕農	一、三四一、二七〇	一、五〇五、〇〇〇	一四二、二六七	一五九、〇〇〇	一〇、六一〇	六一〇、六一〇
半自耕農	二一六、六〇七	二〇六、〇〇〇	三一、三六一	二七、〇〇〇	一四、五一三	一三、一〇〇
佃農(地租)	一、四四九、二九三	一、一九〇、〇〇〇	五〇六、六三八	四八七、〇〇〇	三五、〇〇〇	四〇、九〇〇
佃農(實物地租)	五四一、二九一	四三五、〇〇〇	二九九、一八	二六八、〇〇〇	五五、三〇〇	六一、六〇〇
總計：	三、〇〇七、一七〇	二、九〇一、〇〇〇	六八〇、二六六	六七三、〇〇〇	二二、六一〇	二二、六一〇

黑人地主在全部黑人農地工作者當中所佔的百分比，由二〇·九%增至二三·六%；佃農的比例則由七四·五%跌至七二·四%，實物地租佃農由四四·〇%跌至三九·八%。

這裏所謂實物地租佃農 (Sharecropper) 實際上是在古老的奴隸壟斷制度下工作的農人，他們要把收成的百分之五十納給地主。他們靠着地主每年預借的高利貸過活，而且不能享受公民權利。

黑種工人

在戰爭時期，黑人已能把他們在蕭條期所失去的工業職位重新得到手，但所得的位置比先前增加不了多少。

下面的人口調查數字，給出了每十年黑種工人數目的變化和黑種工人在全體工人當中所佔的百分比。一九四〇和一九四四年的數字祇能和以前的數字作大略的比較，因為一九四〇年和一九四四年數字是就業的數字，而一九一

① 原文係 Sharecropper 此處係意譯，見下文。

○至三〇年的數字則是就業和失業數字之和。但一九三〇年的數字也許是最能代表一九二九年而不是一九三〇年的。

工業中的黑人數（一九一〇至一九四四年）①

年份	製造業和機械業		採礦業	
	人數	佔總數%	人數	佔總數%
一九一〇	六五五、九〇六	六·二	六一、一二九	六·三
一九二〇	九〇一、一八一	七·〇	七三、二二九	六·七
一九三〇	一、〇二四、六五六	七·三	七四、九七二	七·六
一九四〇	六五七、九三三	五·二	五二、九八一	五·八
一九四四	一、三五〇、〇〇〇	八·〇		

也許黑種工人在戰爭時期所獲得的最大成就，是熟練程度的增加。受僱於熟練工作或半熟練工作的黑人數目增加了一倍，一九四四年四月約達一百萬人，其中約有四分之一是熟練工人。

儘管全國二百萬以上黑種職業婦女當中，有六二%所做的僅是公共服務性質的工作，但是黑人女工在製造業中的數字也增加了五倍之多；一九四〇年還不到五萬人，一九四四年就達二五〇、〇〇〇至三〇〇、〇〇〇人之間。白領工作除了黑人自己的組織之外，本來是不許黑種婦女染指的，現在卻第一次向她們開放了，雖然開放的規模不大。至於在工廠中黑人婦女所做的是銷貨登記員，辦公室職員和接線生；在其他白領工作部門，也同樣增加了五倍。然而，充其量在三十個黑種婦女當中，還沒有一個人能找到這樣的職位，但白人婦女則三人中便有一個是從事

① 一九一〇至一九四〇年的數字是根據人口調查局的公報，一九四四年的數字則根據每月勞工(Monthly Labour Review)估計而成的。

白領工作的。找到白領工作的黑人婦女，一總不到十萬人，但這一類工作不比其他工作，它所受復員的影響還算不大。

復員開始後，黑種工人所受的影響比別的產業工人要大。根據全國市政協會 (National Urban League) 在勝利日後調查的結果，就有下列數字的黑人停止工作：芝加哥有二五、〇〇〇人，德屈洛三五、〇〇〇至四〇、〇〇〇人，洛杉磯一三、〇〇〇人，紐約市二〇、〇〇〇人，聖·路易士五、〇〇〇人，托萊多六、〇〇〇人，奈瓦克八、〇〇〇人，克列夫蘭六、五〇〇人，巴爾的摩七、五〇〇人，紐·奧倫士四、〇〇〇人。

在一九四六年一月，據估計單在紐約城區找工作的黑人就己不止五〇、〇〇〇人。一九四六年二月，約有九、〇〇〇黑人到紐·奧倫士的職業介紹所登記。一九四六年四月，在費城約有三五、〇〇〇黑人找工作。一九四六年九月，舊金山失業登記人口中百分之三十是黑人，計一三、〇〇〇人。

到了一九四六年底，碼頭及造船工人協會（屬產大）宣布：戰爭最高峯時全國私人造船廠僱用了約莫二〇〇、〇〇〇的黑人，戰後是否剩下一〇、〇〇〇人，恐怕還成問題。

黑種工人所佔的比例數字底降落，約自戰時高峯的二〇%降到五%以下。黑種工人在全部工人總數中所佔百分比的減低，一方面由於任職不長，另一方面由於缺乏熟練工作的訓練。但據全國市政協會估計，在一九四六年底，工業界（包括國營的）中黑種工人的數字仍有三〇、〇〇〇。

儘管黑人也享有戰時工人迅速轉入平時工作的權利，但是他們卻被社會安全法令所規定的所謂「適合工作」的藉口給甄別掉了，而常常被迫從事低於他們的熟練程度和所受訓練的水準的工作。

一九四六年秋天德屈洛城勞工的缺少，使這個地區的十三家主要汽車廠所僱用的黑人比例，增加到從所未有的

程度，照人數來說，是絕對數字增加了七千多——即從三〇、五〇〇增至三八、一〇〇人。然而汽車工廠工人聯合會（屬產大）報告，所僱用的黑人只用來做非熟練工作或熔爐部份的工作，而且「黑人的升遷仍極受歧視」。

職業介紹所安插非白種人的情形，在一九四六年二月，有五二·一分派到公衆服務的職業，三八·五分派為非熟練工作；在一九四六年九月，則有四二·二分從事公衆服務的職業，四九·一分從事非熟練工作。在上揭兩個月內，從事其他職業的，都不到一〇%。

公平就業實施委員會（FEPC）的最後報告（見下）指出：戰爭的緊急需要結束後，就業歧視有極可驚的增加。戰爭時期的若干成果還在保存着的時候，即失業退伍兵和從事戰爭工作的工人大抵被吸收的時候，黑人的位置就已非常不安全，原因就是他們就業的年資很短。國會無法通過一種永久性的公平就業實施法案，這就使黑人的工作權永無保障了。

在某些工業部門——例如鋼工業，由於職工會的合同和黑人比較長的年資，稍為有點保障，不致在經濟蕭條到來的時候，首先被僱主「開刀」。在基本工業裏面有許多產大所屬的職工會所訂立的合同也表明了不得歧視黑人，但有許多（例如通用馬達公司 General Motors）合同則完全沒有列明這一點。

黑人的工資

據一九四〇年人口調查報告，黑種城市工人的平均工資是四五七元，而白種城市工人則為一、〇六四元。黑種農村工人（農業工人及其他）則為二五一元，而白種農村工人則可得七〇九元。（這些數字僅包括沒有任何種類其他收入——包括救濟津貼——的工人，但 WPA 工人及緊急工作的工人不在內。）

戰爭時期黑人的工資給提高了，一方面由於黑人可以進入先前不能進入的待遇較好的職位，另一方面由於一九〇年大半黑人所從事的工作，工資已經提高了。

據分析 Atlanta, Ga. 兩個住宅區的一、二八一家收入的結果（見 Monthly Labor Review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在中等和中下等的黑人」中，由一九四〇到一九四四年，每家的平均收入約增加了六五%，雖然每家賺錢的人的數目是減少了。在一個區裏面，平均工資收入由一九四一年的六九二元增至一九四四年的一、一六一元，約莫增加了七〇%。在另一區，則由六一五元增至一、一四四元，約增八六%。住在這裏的黑種工人的工資，可能比平均數字高一點的。

勞工部調查全國各地戰爭工業工人二千多名的工資的結果，指出男工（不論黑白），在一九四五至四六年冬平均比一九四一年高出二六%。關於參加前後兩次調查的八十一個黑人，報告裏面說：「在整個戰爭當中一直到第二次調查的時候為止……他們比白種工人的平均工資稍為低一點。」在一九四五至四六年冬，他們週薪收入為三七·七七元，而白種工人的週薪則為四九·四三元。（見美國勞工部統計，公報八七六號）。

一九四六年一月，南方黑種工人，在聯邦最低限度工資法令所不包括的工業部門內工作的黑種工人，往往每小時拿不到四〇分；每小時拿不到三〇分的，也不算少數。在這些工業部門裏，也有些合同訂明了每週黑人工資祇有三〇分的。

戰爭開始時，在南方未有職工會的工廠裏面，種族差額工資是常規而不是例外。產大所屬的職工會，把這些情形拿去給戰時勞工局（WLB）看，然後戰時勞工局纔命令各公司對黑白工人應一視同仁，如所做工作相同，則工資應一律。這些公司包括通用馬達公司（GM），匹茨堡地玻璃公司（Pittsburgh Plate Glass），赫古列斯炸藥公司

(Herouli's Powder)，南港石油公司 (Southport Petroleum) 等。關於南港公司一案曾有如下的決定，即認為「在種族或血緣上作政治性和經濟性的歧視」，是「符合納粹綱領的」。

到了一九四五年底，產大所屬的紡織工會 (Textile Workers)，在草琴尼亞 (Virginia) 一家玻璃紙工廠，把工資差額由三〇分減至一〇分。但南方許多大廠家的無形差額工資仍然存在，例如：在煙草工業，大部份以工作分類來定工資，由此把差額工資的面目隱藏起來了。

差額工資是南方職業界司空見慣的，因此也給旁的地方做了榜樣。黑種工人大半在農業、家庭和小設備中做工。這些工作部門都是沒有最低限度工資和時間、社會安全和集體談判等等的規定的。

在其他工業部門，傳統上有「白人工作」及「黑人工作」的劃分，照這樣的劃分，黑人得到的是頂壞的工作，頂低的薪水。然而黑人在工業的服務中的比例，在戰爭中確實是增加了。

公平就業實施委員會

公平就業實施委員會 (FEPC) 是戰後反勞工攻勢中的一個犧牲者；它在一九四六年六月三十日停止活動了。

在戰爭快要結束的幾個月前，勞工和進步份子正在設法通過永久性的立法，打擊就業上的歧視時，南方諸州的選舉稅徵收者連同共和黨一道，就準備扼殺 FEPC。

早在一九四五年二月十六日，衆院勞工委員會就已經提出了建立永久性的 FEPC 機構，但一年後，由南方民主黨及 GOP (共和黨) 聯合控制的法規委員會，卻仍舊拒絕通過這部法案。

一九四五年就已經打算把戰時的 FEPC 經費削減。結果通過的經費 (由一九四五年七月一日起會計年度) 僅

有二五〇、〇〇〇元，約等於按照老基礎來工作所必需的經費底一半。由於經費的削減，十個區的辦事處中給停辦了七區，這是當年年底的事，其餘的三個不久也停辦了。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杜魯門總統嚴重地打擊了戰時的 F.E.P.C.；原來在這之前一天，F.E.P.C. 會命令華盛頓的 Capital Transit Co. 停止對黑人的歧視待遇，總統卻把這命令取消了。F.E.P.C. 的兩個黑人委員中的一個，侯斯頓 (Charles H. Houston) 幾天之後，辭職抗議，同時發表聲明道：「總統的這種態度，反映了行政當局在勝利日以來所謂消滅就業中對種族、血緣、膚色或民族來源的歧視底口惠而實不至的做法。」

一九四六年一月參院會提出建立一個永久性的 F.E.P.C. 的案子。經過十八天的激辯，本案終於在二月九日不再考慮，因為反對者不能取得三分之二多數的投票（故也未表決）。衆議院裏也有好幾次提出該案，但是共和黨和南方民主黨的聯合勢力每次都阻撓提案交付表決。

成績和建議

F.E.P.C. 存在五年間，已由和平談判手段解決了約近五千宗案件，其中包括因種族歧視而引起的四〇次罷工。在戰爭的最後一年，F.E.P.C. 舉行了十五次公開訴訟，受理了三、四八五宗案件，其中得到解決的共一、一九一宗。提出不平控訴的，黑人佔八〇%。F.E.P.C. 於一九四六年六月三十日提交總統的最後報告，曾指出對黑人、美籍墨西哥人、猶太人和美籍日本人的就業歧視日益增加。這個報告結論說：「如果國會不通過聯邦公平就業立法，則這個問題毫無辦法解決。」

報告又說：「大多數歧視案可用非正式談判解決的。就能用談判來解決的歧視案而論，要是政府宣布凡是破壞

協議的都加處罰，則這些案件會解決得更快。」在戰爭的幾年中，「凡在政府干預的地方，多數案子都是勞資雙方均放棄了歧視的。只要這樣的審議一旦給拆除，則不同種族，不同宗教的工人，都能同在一處有效率地工作，絕無仇恨地相處的。」

F E P C 在各州的法律

反對就業歧視法案，曾在一九四五年向四十四州立法會議中的一半（二十二州）提出，但除了四州外，都未能通過。

一九四五年三月六日通過的紐約法律，宣布就業機會完全均等，不應對種族、血緣、膚色或民族來源有所歧視。法令中還列舉了許多實施辦法，以及關於僱主、職工組織和職業介紹所觸犯法令的許多行動。這部法令所包括的是僱用工人六名或六名以上的僱主，可是各種教育機關、社會機關和非營利機關及家庭僱用工人方面並不包括在內。法令又規定組織一個委員會，授權創辦各種諮詢性質的機構。凡立意觸犯委員會的命令者，均科以罰款或一年以上徒刑，或兩者同時並罰。這委員會到一九四六年纔開始行動，但同年年底，所謂不公平待遇的法律解釋，顯然有了漏洞，對僱主有利，需要把它重新釐訂了。

紐·佳色 (New Jersey) 法令和紐約法令相似，但犯者亦提起法律訴訟然後處罰。

◎ 印第安那 (Indiana) 和威斯康辛 (Wisconsin) 兩州的立法僅僅比原則的聲明稍為好一點。諮詢會是組織的，但並無處罰的規定。

一九四六年麻州 (Massachusetts) 通過了和紐州相似的法令。這個法令規定法庭可以檢察及實行委員會的命令。

黑人在職工會裏

參加職工會的黑人總數在過去兩年間（一九四五至四六年）也許沒有多大的改變。然而，勞聯的全國事務局現在雖稱有五〇〇、〇〇〇以上的黑人會員，其中四五〇、〇〇〇是在南方。產大的黑人會員總數究有多少，沒有估計。

由於在船塢工作的黑人數字的減少，由於國營的南方和西方諸戰爭物資工廠的停工，若干職工會的黑人會員，因此嚴重的減少了，但是南方的組織活動，卻又吸收了許多黑人會員。

以全部就業數字來判斷，我們估計海岸及造船工會（屬產大）現在只有五、〇〇〇黑人會員，兩年則估計有四〇、〇〇〇人。鍋爐製造及鋼鐵造船工會（屬勞聯）於一九四四年一月時有黑人會員一四、〇〇〇人，現在也差不多完全沒有了。航空、煉鋼和電力各業的職工會，隨着戰後就業的減低，黑人會員也在減少。由於上述諸業在一九四六年的情形很是動盪，故黑人會員的總數，不能有任何的估計。

打包業工會（屬產大）黑人會員無疑地是有增加的。切肉業及屠宰業工會（屬勞聯），現在估計有黑人會員三〇、〇〇〇名，而一九四九年只有二五、〇〇〇名。磚土業工會（屬勞聯）的會員一八、〇〇〇人中，約有四〇%是黑人。鐵路書記協會（屬勞聯）估計有黑人會員二〇、〇〇〇名。食品及煙草業工會（屬產大），零售、躉售及百貨公司工會（屬產大），木工工會（屬產大），和傢俱業工會（屬產大）會在南方極力進行組織工作，過去兩年間黑人會員可能增加兩倍。

歧視

一九四五年國際機械工人協會年會上，曾提出允許黑人加入為會員的建議，卻被超過很少的多數否決了。一九四六年鐵路車守協會年會上，也提出了同樣的提案，但以三六四對三一二票被否決（二五〇個代表棄權）。

一九四六年五月，鍋爐製造及鋼鐵造船業工會（屬勞聯）按照加里福尼亞法庭的決定，命令加州各單位取消歧視限制辦法，允許黑人取得充分的會員權利。

在紐約州，州立反歧視委員會主席香納（Henry C. Turner）於一九四七年一月七日宣布，除了火車頭司機兄弟會之外，各工會都同意把歧視黑人的規定刪除，這些規定如與州的法令或聯邦法令相抵觸時，便把它廢止。

一九四五年美國最高法院認為紐約州禁止勞工組織因種族、膚色或血緣關係而不收為會員的法律符合憲法。這一宗案件牽涉到的是鐵路郵運協會（屬勞聯）。

一九四六年六月十日康薩斯州（Kansas）最高法院在貝茲（Lucious Betts）案中，判決黑人必須在選舉、在納費及其他政策問題中與白人處於相等的地位，理由是說職工會本身就是替全體職工交涉談判的機構。（貝茲是B級黑人地方助理，屬鐵路職員協會〔勞聯〕。）

產大會企圖使一些不許黑人取得充分會員權的職工會，不能在全國勞資關係局（NLRB）選舉中投票。但是NLRB在牽涉到通用馬達公司的一案中，卻支持了歧視黑人的職工會。產大主席穆萊曾於一九四五年七月七日致函該局評論此事說：『我們認為，假如一個職工會說是代表一羣職工，而又向貴局取得代表那些職工談判的資格，則它決不能因種族、血緣、膚色或民族的不同，而拒絕任何職工參加該會。如果宣稱某一職工會是在某一單位裏代表所

有的職工，卻拒絕這單位裏的黑人加入為會員，這是多麼滑稽的事呢！」

黑人的住宅問題

黑人的居住情形，在一九四〇年人口調查以後，並無多大的變化。一九四〇年時，美國黑人的居住單位約有三、二九三、四〇六個。在這當中，約有三分之二（六二%）沒有自來水設備，五七%沒有電力設備。三分之一以上需要大修。在南方，七〇%的黑人家既沒有電力，也沒有自來水。

紐約市的黑人居住情形，從種種方面看來，決不壞於德屈洛、芝加哥、洛杉磯或舊金山的。然而一九四〇年人口調查報告指出：在哈林區（Harlem area）（但 Lower East Harlem 除外）約有一八、〇〇〇個居住單位，有的沒有浴室，有的需要大修。需要大修的約有一〇、五〇〇家，沒有浴室的九、〇〇〇家。紐約市政協會估計紐約黑人住宅約有九〇%以上是在標準以下的。

紐約市政協會和其他各機關於一九四六年四月聯合調查哈林區的結果，指出在七一六家裏面，違反建築及衛生法令共達一、四〇〇宗，即是說，每一建築物約有二宗。這裏面包括不合適的給水設備、牆粉剝落、鼠患、蟲蝕、逃火設備不安全、未加粉刷因此骯髒不堪、瓦斯水管裝置破舊和衛生不良。

在西部和北部城市，黑人住宅問題最惡劣的一方面，是由於黑人居住地點的隔離，而顯得過度擁擠。在戰時擁擠的情形有加無已。早在一九三九年，芝加哥的南部（South Side）黑人區，就已有八五、〇〇〇的「超額人口」了。一九三九年以後，再有七〇、〇〇〇黑人進入芝加哥。德屈洛、洛杉磯和舊金山的過度擁擠情形，甚至顯得更惡劣。其他三個城市的數字是韋佛（Robert C. Weaver）所提出的（見 *Crisis*，一九四六年三月），這些數字證明：

在 Cincinnati 黑人的擠擁率是一五·三%，白人則是六·八%。在 Cleveland，黑人為八·七%，白人為一·九%。在 St. Louis 黑人為二〇·二%，白人為五·一%（即過度擁擠的房子在房子總數中所佔百分比數字）。

在戰爭期間，對戰爭工業黑種工人資助新建的房屋只有一五、〇〇〇單位，約等於聯邦房屋管理局（Federal Housing Administration）支持下建立的五三九、〇〇〇單位底二·八%。

公款資助新建的戰時房子五九八、〇〇〇座當中，只有一五·五%（約九三、〇〇〇座）是分配給黑人的。這一類房子，有許多具有臨時緊急應用的性質。

在北部城市的過度擠擁現象，大部分由於猶太人的一種政策，即嚴格限制房子不得售或租給「非高加索人」。直到一九四六年為止，聯邦房屋管理局不僅實行支持這種協議，而且在實際上拒絕對沒有上述協議的建築貸款。由於全國有色民族促進協會（NAACP）、全國城市黑人協會（NUL）和別的黑人組織的壓力，聯邦房屋管理局不得不於一九四六年改變政策。上述限制也會在法院中遭受攻擊。

衛生情形

收入低微，工作條件不佳，居住不良，加上無法得到適當的醫藥便利，這些條件都使黑人的生命縮短。

黑人人口的死亡率，在一九四〇年時，以一、〇〇〇人做單位計算，比白人高出七十一%——白人每千人的死亡率是八·二，而黑人則是一四·〇。黑人壽命估計只有五二·二六歲，白人則為六二·八一歲。黑人婦女比白人婦女早死十二歲，黑人婦女平均壽命為五五·五六歲，白人婦女則為六七·二九歲。

在一九四二年，每生產一千個孩子，黑人母親的死亡率為五·五人，白人只有二·二人。嬰兒死亡率以一千人

做單位計算，黑人爲六四·二，白人爲三七·三。生下來就死亡的嬰兒，黑人比白人多一倍。

黑人經濟情況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時候，曾使黑人的衛生狀況稍爲好轉些，至少是在居住擁擠不太增加的地方。紐約城的哈林中區，死亡率已由一九三一至三五年的一四·一跌至一九三六至四〇年的一三·五，再跌至一九四四年的一一·五，但在同期全市的總死亡率卻沒有多大變化。因肺病致死的人數有相當數量，但是肺病致死的黑人在一九四四年依舊爲全部平均數的四倍。紐約黑人死亡人口當中，約有一半是未到四十五歲的，而在白人方面，只佔六分之一。白人死亡人口當中約有一半是在六十五歲以上的，但黑人方面卻只佔五分之一。

蜀黍疹 (Dysentery) 的死亡率，照全國數字計算，黑人方面約比白人高出五倍。瘧疾的死亡率黑人約比白人高九倍。

學校和教師

在學校方面，黑人無論在南北都受歧視。但黑人受教育的不便，在南方比較大些，因爲南方諸州法律上規定黑白學生不得同校讀書。

據南方諸州的教育局報告，黑人受教育每人所花的費用，已比十五年前黑人的不利情形好些，但是實際的款額差別，在南方諸州卻日益增加。十一州學生日下每年所花的費用（單位：元）有如下表：

州 別	一九三一至三二年		一九四三至四四年	
	白人	黑人	白人	黑人
阿拉巴馬 (Alabama)	四〇·九〇	一〇·七二	七〇·二〇	二五·六五

阿爾康薩斯 (Arkansas)	三二·五〇	一二·六九	六一·〇三	二五·八一
弗洛里達 (Florida)	五八·七一	一七·三三	九五·九六	四七·四四
喬治亞 (Georgia)	四一·〇二	九·五〇	八八·一三②	二七·八八②
路易斯安納 (Louisiana)	六二·二二	一二·六八	一一·三二	四〇·二五
瑪利蘭 (Maryland)	八三·五〇	五七·八一	一一五·五二	九〇·八二
密士失必 (Mississippi)	五二·〇一①	七·三六①	七一·六五	一一·九六
北加羅林納 (North Carolina)	四一·一一	一八·〇八	七一·六〇	五〇·〇七
奧克拉荷瑪 (Oklahoma)	五六·〇八	四六·〇一	八八·一三	九五·二一
南加羅林納 (South Carolina)	四七·一一	八·〇八	九〇·〇〇②	三三·〇〇②
德克薩斯 (Texas)	七二·七二①	二八·四八①	九二·六九	六三·一二

在邊遠的各州（例如 Oklahoma），黑人教育費用很高，是因為黑人住得分散，必須以很大費用來維持小型的學堂。在這些地方，黑人受教育的條件就遠不如白人方便了。

最高法院會判定同樣資歷的教師，不同其種族如何，應支領同等的薪水；北加羅林納州於一九四四年繼依照這規定開始發給同等的薪金。有些州中曾發生訟案，但最南方依舊存在着黑白不平等的薪水。

南方八州的教師年薪，如下表所示。一九四三至四四年數字是採自美國教育部的，一九四四至四五年數字採取

- ① 一九三九至四〇年數字。
- ② 一九四四至四五年數字。
- 一九三一至三二年稱一九三九至四〇年數字據美國教育 在黑人手冊 (Negro Handbook 1944) 中的統計。一九四三至四四年數字據 探自，一九四四至四五年數字據各州教育廳的出版物。

各州教育廳的報告。

州 別

教師平均薪金
白人 黑人

阿拉巴馬 (Alabama) 初級；一九四四至四五年	一、〇三一	六三九
阿爾康薩斯 (Arkansas) 一九四三至四四年	九二四	五五五
弗洛里達 (Florida) 一九四三至四四年	一、五三〇	九七〇
喬治亞 (Georgia) 一九四四至四五年	一、二六三	六〇七
密士失必 (Mississippi) 一九四四至四五年	一、〇一八	四〇八
南加羅林納 (South Carolina) 初級，女性，一九四四至四五年	一、一六七	六九三
路易士安納 (Louisiana) 一九四三至四五年	一、六八三	八二八
德克薩斯 (Texas) 一九四三至四四年	一、三九五	九四六

在南方諸州的學校中，校產及設備的價值大有不同。一九四五年阿拉巴馬 (Alabama) 州，校產（連設備）按每一學生平均所得，約合：白人兒童一四三元，黑人兒童二九元。在喬治亞 (Georgia) 州，白人兒童一八三元，黑人兒童四〇元。在北加羅林納 (N. Carolina) 州（一九四四年），白人兒童爲一九三元，黑人兒童只有六八元。在密士失必 (Mississippi) 州，有四〇%的黑人學校是沒有校址的，在阿拉巴馬 (Alabama) 州則有五五%；這些黑人學校租別人的房子、教堂或其他地方來上課。

在 Atlanta Ga. 和 Charleston, S.C., 一九四五至四六年，黑人兒童分兩批上課，每天入學時間只有三·五小時，而白人兒童則有六小時。

在戰前，黑人高等學校，有訓練熟練工作的適當工廠設備的，可算是絕無僅有。戰後有若干黑人高等學校纔向

政府買了一些戰時訓練工人的設備。

使南方黑人受教育不能平等的其他因素，是黑人的高等學校、大學與職業學校數量太少，在許多學校區，簡直沒有，課程往往着重於訓練「家事」和農業，又往往保持一室一教師的學校制度，學校的交通工具更少得可憐。

在南方諸州以外，由於住區的隔離，黑人的學校也常常隔離，結果有這樣的一種趨勢，即設備簡陋，職業課程計劃得非常貧乏。黑人在紐約市公立學校畢業後，擬入免費市立大學院的很少，能入的更少。就整個來說，北方諸州的高等教育機關連當地擬入大學的黑人也顧不了。由於黑人的雙重經濟壓迫，能入大學的真是寥寥無幾。但在一九四五年有五、〇〇〇人得到學位。GI 權利法案給許多黑人退伍兵打開了高等教育之門，千千萬萬黑人因此而得到好處。在一九四六年秋天，入南方黑人大學的黑人退伍兵約有二〇、〇〇〇人。入北方大學的黑人還有數千。

黑人被處私刑

自從戰爭結束之後，黑人所受到的私刑、暴徒的恐怖行動和歧視，一天天增加了。這些事情是伴同種族憎恨的宣傳增長起來的，特別是在南方；住宅的擁擠，交通工具的缺乏，若干戰時生產中心相當時期（雖然說是暫時的）的失業，也都是原因之一。

三K黨 (Ku Klux Klan) 的復活，哥倫比亞法西斯會的興起，塔爾瑪治 (Talmadge) 在喬治亞和比爾波 (Bilbo) 在密士失必所倡導的瘋狗似的「種族優越」運動，是資本家對於南方職工會增長的反擊底一部份。一九四六年大部份私刑事件是塔爾瑪治在喬治亞初選提名時馬上發生的。（參看下面「白種初選制」一節。）

據 NAACP (見下) 報告：在一九四六年有八宗案所週知的私刑事件，一九四五年有一宗。（一九四四年——

二宗，一九四三年——三宗。）過去兩年間私刑事件發生在喬治亞、路易士安納、弗洛里達、南加羅林納和密士必諸州。

然而私刑事件的紀錄還是不完全的，因為許多場合某一犧牲者不見了，屍體後來纔尋獲。南方殺戮黑人的這種祕密而又危險的方法，在某種程度上說，已經代替了從前滴血的暴徒公開實行的殺害了。

在過去兩年間，黑人被胡亂殺害的數字，超過了正式紀錄的私刑事件。例如在一九四五年，NAACP 報告只有私刑事件一宗，其他縝密的證據指出：至少有四宗慘殺黑人的事件發生，也許還不止四宗。美國廢止私刑十字軍 (American Crusade to End Lynching) 主席羅貝遜 (Paul Robson) 曾報告說：在勝利後一年間，黑人受私刑和殺害的至少有四十一宗。

一九四六年的私刑殺害

一九四六年八宗私刑殺害案中，最先的一樁是七月二十五日在 Walton County Ga. 的門羅 (Monroe) 地方殺了四個黑人 (內有兩人是女性)。農業工人馬爾康姆 (Roger Malcolm) 夫婦，退伍兵多爾茜 (George Dorsey) 夫婦，在一條寂靜無人的潮溼的路上，被二十五個帶了長槍和短槍的白人所殺害。馬爾康姆的罪名是傷害一個白人僱主。許多證人把這慘事報告出來。由於全國紛紛抗議，大法官克拉克纔下令組織聯邦陪審庭來調查這些私刑殺害案件，但是經過三個星期的調查，結果於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九日說是『未能指出何人觸犯刑章』。

在最近的私刑殺害案件當中，最殘暴的一次是一九四六年八月八日在 Mirden, La. 附近狠毒地打死一個廿八歲的退伍兵，曾任軍曹的瓊斯 (John C. Jones)。瓊斯是石油提煉工人，暴徒把他毒打一頓，然後割掉他的兩手，

又用火炬來燒他的面孔。他死在十七歲的同伴哈里斯 (Albert Harris) 懷裏，這個哈里斯也被毒打到差不多要死。美國司法部組織了聯邦陪審調查，有六個人被控與這一樁私刑有關，六人中包括 Kinder 鄉警察長，兩個副鄉長。一個鄉長後來釋放了。雖有哈里斯的人證，但其他五人於一九四七年三月一日被全是白人的陪審官宣布無罪開釋。

除了上述各案之外，NAACP 還紀錄了一九四六年另外三樁案件。斯尼滋 (Maolo Sapiro) 在 Taylor County, Ga., 於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七日被四個人拖出屋子去殺掉，那是在他投票州預選 (他是當地唯一有投票權的黑人) 之後的夜晚。黑人佃農麥泰蒂 (Leona McTate) 於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二日在 Lexington, Miss. 附近被地主活活打死，兩天之後人們纔在一個海灣入口處發見他的屍體。他的罪名是偷了一個墾殖主的馬鞍。在這一宗案件裏，有五個白人被告庭以「殺人」罪提起公诉。

黑人墾土磨坊工人基爾伯 (John L. Gilbert) 於一九四六年八月二日在 Gordon, Ga., 他的住宅附近的路邊被槍殺身死。據報告他熱心組織工會，這一回是在他上工的路上被壓迫工會的白人槍殺的。

此外還有無數的黑人殺害事件，有許多黑人還是退伍兵，雖然這些事件並沒有公開宣布是私刑事件。由於被害入許多是退伍兵，一般認為這種私刑殺害的目的是在使這些黑人心裏起一種害怕，因為他們退伍歸來時立心要投票和使用他們的民主權利呢。(參看下面的自由港事件。)

聯邦反私刑的措置

黑人組織、勞工組織和進步組織已不斷要求通過聯邦反私刑法令，來懲罰實行私刑者。憲法權威也同意國會可以在法理上通過這樣的立法。但是反私刑法案提到國會時，被南方的參議員如比爾波 (Bilbo)、麥倫德 (Ballender)、

康納利 (Tom Connally) 、麥克萊 (McKellar) 和貝爾納斯 (James F. Byrnes) 等所扼殺了。

田納西的抵抗運動

戰後時期最主要的公民權利案件，是牽涉到哥倫比亞區（田納西州）的黑人的。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五日晚間，黑人們組織起來，保衛一個退伍兵及其母親，使他們不致受到私刑，同時保衛他們自己及其家庭，抵抗白人的暴徒襲擊。答覆他們的是警察的殘暴，組織的摧毀，大批的逮捕和大批以企圖謀殺罪提起公訴。

事件起因是有一個黑人婦女史蒂文生太太 (Mrs. Gladys Stephenson)，她說一個修理無線電的白人，爲了修理無線電收音機，騙了她的錢，那白人聽了，就撲打這個女人。女人的兒子（退伍兵）也還手打他。於是母子兩人都被抓入獄，接着就有暴徒要行私刑了。

其時黑人團體便去保史蒂文生母子，黑人們也奔出鎮外以求安全。到這一天晚上，黑人纔敢趁夜回家。一隊一隊的武裝白人，不住向黑人家裏開槍，後來，兩隊白人進入黑人區的時候，被黑人的打鳥槍所灼傷了。傷者當中，有四個原來是便衣警員。

於是公路巡邏員和州保安隊開到了。黑人被包圍，店鋪被毀，而且被槍劫一空。

總計有一百個黑人被捕。兩個黑人在地方監獄裏死了。三十一人以企圖謀殺罪和同謀罪提起公訴，提起公訴的還有四個白人，但他們並未到庭。

NAAACP 在二月二十五日晚上事發之後幾個鐘頭內，即派了一名律師韋佛 (Maurice E. Weaver) 到哥倫比亞去。於是哥倫比亞黑人事件就成爲全國注目的中心了。

參加營救黑人運動的組織包括 NAACP，南方爭取人類幸福大會 (Southern Conference for Human Welfare)，全國爭取憲法自由協會 (National Federation for Constitutional Liberties)，全國司法委員會哥倫比亞分會 (該會主席爲羅斯福夫人及托比亞斯 Channing H. Tobias)，田納西正義委員會及美國基督教堂聯邦理事會等。

到夏天，這案件纔在田納西州洛倫士堡 (Lawrenceburg) 公審，提審黑人共二十五名。公審繼續到十月四日。結果陪審員以證據不足開釋了二十三名。其餘二名被告繼續受審，於一九四七年二月也被釋。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又在哥倫比亞開審其他兩被告，最後，一個開釋，一個被判五年苦工監禁 (原檢察官提出刑期二十年)。

種族摩擦和警察

暴徒的恐怖行動於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一日又在雅典 (Athens, Ala.) 爆發，估計有白人暴徒二千人，傷害了黑人五十至一百名；一九四六年十月又在田納西州的愉快山 (Mount Pleasant) 爆發，白人暴徒圍毆兩個黑人，據說黑人會打傷了一個白人。

種族憎恨的示威，也在北方發生。例如，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九日芝加哥有一百白人羣衆，不准一個黑人退伍兵進入南區 (South Side) 住宅區。印第安納州的格利 (Gary) 地方的弗洛貝 (Froebel) 高等學校，在一九四五至四六年，曾兩次不准黑人參加他們的學校活動。一九四六年春天和夏天，在紐約城，一羣無賴在格林維治新村當街毆打黑人。

警察對付黑人的殘暴，在戰爭結束的時期，頗有增長的趨勢。最惡毒的事件之一是：有一個剛退伍的黑人青年

伍達德(Isaac Woodard)，在愛根(Aiken S. C.)附近，眼珠被打出來，原因是公共汽車停下來加汽油的時候，他要求司機等他小便了再開。白人陪審員卻沒有處罰那警察。

警察的殘暴在北方也日益增加。在紐約城，此類事件實在不少，其中有一件是一九四五年秋一個十四歲的黑人兒童逃火災時被殺。

自由港殺害案

警察對付黑人退伍兵最殘酷的案件，是一九四六年二月五日在紐約州長島(Long Island)自由港(Freeport)鎮發生的。這一天，一等兵費古孫(Charles R. Ferguson)和他的兄弟A·費古孫被巡邏警員羅米加(J. Romelia)槍殺。原來他們兩兄弟爲了抗議一個咖啡店主的種族歧視纔把警員叫來的。第三個弟弟是海軍一等水兵J·費古孫，也被這個警員打傷。還有一個兄弟R·費古孫目擊這一幕慘殺案。

陸海軍當局隨即加以調查，認爲他們兄弟兩人並無任何過失。杜魯門總統在他們死後還悼以「勇於爲自由而死」的詞句。C·費古孫遺下一妻三子。

但是那個警員卻被自由港陪審員開釋。抗議如雪片飛來，州長杜威(Thomas E. Dewey)不得不下令組織一次特別的調查。終於那警員還是被洗清了罪名。

選舉稅

廢止選舉稅法案，是在七十九屆國會第一屆會議時，由衆議員馬康東尼奧(Vito Marcantonio, 紐約)，和賓德

(George H. Butler, 俄亥俄) 提出的。衆院於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二日以二五一票對一〇五票通過，即送交參院司法委員會，一九四五年十月時進行得很順利。但直到一九四六年初夏，迄未投票表決，雖然以裴柏 (Clegg, 民主黨)，費古生 (Ferguson, 共和黨) 和密德 (Mead, 民主黨) 爲首的兩黨委員會設法想把這法案在參院通過。一九四六年七月三十一日因不能獲得三分之二多數，以三九票對三三票失敗。但本案又於一九四七年一月向八十屆國會提出。

喬治亞州於一九四五年二月廢除選舉稅，結果現在還徵收選舉稅的共有七州——即阿拉巴瑪、阿爾康薩斯、密士失必、南加羅林納、田納西、德克薩斯和韋琴尼亞。廢除選舉稅的建議，會在一九四五年向南加羅林納和德克薩斯提出，但未能通過。田納西州議會於一九四三年通過廢除選舉稅案，卻被該州最高法院宣布違反憲法，此舉已被提出法律控訴。

據估計，在一九四二年因爲納不起選舉稅而被摒棄於投票之外的，約有一千萬選民。在這當中，約有四百萬是黑人，六百萬是白人。

白種初選制

選舉稅是不分黑白，剝奪了窮人的選舉權的，這僅是南方阻礙黑人參政的許多方法之一。有許多地方，不准黑人參加決定性的初選，這結果使黑人被棄於任何實際的政治活動之外，一直到一九四四年四月三日美國最高法院在德克薩斯州 Houston 地方的史密士 (Lemmie E. Smith) 案中判決了：不能因爲種族的立場，拒絕黑人參加初選，並宣布政黨歧視黑人這種措置違反美國憲法第十五次修正案。

在這一決定之前，不准黑人參加初選的各州，包括：阿爾康薩斯、弗洛里達、喬治亞、密士失必、南加羅林

納、德克薩斯和阿拉巴瑪的大部分。但肯德基 (Kentucky)、北加羅林納、田納西或韋琴尼亞諸州沒有這種限制。最高法院判決之後，NAACP 報告說：黑人於一九四四年在德克薩斯和阿爾康薩斯兩州的初選中自由投票。但在喬治亞、弗洛里達和阿拉巴瑪大部份依舊不准黑人投票。弗洛里達和喬治亞的黑人選民便向聯邦法院告發，結果得勝訴。

最高法院的判決一出，南加羅林納州就廢除了它的初選法規，使州的立法不再束縛黑人參加初選投票，好讓民主黨在這一州自動取消該州的初選。一九四五年，阿爾康薩斯在官員選舉中，把州及地方的初選和聯邦的初選分開，表面上依循着判決的規定。

這個問題在一九四六年喬治亞和密士失必選舉中變成一個主要爭端。喬治亞的黑人，大量投票反對州長塔爾瑪治 (Eugene Talmadge)，因為塔爾瑪治提出「白種優越」的政綱，並且說他一當選，就立即不准黑人參加初選。反對塔爾瑪治的方面獲得了多數票，但塔爾瑪治卻不以人口為比例算票，而以各縣為單位算票，由是獲選。可是他還沒有上任，就在十二月二十一日逝世了。

喬治亞州議會選他的兒子赫曼 (Herman) 繼任，但該州的最高法院於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九日判定副州長湯普生 (M. B. Thompson) 代理州長。

在密士失必州，參議員比爾波 (Bilbo) 也以白種優越的立場競選，他勸白人擁護他，免得黑人參加一九四六年初選。這一競選運動具有全國性，因為比爾波在國內政治扮演着反動的角色。關於比爾波競選運動的特性和在該州初選如何恐嚇黑人選民的事實，都被阻止比爾波當選的組織方面收集起來。因此參議院組織了委員會來調查這件事（十二月初旬）。參院戰爭調查小組委員會也在十二月調查比爾波從戰爭物資承造商那裏獲取賄賂的事實。

頭一個委員會多半是南方民主黨，他們就打了一張報告，替比爾波競選運動掩飾，但是有兩個共和黨黨員，卻遞了一張意見相反的報告。第二個委員會打了一張對比爾波不利的報告。新國會開幕的時候，比爾波就受到了攻擊。卒之比爾波稱病不到任，仍支原薪。

登記手續

南方諸州的登記手續，規定黑人投票前應受特種試驗，白人卻不必。爲了這一手續，過去兩年在 NAACP 支持下，人們向聯邦法庭提起公訴。一九四六年在聯邦法庭已有兩案勝訴（阿拉巴瑪州及路易士安納州）。

然而一九四六年十一月，阿拉巴瑪州通過了一個規定，投票者必須能讀能寫美國憲法，且能解釋憲法。這規定顯然是以黑人選民爲目標的，但也可以打擊一般的工人，或打擊任何對憲法解釋不能滿足統治階級的意見的選民。

黑人的組織

美國的黑人已經建立了好些組織，以便在政治、經濟、公民權利和勞動陣線上，爭取情況的改善。其中，最重要的大組織如下：

全國有色民族促進協會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

這個組織 (NAACP) 是一九〇九年組成的，目的是在法律上爭取美國黑人的機會均等。在戰爭中，會員人數大增，到一九四六年底，數目已超過五三五、〇〇〇人，支部、青年部及大學分部共約一、三〇〇個。近年這個組織

曾在法庭對各種歧視案件作證。

NAACP 雖然在法庭上向若干職工會歧視黑人的實行辦法鬥爭，但它是贊成黑人參加職工會的。在一九四六年年會上，它通過了決議，「衷心」贊助產大及勞聯在南方加強活動。

這個組織在一九四六年年會上，也放棄了完全與政治無關的傳統政策，決定按照對一些有關少數民族問題的立場，提出候選人，參加政治活動。

全國城市黑人協會 (National Urban League)

這個組織創立於一九一〇年，約有會員二五、〇〇〇人，支會五六個，地方組織卻是自治的 (Autonomous)。協會是一個種族與種族之間的社會工作團體，注重替城市黑人做各種社會工作。協會在就業、住宅、衛生、娛樂及種族關係各方面做工作，同時着重這些問題的公共計劃特性。全國事務所有一批上述各部門的專家，與各地支會的工作取得聯系。地方支會的經費完全自籌，與當地社會服務機關發生聯系。

早在一九一九年，協會就呼籲工業界的黑人「在有利的情形下面立即與白人一道組織起來」。協會曾推動過黑人參加職工會享有全部權利的運動。協會在一九四六年年會上呼籲「在改革上或實際上歧視黑人的」職工會應改變其政策。它呼籲黑人大眾全力支持民主職工會在南方組織工人的努力。

全國黑人大會 (National Negro Congress)

創立於一九三五年，由地方組織及附屬組織組成，地方組織有其本身的會員。全國黑人大會不像上述的兩個組

織，這個大會的原定目標之一是推動黑人參加職工會。它也有一個政治行動的綱領。

NAC 在一九四六年五月三十日至六月二日的年會上，通過了組織更多的南方支部，來協助職工會在南方吸收更多的黑人會員。它會號召會員及所屬組織在一九四六年選舉中應依循一種獨立的政治行動的政策，不要受種種政黨所拘束，應支持「忠於人民事業的候選人，不論其屬於何黨」。

向聯合國請願

全國黑人大會於一九四六年六月六日，代表全國黑人，向聯合國經濟社會理事會提出一項說帖，要求「消除美國對黑人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的歧視」。與說帖一同送去的，有阿伯特克 (Dr. Herbert Apteker) 論「美國黑人所受的壓迫」的一個文件。這裏所謂壓迫，包括在就業、薪金、住宅、衛生、教育和公民自由等方面的歧視。

遞交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的說帖，得到婦女國際民主聯合會 (Women's International Democratic Federation) 的支持，這一婦女組織代表着四十五個國家的婦女。一九四六年十月，世界職工會聯盟 (WFTU) 決定在下次執行局會議時提出這一問題。

一九四七年二月，上述的 NAACP 也向聯合國提出一個說帖，把黑人在美國所受到的法律上、社會上和經濟上的歧視，作了一個總結。在這說帖的序文中，杜·布瓦斯博士 (Dr. W. E. B. Du Bois) 宣稱黑人在美國所受到的待遇，「並不單純是美國的一個內部問題。這是人類的一個基本問題，是民主的、種族歧視的基本問題；因此之故，這個問題要求閣下注意和採取行動。世界上斷不能不向這樣的一個大國提出抗議，因為它竟能率意不公平待遇它自己的公民」。

第五章 職工會的發展

職工會和職工會會員

一九四六年底，美國可以參加職工會的工人總數，約有五千萬。其中約有七百一十萬，是屬於美國勞工聯合會（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簡稱勞聯 AFL）的；六百三十萬屬於產業組織大會（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簡稱產大 CIO），此外約有一百五十萬參加其他工會，如鐵路兄弟會（Railroad Brotherhoods）及獨立的職工會。

這等於說，全國可以參加職工會的工人總數中，已經參加職工會的不到三〇%。
隸屬勞聯的職工會約有一〇五個，隸屬產大的約有四〇個，此外有五〇個左右是獨立的職工會。

職工會活動與民主

通常抨擊職工會的理由，是說職工會缺乏「內部的民主」，這一點產大會在一九四六年的研究中加以答辯。它說：「我們堅持相信，我們的研究結果，證明產大所屬各職工會確能通過對會員組織最嚴厲的試驗。研究的結果證明產大職工會確實是會員的民主工具。」（見 CIO: Economic Outlook 一九四六年二月。）

產大指出首先的一點，產大各職工會「會堅決反對任何方式的歧視，他們已接受同在一處受僱的工人們入會。

除了一個職工會把這事情交給地方份子處理之外，所有隸屬產大的職工會，都已不論種族、膚色、性別或血統吸收會員。爲加強不歧視的政策起見，產大若干職工會已建立了他們自己的公平就業實施委員會了。」

產大所屬各職工會，除了一個之外，全都每年或每兩年選舉一次負責人。除了兩個職工會由地方支會選出外，全都在年會裏、或由會員請求或表決，予以提名和選出。

詳細研究了職工會的活動及程序，證明了：

產大所屬絕大多數會員每月納會費一·五〇元以下。

產大所屬職工會有三分之二支付職員年新達六、〇〇〇元以下。

入會費通常由二元至一〇元，普通在五元以下。

被調查的三十六個產大所屬的職工會當中：

三十一個有會計師常年查賬報告，

三十個發表財政報告，

三十一個發表年會紀錄全份，

三十四個規定任何會員在最後被開除之前，均有權利向國際年會呼籲。（見 *The Truth about CIO*）
產大所屬各職工會有三分之一都舉行年會。只有兩個職工會每三年開會一次，其餘的每兩年開會一次。

勞聯在一九四五年

勞聯一九四五年沒有舉行年會，它發表了一份報告，即「一九四五——劃時代的一年」，總結了它的活動。

會員共六、九三一、二二一人，比上年增十二萬四千人。收支相抵盈餘二百萬元以上，福利開支在內。

勞聯推杜賓斯基 (David Dubinsky) 為執行委員會委員 (因為第十屆副主席弗羅爾 (Edward Flore) 逝世)，同時推舉新加入勞聯的礦工聯合會 (United Mine Workers) 主席路易士 (John L. Lewis) 代理國際機器工會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chinists) 主席。因為這個機器工會拒絕交納特別費以作對抗產大的組織活動，曾一度停止參加勞聯。

關於美國在戰爭中生產能力的表現，引起了充份就業及高度生產的問題，勞聯呼籲政府提供必要的基本經濟統計，實行保留公共工程計劃，實行聯邦住宅計劃，教育權利均等，科學研究和科學家訓練應有適當的措施。

在國內立法方面，勞聯報告它在戰爭中所曾反對的，主要是：二〇〇件反勞工法案；徵工；大部份的移民法案；平時軍訓。

它支持的是：哥倫比亞區郵工及其他聯邦僱員的增加薪金，繼續實行物價管制；社會安全法案的修正案；全國健康法案；聯邦資助教育、道路、河流和航空港；公平就業實施委員會；反對選舉稅及反私刑法案；聯合國；對英貸款；充份就業；聯邦住宅計劃；每小時最低工資六十五分的法令。

勞聯一九四六年會

一九四六年十月七日至十七日在芝加哥舉行的勞聯第六十五屆年會，出席者有代表六五〇人。

截至一九四六年八月底止，勞聯的會員總數為七、一五一、八〇三名，比一九四五年增加二二〇、五八七名。年會聽取了關於南方組織運動的結果後，號召要吸收新會員，使會員總數達一千萬人。

一九四四年年會之後，有四個職工會參加勞聯，即：

- 寫字間職工聯合會 (Office Employees Intl. Union)
- 全國郵政監查員協會 (National Assn. of Postal Supervisors)
- 全國農業工人聯合會 (National Farm Labor Union)
- 無線電領班同業工會 (Radio Directors Guild)

舉行年會時，脫離了勞聯十八年之久的鐵路揚旗員兄弟會 (Brotherhood of Railroad Signalmen) 重新加入。參加大會的十個最大的職工會，按照一九四六年八月三十一日為止的會計年度內會繳納所得稅的會員名額多少排列如下：

駕駛員工會 (Teamsters)	六二五,〇〇〇
木匠工會 (Carpenters)	六〇〇,〇〇〇
礦工工會 (Mine Workers)	四〇〇,〇〇〇
電力工會 (Electrical Workers)	三三〇,〇〇〇
旅館飯店工會 (Hotel and Restaurant Employees)	二八七,三〇〇
婦女服裝工會 (Ladies Garment Workers)	二五〇,〇〇〇
旅灰工人及小土工會 (Hodcarriers and Common Laborers)	二四一,七〇〇
鍋爐製造及鋼鐵造船工會 (Boilermakers and Iron Shipbuilders)	二四一,七〇〇
鐵路職員工會 (Railway Clerks)	二二九,二〇〇
鉛管匠工會 (Plumber and Steamfitters)	二〇〇,〇〇〇

關於職工會問題及全國立法方面的決議，是沿着一九四五年報告的路線。關於對外政策方面，年會的行動反映了執行委員會的報告——這個報告贊同共和黨。貝爾納斯的「對蘇強硬」政策，抨擊「蘇聯傾向帝國主義，採取侵

略政策來擴張它的權力」。

反赤路線

恰如勞聯自俄國一九一七年革命以來歷次年會一樣，這一屆年會也採取了反蘇的立場。曾任全國市政聯合會代理主席的高爾(Mathew Wolf)，當時會支持柯爾察克(Kolchak)的反革命軍反對蘇維埃政府，現在支配了年會的議案審查委員會，通過了往常所必備的反赤報告。

關於和約的決議，宣稱「蘇聯所尋求的不是自由，而是奴役他國人民的生命及國家。」

國際勞資關係委員會(Inter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Committee)主席窩爾聲稱，產大所參加的世界職工會聯盟(WFLU) (產大後來已退出)「被俄國獨裁所欺騙」，「顯已為實現俄國擴張外交政策的一個機構」。他又說，「俄國共產主義帝國主義的」『侵略』，已經「在北極和愛琴海之間毀滅了十一個國家的獨立」。在他的報告的另一段裏面，他又提到「俄國的奴役政策和帝國主義外交政策」，宣稱俄羅斯人民是「處在封建主義的束縛和奴役制度」下面。二十年前，窩爾用了同樣的論點和同樣的語句，來反對美國承認蘇聯的行動。

大會所通過的執行委員會的報告，也用了希特勒和戈培爾所曾用過，如今赫斯特系報紙常用的語言，來攻擊蘇聯的外交政策。它甚至宣稱「蘇聯及其統制下的「友好」諸國，目的不在締造和平，而在利用和平的宣傳，和利用被征服領土的佔領，作為控制共產黨、擴展與歷史上殘暴流血相同的專制主義底機會。」

關於西班牙的決議

大會的一個提案，——呼籲與西班牙法西斯政府斷絕邦交，承認共和國流亡政府，交執行委員會處理。執委會顯然不願大會採取決定的行動來譴責弗朗哥獨裁。

拉丁美洲勞工關係

拉丁美洲八個國家的十七個友好代表，向大會致辭，大都強調勞聯應支持他們反對各區勞工運動中所謂「極權」傾向。

勞聯司庫沃尼(George Meany)致詞稱：「另一類型的獨裁正在以貪婪的眼色」注視着這些國家，這即暗指蘇聯。勞聯在拉丁美洲諸國的目標，似乎是協助打擊拉丁美洲勞聯(Latin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建立另一個敵對性的勞聯，以便實行美國國務院的政策。

國有化運動

大會拒絕贊同最溫和的大企業國有化政策。大會否決了一個由模型鑄造工會提出的，促請「政府將所有礦產、交通及公共事業」收歸國有，同時將「一切銀行收歸國營」的提案。

勞工為爭取和平而合作

另外一個被否決的提案，是由波多·黎各(Puerto Rico)的代表提出的，這個提案促請執行委員會「邀請產大及其他獨立職工會的重要領袖，舉行圓桌會議，考慮擬訂美國職工會會員所共同贊同的外交政策計劃，以便對世界和

不與社會安定有所裨益。」

關於非美活動委員會

勞聯多年來的年會都贊成美國衆院非美活動委員會 (House Committee on Un-American Activities)——原名叫做狄司委員會 (Dies Committee)，最近又稱爲伍德·朗金委員會 (Wood-Rankin Committee)。主要的是這個委員會會攻擊產大和共產黨，卻完全沒有暴露美國的法西斯運動；勞聯執委會卻認爲「它已做了許多卓越工作」，但亦未指明那是什麼。大會一致通過贊成這一報告。

反對政府管制

共和黨全國委員會的機關報「共和黨新聞」(The Republican News)一九四六年十一月號內稱勞聯年會「譴責民主黨行政機構的管制」。它說：「年會的行動，是對行政機構竭力保存管制全國經濟生活的攻擊。」它又指出，大會決議要求立即取消物價管制（但房租除外），並解散全國工資平衡局 (National Wage Stabilization Board)

公平就業實施委員會

年會重申支持公平就業實施的立法，但也通過了執委會的報告，抨擊公平就業實施委員會法案，認爲它是一種「強迫性的政府調節」。換句話說，勞聯反對公平就業實施委員會法令，因爲它使職工會歧視黑人的行動成爲非法的行動。執委會報告中宣稱，廣泛支持的這一永久性的公平就業實施委員會法案「否定了職工運動的自治權」。

職工會的種族歧視

年會關於這一點通過了一個決議，譴責「各級職工會，國際的及地方的、中央的和各州的職工會的歧視行為，是破壞勞工組織的罪惡」。但年會僅呼籲職工會「建立反歧視委員會，以討論方式及文字方式教育會員，使他們知道因種族、血緣、膚色、民族來源及祖宗的不同而引起的歧視，對於我們美國民主體制及世界和平的危險性。」

工資政策

執委會報告中把一九四六年物價的增加，歸咎於產大，說這「對於整個經濟有着很惡劣的效果」。報告又吹牛說，勞聯和僱主舉行了千百次的工資談判，總不致於採取罷工手段。它又說：「不必罷工它就能使六、〇〇〇、〇〇〇〇以上的美國工人全年收入增多了十億元以上。」它可沒有指出：這些談判之所以成功，大部分是因為有產大在大規模生產工業中罷工的原故。

會費的增加

儘管小職工會的若干領袖提出相當的反對（他們建議勞聯會費一律平等看待），年會還是通過了增加每一會員每月的會費。從此之後，國內職工會及國際職工會會員在二〇〇、〇〇〇人以下的，每人以二分為準，大職工會則以一·五分為準。直接參加的聯邦職工會及地方職工會每人要納三六分。

產大在一九四五年至四六年

產大(CIO)在這兩年中的發展，大半已收載在產大主席穆萊(Philip Murray)向第八屆年會(一九四六年十一月)的報告裏。一九四五年由於戰時鐵路交通擁塞，產大沒有舉行年會。報告中所提到的若干重要問題，大致如下：

組織

兩年間(截至一九四六年六月三十日)，在全國勞工關係局(NLRB)主持的集體談判代表的選舉中，產大的職工會勝利了三、八五六次。所得總票數為六一三、九三六票。

在第七屆和第八屆大會之間，加入了兩個國際職工會——即：釀造、麵粉、穀物及淡酒工會(International Union of United Brewery, Flour, Cereal and Soft Drink Workers)和聯合石印工會(Amalgamated Lithographers of America)。

目前產大已有四十個國際職工會、國內職工會及組織委員會，三九六個地方性產業職工會。此外還有二八〇個產業職工會理事會(包括三十六個州理事會)。

退伍兵委員會

截至一九四六年九月，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退伍兵達一三、五三八、〇〇〇人，還有二、三〇〇、〇〇〇名男女仍在軍中服役。據估計，一九四〇年以來，參軍的產大會員共達一、五〇〇、〇〇〇名。雖然這些會員不一定完

全回到他們原先的職業和參加原來的職工會，但相信目前產大裏面的退伍兵總數已超過這個數字……除了仍在軍隊裏面的會員不算外，會員當中約有二〇%是退伍兵。」

上述報告討論到產大退伍兵委員會反對退伍兵不論其服役時間之久暫而享有絕對就業之權利這一意見，批評了法庭關於否定這種權利的決定，並認為退伍兵應在集體談判的條件下復職。報告裏說，按照這些決定，「退伍兵服役時間，當被承認為就業的年資。」

退伍兵委員會也替退伍兵要求假期。它認為「既然服役時間承認係就業年資，但退伍兵應享有非退伍兵的假期。」結果均爭取到若干成就。

這個委員會也支持一系列的立法措施。它會協助草擬 GI 權利法案 (GI Bill of Rights)，定期請假法案 (Terminal Leave Bill)，社會安全法案的若干修正條款，和全國人壽保險的修正——使人壽保險更適合於退伍兵。

關於它和退伍兵團體的關係，報告裏宣稱美國退伍軍團 (American Legion) 的新任全國團長會「花了相當的時間，煽動退伍兵反對參加工會的工人。然而他的努力是徒勞的。多數退伍兵看穿了所謂絕對權利的虛偽性」。

社會服務委員會

戰爭結束的時候，產大全國戰爭救濟委員會 (National GI War Relief Committee) 改名為「社會服務委員會」(Community Services Committee)。據報告，在戰爭的幾年中，產大會捐了一億元以上給全國戰爭基金會 (National War Fund)、社會金庫 (Community Chests) 及美國紅十字會 (American Red Cross)。僅僅一九四六年一年，產大就在兩次號召中徵募了約莫三千五百萬元，其中兩千萬用於盟國戰爭救濟、士兵救濟及社會福利機構，一千五百

萬元贈給紅十字會。……

「在整個戰爭中，這個委員會與勞聯一道撥出一千萬元來支持國外勞工的專門計劃。這些計劃由津貼挪威及中國的地下運動到爲印度購買顯微鏡，爲義大利購買農業工具，前後曾在十五個國家裏面進行……這一年我們的專門計劃費用達二、二五〇、〇〇〇元，包括十二個國家。」

在國內，則「參加了社會計劃，以解決人民的衛生和福利需要。產大會員的不斷增加，使至少在三三三三個城市裏，我們的觀點對公共社會服務機關的當局有所影響。這個委員會已在四十四個產業地區成立了諮詢計劃，產大會員的個人隱蔽問題及其家庭問題，已獲得注意並且給迅速解決了。」

通過了它的月刊——產大職工（*Citizen OIO*）——「通過了其他出版物、無線電廣播、展覽、小冊、傳單、招貼、演講會，大會等等方法，這個委員會已經使產大面對着美國許多地區的萬千公民了。」

對外聯絡

報告裏說：產大的對外聯絡計劃在一九四五至四六年中已吸引了報紙和無線電的廣泛的注意。在全國性的對外聯絡競賽中，參加的各式團體數達三百以上，產大卻得到了美國對外聯絡協會的特獎，因爲產大在「一九四五年在這方面有特殊的成就」。

它指出：應克服的最大障礙是：「製造輿論的主要工具——報紙、無線電、電影等——是由大資本所控制的，它們傳統的地敵視着工人的經濟要求，而工人自費建立的工具，卻又不可能和這些大資本的工具競爭。」

產大一九四六年年會

產大的第八屆年會是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八至二十二日在大西洋城(Atlantic City, N. J.)舉行的。參加的代表共有五八五名，代表着六百萬工人。最大的職工會，照所派出代表的數目排列，是：

鋼業工會(Steel Workers)

汽車工會(Automobile Workers)

電力工會(Electrical Workers)

紡織工會(Textile Workers)

礦業、磨坊及熔鑛業工會(Mine, Mill & Smelter Workers)

成衣工會(Clothing Workers)

橡皮業工會(Rubber Workers)

鋼業工會納會費的會員有八七八、〇〇〇人，此外尚有四八、〇〇〇人未納會費的未算在內(包括四一、〇〇〇人服軍役，免納會費)。汽車工會的已納會費的會員(截至一九四六年十月至十一月止)約有八一五、〇〇〇人。

政策的宣佈

按照報紙所刊載的地位而言，大會最重要的行動，是一致通過執委會提出關於產大對共產黨及其他政黨態度的建議。

宣言裏說：「產大作爲一個美國團體，『它的利益與美國人民及美國利益完全相符』。它說：『大會代表反對並

抨擊共產黨或其他政黨干預產大發展的種種努力。」但宣言並沒有指出所謂干預究竟是什麼。

宣言中關於宗教性組織（如天主教職工會聯合會 ACTU 即 Association of Catholic Trade Unions）干預產大發展的事，卻絲毫沒有提及，其實那是在幕後非常活躍的，他們竭力要產大通過反共反蘇的決議。

穆萊解釋說，宣言的目的是要駁復「報紙上所謂這個組織是共產黨控制的團體」。

他說：決議案不能了解作「鎮壓措置，也不會進行一些鎮壓性質的行動，……作爲產大的主席，我希望大家明白，在我們這一運動中，我是決定地反對任何方式的鎮壓的。對於這一點，決不能有誤會的地方」。

反動報紙希望因此引起產大的分裂，但它們失敗了。資本家的報紙大都咒罵穆萊不能在這一點上破壞整個運動。

產業職工會理事會的限制

執行局在大會中宣布，關於市（和州）產業職工會理事會違反政策，一致通過了一連串的規則和修正案。有一條規定「理事會應把他們的活動和聲明限於對當地或州的事情，如對一般政策發言，則須限於全國產大所通過的」。又規定「理事會不得派出代表或捐款給產大所未承認的全國性組織」。但可通過產大向產大全國委員會在任何時候對任何問題提出建議。

這一行動被解釋爲限制若干城市的產業職工會的活動——據說那些地方左傾份子非常強大。

反禁令行動

大會在礦工罷工開始的一星期內開會，故譴責使用聯邦禁令來禁止礦工聯合會（屬勞聯）的活動，並宣稱法官乃圖取消諾里頓·賴加迪亞反禁令法案（Norris Laganalia Anti-Injunction Act）『這種努力必須予以粉碎。決議案又宣稱反對州法官爲干預職工會活動和打擊罷工而使用禁令。大會宣稱反禁令法規必須由各州實行。』

非美委員會

勞聯贊成伍德·朗金的非美委員會。和這相反，產大年會宣稱這個委員會『繼續着馬丁·狄斯的可恥的傳統』。非美委員會曾『指出美國生活上每一種民主和進步運動都應受它惡意的玷辱。在另一方面，它無視了甚至實際上鼓勵了美國法西斯的活動——如史密斯（Gerald L.K. Smith）等……它又攻擊猶太人、黑人、和朗金及其夥伴不合意的少數民族。……八十屆國會把這個委員會復活起來，將對美國人的公民權利構成一大打擊，同時鼓勵了法西斯的生長。』

民主的保衛

大會有一項重要的決議，就是重新促使產大及其會員『爲一切美國人（不論其種族、膚色、血緣或民族來源）能充分享受一切權利而鬥爭』。決議案籲請最高檢察官，把各州各地官員及暴徒，凡從事打擊任何美國人的恐怖活動，企圖將任何一集團的美國人排斥到基本憲法權利以外的，都應以違反公民權利法案提起公訴。』

等 決議案要求：

- （一）立即通過有效的聯邦、各州及各市立法，實行公平就業措施。
- （二）立即通過聯邦反私利法案。

(三) 對哥倫比亞區，應即通過州法案及聯邦法案，宣布歧視及隔離為非法。

(四) 立即通過聯邦法案及州法案，取消一切因種族、膚色、血緣或民族來源不同而起的限制。

(五) 聯邦撥款給各州組織反種族歧視的保險機構。

(六) 實行有效的聯邦、各州及各市公民權利法令，和保證普選權利的法令。

(七) 華盛頓參眾兩院記者席應廢除黑人記者的限制。

大會通過應把密士失必州參議員比爾波(Theodore G. Bilbo)逐出參院，因為他「是勞工的敵人」，而且「公開散播反猶、反黑人、反美籍外人的言論」。

另外一個決議案是關於猶太人的，它宣稱：「我們必須做到把反猶、反種族的行動和鼓動給規定為一種犯罪。」

艾森豪威爾

美國陸軍參謀總長(現已卸任，現任哥倫比亞大學校長——譯者)艾森豪威爾將軍(Gen. Dwight D. Eisenhower)向大會致詞：「當緊急情勢要求特別的努力時，我們的職工會一次又一次的忠心響應了。美國工人值得分享戰場上美國軍隊所贏得的桂冠。」

艾氏對於「戰爭的不可避免」這種說法很是惋惜。他說：「這樣的說法含著希特勒技倆的臭味，這些技倆會把整個世界帶入苦惱，會把他的國家導向崩潰。這種說法製造著歇斯特里。」

對外政策

關於對外政策的重要決議，在議案審查委員會一致通過，然後由大會差不多一致通過。它宣稱「我國及人民必

須無限的支持聯合國。」「對於肅清德日法西斯殘餘及解除其武裝問題，和取消成爲德日軍事侵略基礎的卡特爾問題，各大國之間應獲得諒解。」

它也要求與西班牙及阿根廷斷絕外交及經濟關係，因爲這兩國是「世界法西斯主義的溫床」；它要求聯合國從速採取步驟，實行「進步性質的普遍裁軍」；殖民地及經濟落後諸國應有自決權及自治權；美國及其他國家應立即停止干涉中國；聯總應繼續活動，把糧食、貸款及其他援助送給「急需的國家」。但這些援助不應「作爲侵犯自由的工作，而使急切需要的人民能够實行他們的自治權」。

決議也要求由國際管制原子能，管制機構應具有充分的考察權，同時應把原子武器列爲非法。「如果我們需要和平的話，無論如何，原子彈的囤積必須停止」。

決議最後一點，即主張實行羅斯福關於戰時盟國（美、英、蘇）友好團結的基本政策。「我們反對任何一種使美國參加任何破壞三強團結的集團底建議」。

工資政策

大會宣稱，目前有無數百萬美國人認爲完全不能應付最低限度生活必需品的購買。在目前情況下面，物價日益增加，利潤達到從所未有的高峯，「美國產業界應集體談判實行增加實質工資。美國人民必須保持購買力，和適切的生活工資，以便扭轉馬上要來的經濟悲劇」。

其他決議

有一項重要的決議，是支持南方組織活動的；大會要求公平納稅政策，減輕收入不多的人們底負擔；大會抨擊歪曲及修改全國勞工關係法案(NIRA)的種種企圖；大會重申實行反對徵收選舉稅的鬥爭，和反對其他限制投票方法的鬥爭；大會通過一點綱領援助退伍兵；大會促請廢除史密斯—康納利法案(Smith-Connally Act)（即戰時勞資糾紛法案 War Labor Disputes Act）；大會反對平時徵兵；大會促請美國就業服務成爲聯邦性的；大會支持房租管制應繼續並加強；大會完全支持產大政治行動委員會(CIO-PAC)。

職員

大會一致重選穆萊就任第七屆主席，加萊(James B. Carey)聯任司庫。兩個副主席均由一個職工會選出，這是產大歷史上所未見過的，即：汽車工會主席路透(Walter P. Bantler)，和現任汽車工會副主席湯瑪士(R. J. Thomas)。

其餘的七個副主席是——

- 一 卜馬斯脫(L. S. Buokmaster, 橡皮工會)
- 二 居蘭(Joseph Curran, 海岸工會)
- 三 弗茲格魯(Albert J. Fitzgerald, 電力工會)
- 四 格林(John Green, 造船工會)
- 五 希胡德(Alan S. Haywood, 鋼業工會)
- 六 里夫(Emil Rieve, 紡織工會)
- 七 羅森伯魯姆(Frank Rosenblum, 成衣工會)

勞聯及產大——一九四七年年會

勞聯及產大的一九四七年年會，是在十月裏分別在舊金山和波士頓舉行的。儘管對外政策起了混亂，但一般地說，產大的決定還是比較進步的。在另一方面，勞聯年會則完全陷入美帝的泥沼中去。

勞聯一九四七年年會

勞聯主席格林 (William Green) 的報告，是大會的象徵。報告裏抨擊共產主義，號召資方與勞聯團結，以便拯救國內外的自由貿易。

在這樣的背景上，大會決定了它的對外政策，其中包括下列諸點：

- 一 完全支持杜魯門主義及馬歇爾計劃；
- 二 支持美國政府對歐政策，拯救「自由貿易」；
- 三 支持美國政府對蘇聯及新民主諸國實行「浪費不大」的經濟戰爭；
- 四 取消否決權；
- 五 贊成西歐互助公約；
- 六 目前反對裁軍，但各佔領軍聯合撤退後，則主張取消平時徵兵制；
- 七 向世界工聯 (W.F.T.U.) 及 C.I.O. 宣戰；
- 八 贊成在南美建立一個新的勞工中心，成立新的世界勞工組織；
- 九 徵募一百萬元的教育關係基金，大部份用來援歐。

根據 John Williamson 在 The A. F. of L. and C. I. O. Conventions (Political Affairs Dec. 1947) 所載。

在對塔虎特——哈特萊法案(Taft-Hartley)的鬥爭上，勞聯大會展開了一場論辯。礦工聯合會主席路易士積極反對這一反勞工法案，同時抨擊勞聯執委會的妥協行動。但大會中多數反對路易士的意見，並決議罷免他在勞聯內的領導職務。

大會害怕勞聯會員與產大會員會在一九四八年大選中聯合行動，因此建立了勞工教育及政治協會(Labor's Educational and Political League)。

在對內政策方面，它通過下列諸點：

- 一 服從塔虎特——哈特萊法案；
- 二 反對與產大聯合行動；
- 三 贊成非美活動委員會的活動；
- 四 贊成總統的忠令；
- 五 反對物價管制。

大會最後幾小時內通過的「進步」決議案——如贊成聯邦反私刑法令，公平就業實施法案，華格納法案，保健法案等——一點也沒有改變這個組織在本質上的反動。

大會完全沒有反映七百萬會員的意見。

產大一九四七年年會

產大年會舉行時，由於馬歇爾國務卿的濫場，大大的鼓起了右派及中間派在對外政策方面的活躍。

馬歇爾參加產大，而不參加勞聯，是有兩重目的：第一、他想爭取產大支持他的計劃，使美國統治世界的政

策在國內去掉一大障礙；其次，他利用產大年會作為講壇，向歐洲的勞工及民主力量發表演說，希望在中間發生混亂，因為許多人把產大年當作左翼的職工會。

馬歇爾到臨後，產大年會即展開對外交政策的激辯；這一次激辯是產大有史以來最尖銳的一次。右翼份子，通過它的社會民主派的代言人路透（Reuther），波爾丹齊（Baldanzi）和阿爾特曼（Altman），聯合了中間路線的穆萊（Murray）和范必納（Van Bitter），利用這次論爭來支持美帝的政策，進行反蘇反共的攻擊。

結果，由於進步份子的堅持，大會通過了模稜兩可的政策，既不贊成又不反對杜魯門主義和馬歇爾計劃。同時通過了許多空洞而又進步性的決議案。

在對內政策方面，產大與勞聯不同，它差不多一致通過反對塔虎特—哈特萊法案。

此外，大會通過了：

一 支持世界工聯；

二 準備一九四八年大選，保衛美國民主及工農團結。

產大年會中的矛盾及其分析

產大年會所表現的種種矛盾性質，應該從當時的政治形勢來分析。當時的政局對大會是種壓力。因此，一方面大會通過了一致的決議；另一方面，在對外政策上展開了激烈的論爭，在大選問題，塔虎特—哈特萊法案等問題上也有種種分歧的意見。在大會中，穆萊會打算扮演『中間』派的角色，以便代表一個『團結的』產大。

穆萊本身也是充滿了矛盾的。在本質上他是一個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信仰自由貿易，與資本家的意識形態有

密切的聯繫，同時受反動的天主教集團所壓迫，因而走向與右派力量合作的道路。但是對於右派力量的苦于實踐，他還表現相當的懷疑。他希望在他領導下的產大，永遠不會分裂。在他的心中又出現了路易士的幽靈。這一切矛盾使他採取了所謂「中間」路線。他想繼續在組織上不致為右派所控制，但是他的處境卻異常困難，因為他在對外政策上已決定地向右轉，因而，事與願違，這種立場的邏輯結果也將使他在對內政策方面不得不向右轉。

與上次年會比較，一個有意義的新發展，表現在進步份子和左派力量更熱烈參加種種問題的論爭。也只有這一部分力量的繼續增長，纔能夠抗擊產大內外的反動攻勢。

號召團結

剛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七日煤礦罷工之前，產大主席穆萊致函勞聯領袖和鐵路職工會領袖，要求他們聯合起來，共同對付資本家在經濟、立法及司法方面日益增長的攻勢。

這是長久以來任何一個勞工領袖所發出的團結號召中最重要的一個。穆萊的信是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五日發出的。全國職工會（包括勞聯的地方組織在內）都加以支持。有若干城市及若干州，已組織起聯合機構。汽車工會（產大）於十二月十八日贊成這建議，號召三大勞工團體舉行會議，以便籌募聯合罷工基金，同時成為各勞工團體發生糾紛時的仲裁機關。

兩個月後，勞聯執委會於一九四七年一月三十一日拒絕了產大提出立即聯合行動以應緊急需要的建議。它反而建議兩個組織可以討論「有機的團結之建立問題」。勞聯對於迫切情況，完全不採取任何的合作行動。

南方職工會運動的推進

勞聯和產大在一九四六年都特別努力要在南方諸州組織工人。他們明白南方工人的工資很低，而且缺乏組織，這都是對各地工人經常的威脅。

工資差額可以廢除，這在戰時的煤礦業、石油工業及航空工業中已經給證明了。但在南方若干主要工業部門裏面，卻還存在着。比方說，在橡皮業，差額由二五%到三〇%，棉紡織業約一五%，傢俱業約三〇%，木材業約由三〇%至四〇%。在機器工業，南方每小時所得（一九四五年）為八三分，全國各地則是九八分。在成衣工業，南方為五五分，各地為六九分。

產大已經把南方組織活動的問題討論了幾年。但是一直到一九四六年三月執委會開會後，纔正式宣布開始推進。

勞聯受了產大行動的刺激，在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二日，也由主席格林宣布推進南方職工會運動。

勞聯的目標是增收會員一百萬人。五月十一日舉行南方勞工會議(Southern Labor Conference)時徵求會員運動就正式開始。正如產大似的，勞聯號召在紡織、傢俱、木材、橡皮、化學、包裝、鋼鐵、石油各部門工業中推行這個運動。產大並強調白領工人、農村工人、造船工人及農產加工工人的組織活動。

在運動推進中，勞聯會攻擊產大負責組織的工人領袖是來自外地的，產大即予以駁斥。

勞聯執委會向大會提出的報告（一九四六年十月七日）揭露了如下的結果：徵得會員一二〇、〇〇〇人，新的「集體談判關係」已建立了九〇〇處。在全國勞工關係局(NLRB)的選舉中，勞聯得到二二五次勝利，此外尚擬參

加三〇〇次選舉。一九四七年一月底的報告，徵得會員已達二七〇、〇〇〇名。

一九四七年一月底，產大報告它所屬的職工會已在 NLRB 的選舉中，得到三三三次勝利，失敗者六十五次，在進行中的二〇五次。新收會員已包括五五〇個南方工廠。新會員總數達一五〇、〇〇〇至一七五、〇〇〇人。

在選舉當中，最得勝利的是強烈反對種族歧視政策的產大所屬的職工會。

南方資本家們因為有全國勞工關係法案的規定，不能直接攻擊這些職工會，於是採用匿名辦法，印行『戰鬥的真理』和『喇叭』來進行鬭爭。這些東西暗地放到若干工廠的郵箱裏。這些出版物都是攻擊產大、黑人、猶太人和天主教的。

南方諸州產業理事會、喬治亞工業聯合會及其他資本家的組織，也設法鼓動它的會員們反對產大的組織活動。

有些地方資本家用暴力和恐怖行動來阻止職工會組織活動的開展。截至一九四六年底止，十八個產大組織已被公司僱用的暴徒搗毀。有一所磨坊，據聯合新聞 (Organized Press) 所載 (一九四六年十月八日)，工頭『宣布凡把工會組織打垮者，給與五十元的獎金，所有罰款及醫藥費完全負責』。

喬治亞的三五黨則召集黨徒，募集基金來打擊產大。哥倫比亞的法西斯黨徒也由喬治亞資本家支持，以便協助擊潰職工會運動。大西洋城的 The Exposition Cotton Mills 就是僱用了以哥倫比亞法西斯為首的暴徒，打垮了一次罷工的。

喬治亞一個市鎮，有一黑人參加了勞聯職工會不肯退出，就被迫去職，而且被打。窩爾克 (Robert Walk)，勞聯的組織者在 Thomaston 被四個人用小棍及小刀襲擊。

關於產大所遭遇的暴行，它的南方職工會運動主持人畢特納 (Van A. Bitner) 宣稱：『關於這一點最惡劣的

是：執法的官員在若干地方顯然與資本家有密切的聯繫，或者對於毆打組織者及職工會會員的事情，忽然完全不知不問。」

在一九四六年夏天，阻礙南方組織活動的因素之一，就是NIRA因為國會不肯撥給經費，不得不大大裁員。這就使工廠的選舉及訴訟進行得非常緩慢。南方的資本家們也用了拖延戰術，來阻撓NIRA的活動。

鐵路工人組織

公司職工會(Company Unions)——即在公司當局指揮下的職工會，而不是工人自己的職工會——已經差不多完全消滅，即使在曾經紅極一時的修機廠中也不復存在了。

只在十年以前，修機廠的公司職工會還佔全部鐵路里程的三〇%。到一九四五年，這「公司職工會」的里程在四種機器廠中已降至一%，在其他方面已降至二%到四%了。

會員

一級鐵路一九四六年全部職工一、三六〇、〇〇〇人當中，約有一、一五六、〇〇〇人是職工會會員。有四個互相合作的兄弟會(獨立的)在一九四六年底報告的會員數字如下：

- 火車頭司機會 八〇、五〇〇
- 火車頭火伕會 一一五、〇九九
- 鐵路車守會 二一八、七九〇
- 鐵路車長會 三九、八二五

總 計

四五四、二二四

勞聯所屬的鐵路職工會會員（一九四六年）如下：

鐵路文書	二二九、二〇〇
鐵路職工	一四四、一〇〇
卡車員工	一〇〇、八〇〇
火快油快	五八、一〇〇
電報生	三〇、〇〇〇
郵遞協會	二二、七〇〇
臥車車僮	一〇、〇〇〇
北美轉轍夫聯合會	九、二〇〇
號誌快	一八、〇〇〇

工資增加及計劃

一九四五年勝利日後不久，各鐵路職工會即向公司提出增加工資的要求。管理部份的兄弟會要求每日增加工資二·五〇元，非管理部份的職工會則要求每小時增加工資三〇分。仲裁當局於一九四六年四月三日核定每小時增加一六分，這是上述職工會所不能接受的。

在個別の場合，司機及車守要求再度增加工資。杜魯門總統於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二日提出妥協方案，挽回罷工的爆發。結果於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二日起鐵路員工每小時增加工資一八·五分，由一月一日起至五月二十二日止，則補加一六分。鐵路員工全年所獲增加工資總數約合六八四、〇〇〇、〇〇〇元。

三十八個鐵路職工會曾於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一日號召勞聯及產大支持各職工會的提高工資、縮短工作時間、改變工作規則的新運動。

養老金及失業津貼

鐵路兄弟會在一九四五和一九四六年中領導修正鐵路退休法案 (Railroad Retirement Act) 和失業保險法案 (Unemployment Insurance Act) 的運動。修正案在第七十九屆國會中的最後日子裏通過，於一九四六年七月三十一日變成法律。各方把這些修正案贊揚為美國從所未有的社會安全措施。內容大致如下：

- 一 鐵路員工老幼無業者應受保護。(六十五歲以上的寡婦，十八歲以下的兒童，或無靠的父母，每月可得津貼比社會安全法案規定高出二五%，如不需每月付給，可在逝世時一次付給為安葬費。)
- 二 一部份和永久損失工作能力之員工，凡工作年資已達十年(從前為三十年)的，可得津貼。最低限度每月可領三〇元。
- 三 除了短期工作者外，最低限度的退休金提出每月五〇元。女工六十歲，男工六十五歲即可退休。
- 四 鐵路失業保險法案修改後，疾病津貼已首次獲得。疾病津貼及生產(女工)津貼與失業津貼同。
- 五 最低限度的失業津貼由每日四元增至五元。最高津貼期由每年二十一個星期增至二十六個星期。
- 六 法案包括全國鐵路員工。紅帽子和站伙也包括在內。
- 七 退休捐起徵點為每月薪金三百元。捐率由百分之三又二分之一增至五又四分之三。一九四九，一九五〇和一九五一年將為百分之六，一九五一年以後則為百分之六又四分之一。僱主的捐額也等量增加。
- 八 失業、疾病、生產津貼提高，則不再舉稅，只由僱主所付的三%依然繼續有效。

職工會中的女工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止加入職工會的女工人數約為三百五十萬（據全國婦女職工會聯盟 National Women's Trade Union League 估計）。當時女工總數為一六、七一〇、〇〇〇人，故只有二〇%參加職工會。

一九四五年擁有四萬以上女工會員的職工會，有下列的幾個：

- 電力、無綫電及機器工會（產大） 二八〇、〇〇〇
- 汽車工會（產大） 二七五、〇〇〇
- 婦女服裝工會（勞聯） 二五〇、〇〇〇
- 男性服裝工會（產大） 二〇〇、〇〇〇
- 紡織工會（產大） 一七五、〇〇〇
- 電話工會（獨立） 一五〇、〇〇〇
- 鋼業工會（產大） 七五、〇〇〇
- 鐵路文書會（勞聯） 七五、〇〇〇
- 零售及批發工會（產大） 七五、〇〇〇
- 紡織工會（勞聯） 五〇、〇〇〇
- 麵包糖果工會（勞聯） 五〇、〇〇〇

（來源：美國婦女局 U. S. Women Bureau 根據職工會報告的統計。）

以男女工人應得同等工資為政策的大職工會有：

- 汽車工會（產大）
- 電力工會（產大）

年資

年資問題對於女工非常重要。

根據婦女局的研究（一九四五年），職工會所訂立的合同，有五分之四是男女工人得到一樣的年資權利的。只有五分之一的合同，是女工另行規定的。

戰後又發生了一個新問題，即大部份新僱用的女工，因年資甚淺，都被解僱，改用復員的工人。至於工廠減產，由兩三班改為一班，都解僱了好些女工。

女工做職工會職員

雖然好些職工會包括了數目不小的女工會員，但是女工成為職工會職員和組織者的，卻還不多。汽車工會（大）一九四六年年會出席代表二、〇〇〇人中，只有五十七個是女性，但這個職工會會員約有三分之一是女工。婦女服裝工會（勞聯）的會員雖有三分之二是女工，但在執委會方面卻只有一個女性。

一九四六年勞聯和產大的執委會都沒有了一個女性。截至一九四六年底，美國出席世界工聯（WFTU）的代表團中也沒有一個女性。

大職工會裏面，以女性任主席的，一個也沒有。前任聯邦工作人員聯合會（UPW）主席的納爾遜女士（Eleanor Nelson），當UPW與州縣市工作人員聯合會（SOMW）於一九四六年合併後，即改任公用事業工作者聯合會（UPW屬產大）的司庫。

電力工會（產大）會於一九四六年十月宣布，已推莫亞（Elizabeth Moore）女士任第一任女性國際代表。楊女士（Bath Young）任全國委員會書記。加州的莫連諾（Lula Moreno）女士任FLA-IO的三個國際副主席之一。

第六章 勞資關係及罷工

一九四七年最初的幾個禮拜中，隨着共和黨一九四六年大選的勝利，第八十屆國會舉行第一次大會時，就提出了無數反勞工法案。兩黨國會議員們應了資本家們的願望，提出了二百個以上的法案，來削弱勞工運動，摧毀人們集體組織、罷工和談判的權利。

提出這些法案的參議員有波爾(Ball)塔虎特(Taft)，拜爾德(Bryd)，奧丹尼爾(O'Daniel)和史密斯(Smith)，衆議員有凱士(Case)，史密斯(Smith, Va.)，霍夫曼(Hoffman)，哈特萊(Hartley)，赫脫(Horter)，蘭地斯(Landis)及衆院裏其他領導「對勞工強硬」政策的人們。

一九四六年主要的活動是變更全國勞工關係法案，這就等於摧毀這個法案作為勞工權利大憲章的效力。這些提案，或者是修正上述法案，或者另用其他方法，不一而足。它們的目標是在：

- 一 使職工會迎合反托辣斯法令，即談判限於地方職工會，限於小小的「勞工市場區」，由此而將整部門產業的集體談判宣佈爲非法。
- 二 罷工裏面的強迫仲裁，被認爲是對公共福利的一種「威脅」。
- 三 修正諾里斯—賴伽迪亞法案，使政府能在「重要的勞資糾紛中」用禁令來打壓罷工。
- 四 工頭不在全國勞工關係法案 NIRA（見下）的保護之下，工頭只能參加與職工運動完全脫離的一些職工會。
- 五 凡同情罷工及種種色色的次要抵制，都不合法。

- 六 規定各種「不公平實施」的辦法，以便在 NLRB 下面攻擊職工會。
- 七 勞工合同中不得規定有組織工會、罷工及「工會安全」權，但同時允許組織公司的職工會。
- 八 集體談判合同內，不得規定扣除職工會會費的條文。
- 九 增加僱主們在 NLRB 下的「言論自由」及其他權利。
- 一〇 不准僱主捐款給職工會所管理的福利基金。
- 一一 保護破壞罷工者，使他們免遭罷工糾察及其他所謂「恐嚇」行動的牽涉。
- 一二 嚴格限制職工會及職工會會員的活動。

聯邦反勞工立法

在一九四五——一九四六年，勞工權利已遭遇不斷的攻擊。第七十九屆國會已提出了無數的反勞工提案（據勞聯列舉，至少有九十種）。此外還有若干修正撥款法案及其他立法的提議，也是一些反勞工措施。

關於眾議員梅氏 (Andrew J. May) 應羅斯福總統之請，在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七日提出的「徵工」法案，勞工的態度頗有不同，這個法案的基礎是因為戰爭工業裏面感到人力缺乏。梅氏建議凡年在十八歲至四十五歲的男性，應徵入戰爭生產及其他與戰爭有關的工業部門中工作。如敢違犯，即科以違反徵兵罪——罰金一萬元以下，或處五年有期徒刑，或兩者併罰。

衆院以二四六對一六五舉通過了這個提案。參院經辯論後把它修正。但衆院拒絕接受修正案，參院也拒絕兩院聯合會議。到了這時，歐洲戰爭已臨近尾聲，於是這法案也就胎死腹中了。

一九四五年由參議員波爾 (Ball) 布爾頓 (Burton) 和赫赤 (Hatch) 提出的『波—布—赫法案』，(Ball-Burton-Hatch Bill)，稱爲『聯邦工業關係法案』(Federal Industrial Relations Act)，但勞工運動中則稱之爲Ball-and-Chain法案。

這一法案取消了全國勞工關係局 (NLRB)。法案規定設立不公平勞工實施三人法庭 (3-man Unfair Labor Practices Tribunal)，這不過是爲了處理 NLRB 的類似司法方面的職權，同時設立一個五人組成的聯邦勞工關係局 (FLRB)，FLRB 對於調解、仲裁和調節勞工糾紛，握有巨大的權力。

這一法案規定：

- 一 有關公用事業或公衆服務的勞資糾紛，包括牛奶、煤、石油等業，應實行強迫仲裁。這就等於取消這些部門工人的罷工權利。
- 二 因合同解釋不同而起的種種糾紛，不准罷工，實行強迫仲裁。
- 三 公司控制的少數人獲得機會來打擊有效的集體談判。
- 四 調解期限達六十天，由該局斟酌強迫設立調查事實委員會。(Fact-Finding Committees)
- 五 取消一部分的諾里斯—賴伽迪亞法案，法庭有權禁止職工會活動。
- 六 法庭可以合法地推翻代表選舉的結果。
- 七 實行職工的『不公平勞動實施』辦法，職工會應對一切罷工負責。
- 八 實行限制罷工，必須全廠工人七五%以上贊成方得關廠。

這法案於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日提出參議院，未能通過。但在幕後活動的人們卻仍繼續努力。

其他法案

七十九屆國會第一次大會後期纔提出的，有梅—亞倫德法案 (May-Arends Bill)，把職工會的政治行動認為非法。違反合同的罷工應處以監禁或罰鍰。此外還有諾頓—愛倫德調查事實法案 (Norton-Elender Fact-finding Bill)，係由杜魯門總統於十二月初提出的；還有凱斯法案 (Case Bill)，即上述波—布—赫法案的變相——而且是很壞的變相。

凱斯法案於一九四六年二月七日在衆院以二五八對一五五票通過。但參院則擱至五月二十七日，即杜魯門總統向國會要求反罷工立法之後。接着便由參議員拜爾德 (Byrd)、盧卡斯 (Lucas) 等人附加修正案，迅速通過。荷伯斯 (Hobbs) 的反黑市法案 (也在衆院通過) 亦附在一起。

參院以四九對二九票通過這法案，內容規定調解和調查事實期限為六十天；得使用禁令以防止所謂「暴力」和「妨礙性」的罷工糾察；禁止同情罷工及聯合抵制。

塔虎特——哈特萊法案 ①

一九四七年第八十屆國會開幕後，衆院勞工委員會主席共和黨議員塔虎特，參院勞工委員會主席共和黨議員哈特萊，分別提出了反勞工法案；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七日，五月八日和十三日，法案在參衆兩院先後通過。杜魯門總統爲了洗脫民主黨贊成反勞工法案的罪名，便把法案否決，發還國會重新討論。六月二日和二十三日，兩院以三分之二的大多數票（共和、民主兩黨）維持了原案，於是成爲法律。這個合併起來的法案，就叫做塔虎特——哈特萊 (Taft-Hartley) 法案。法案的內容包括下列各點：

① 本節是由譯者根據幾個文件加上去的。——譯者

- 一 禁止同業工人聯合談判。
- 二 禁止訂立備許可僱用工會會員爲工人的契約。
- 三 禁止爲工會安全而舉行的罷工。
- 四 司法部有權制止罷工。
- 五 強迫執行六十天的「調停」期，期內不得罷工。
- 六 禁止同情罷工、靜坐罷工、暨授罷工等。
- 七 工會會員破壞合同，聯邦法院有權對工會提起控訴。
- 八 禁止把保健及福利基金交由工會管理。
- 九 禁止聚眾糾察與「非法的聯合行動」。
- 一〇 華格納法案所允許的自由集體談判，無效。
- 一一 禁止工會內有共產黨員。

這個法案的幕後策動者，當然是六十家大資本家與共和黨。但是民主黨及杜魯門總統乃是他們的聯盟者。威廉孫分析說，大資本之所以通過他們的政治代言人製訂這一反勞工法案，是有着如下的目的：

一、削弱工人的組織力量，以便資方能得到更多的利益。事實上他們希望這一法案可以使工人在經濟恐慌到來時不能反抗，或減少他們反抗的力量。

南方民主黨議員一致投票贊成這一法案，目的是在利用這一法案，作爲摧毀職工會在南方諸州的活動底武器，由是替華爾街的不在廠主保證更大的利潤。

二、杜魯門主義底意義作更迅速和更有效的展開。這就是：要求國內工人及人民大眾的生活標準更低降，以便獲取數百億元來推行帝國主義的對外政策——這是以借款或軍火供應來執行的。

三、阻止第三黨情緒的發展，一方面嚇退落後羣衆，一方面禁止使用工會基金作政治競爭，以達到他們的目標的。

四、把左派力量及共產黨力量，從職工會隔離開去，由是促成職工會的分裂，削弱工人反抗力量的增長。用一句話來說，這一法案是美國走向法西斯反動的一個步驟。

從這一法案的通過得到許多教訓，這些教訓使美國工人階級確認下面的三點爲今後鬥爭所要努力的目標：

- 一 勞工組織聯合陣綫，以整個美國職工會會員的利益爲前提，破除成見，集中力量向反勞工的敵人鬥爭。
- 二 整個勞工運動必須澈底明瞭，他們絕不能信託共和黨或民主黨，由是必須支持一個新的代表人民大眾利益的政黨。
- 三 勞工運動必須團結各派會員，不能形成分裂。左右中各種傾向的會員，應經過民主的討論，加強團結和紀律。

各州反勞工立法

由於美國基督徒協會及其他同類性質的組織在一九四三年的努力，反勞工法案大批擁到各州議會。這一運動延續到一九四五年，四十四州都提出反勞工法案，其中（在一九四五年）至少有十七州通過各種反勞工法令。一九四六年提出的則不多。

反勞工組織

有許多組織，是受資產階級所津貼的，他們的大部分基金，都用來反對勞工，設計並支持反勞工立法。下面簡單列舉的十一個組織，就是這當典型的組織，在那樣的鬥爭上，這些組織已經變成不止地方性的團體了。在這當

中，有幾個已經有幾十年的歷史；另外幾個則是在最近幾年興起的。

有幾個組織曾以種種方式跟法西斯和半法西斯組織聯繫；曾打擊過羅斯福的全部對外對內政策。關於法西斯團體的揭發，另有專書，這裏不打算詳述。這些組織曾企圖掀起種種歧視的緊張狀態，以便分裂勞工運動。有的組織則打算一古腦兒摧毀勞工在新政時期所得到的成就。

下面所記的組織，曾在經濟和政治兩方面打擊過勞工的活動。

全國製造廠商協會(NAMI=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

這是反勞工組織中，歷史最長，規模最大，而又最重要的一個。它號稱有公司會員一六、〇〇〇名，代表全國工業生產的八〇%。每年經費約達三、六〇〇、〇〇〇元，一九四六年十二月舉行年會時，還宣布一九四七年經費達四、七〇〇、〇〇〇元。

五十年來，製協(NAMI)都是僱主反對進步措置和進步運動的前哨。國會對勞工權利的攻擊，以修正案來取消全國勞工關係法案的企圖，打擊諾里斯—賴伽迪亞法案等等，都是製協在幕後策動的。

製協也設法限制罷工的權利。它利用反托辣斯法令來打擊職工會，使它們不能在政治活動方面活躍。

它的宣傳機構是全國產業新聞委員會(National Industrial Information Committee)，在一九四五年曾支出一、七三六、八〇九元，來進行各式各樣的「教育」工作。一九四六年初幾個月裏面，它曾用一百萬元左右在報紙上刊登廣告，反對物價管制。它還以基金的形式津貼若干代表製協的「自由貿易」意見的大學教授。

十幾個全國性的貿易團體，如全國鑄造商協會(National Founders Assn.)、全國金屬貿易協會(National Metal

(Trade Assn.)，接受製協的領導，若干州和地方的僱主組織、產業界、產業評議會、商人團體、製造廠商團體和諸如此類的組織，也都受製協的領導。這些地方組織破壞罷工及進行間諜活動（例如 Associated Industries of Cleveland），已由拉福萊特（La Follette）委員會揭露了。

美國商會 (Chamber of Commerce of the United States)

這個組織和製協比較起來，是採取了不直接干預勞工政策的方式的。但它的正式機關報 *Nation's Business* 經常由考德立克 (Edward O. Cowdrick) 一類的作家執筆，這些作家都是反勞工的。

這個組織在對付共產主義這一點上，是贊成採取恐怖手段的。它會建立一個專門的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委員會，一九四六年且曾發表過一本四〇頁的小冊子，呼籲美國禁止共產黨活動，認為那是「某一強國的代理人」，並提議把所有的共產黨員從政府各部門排除出去。製協的主席華生 (R. R. Wason) 宣稱：「我們百分之百誓為後盾！」

全國經濟評議會 (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

主席為哈特 (Merwin K. Hart)。這個組織是由一九三〇年哈特創立的紐約州經濟評議會擴大而成的；紐約州經濟評議會多少年來已在紐約州展開了反對各種勞工立法及社會立法的鬥爭。哈特本人是「美國第一委員會」(America First Committee) 的創立者之一，曾組織美國援助西班牙國民軍（即法朗哥軍隊）同盟，一九三八年他跑到法朗哥的西班牙去，又是德美協會 (Bundists) —— 譯者按：即 German-American Bund，美國的納粹組織，在第二

次大戰中，曾被政府宣布爲非法團體）的通敵份子，且在美國替法朗哥、法西斯主義辯護。

哈特又和紐約城的基督陣線（Christian Front）有密切聯繫。

這個組織的理事多半是比較反動的工商巨子。杜邦家族（Du Ponts）是它的司庫。

它曾在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在紐約城組織過一次親法朗哥羣衆大會。

哈特又是美國行動公司（American Action Inc.）的創辦人之一，一九四五年曾集中精力打擊穆萊提出的充份就業法案。

他在『經濟評議會通訊』（Economic Council Letter）一九四六年八月號裏曾主張：『凡共產黨員在不准擔任公務員的法令通過後十日內不辭職者，一律處以死刑。』

他又主張凡與共產黨員合作的公務員，十日內如不自動辭職，則處以無期徒刑。

他同時宣稱聯合國斷無成就，因爲『人性始終如故』，而且有蘇聯參加，絕不會成功。

爭取立憲政府委員會（Committee for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由豪門甘納（Frank Gannett 美國第四位最大的報業大王）於一九三七年創立的；這個組織宣稱每年散發攻擊產大的『集體主義綱領』及新政的小冊子達一千五百萬冊。

由一九三七至一九四四年，這個組織在這一方面花去約三〇〇、〇〇〇元。

主要的宣傳家之一是前任印第安納州衆議員柏登基爾（Samuel B. Patberg III），他曾任共和黨全國財政委員會主席，德克薩斯州衆議員巴特門（Wright Patman）曾在衆院裏公開稱他爲『美國第一號法西斯蒂』（見國會紀錄，一

九四五年三月十三日)。

這個組織的執行祕書是盧默利 (Edward A. Runney)，此人曾任德國間諜，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向德國供給情報。這個組織在一九四六年曾登整頁的廣告，呼籲「重寫」全國勞工關係法案，要求取消諾里斯—賴加迪亞法案。一九四五年這個組織攻擊充份就業的意見。

美國行動會 (American Action, Inc.)

一九四五年祕密組成，一九四六年一月正式註冊。這個組織，曾被最高檢察官的特別助手羅治 (O. John Rogge) 稱爲「國內法西斯主義的政治力量」。

支持這個組織的人士，和支持爭取立憲政府委員會及全國經濟評議會的人士大致相同；也就是從前的十字軍 (Crusaders)、美國自由協會 (American Liberty League) 及美國第一委員會的支持者。

紐約棉花經紀人哈里斯 (Robert M. Harris)，即高林神父 (Fatheroughlin) 的財政顧問，在這個組織裏面也很活躍。

這個組織在一九四六年選舉中反對所有的進步派及勞工方面的候選人。

支持這個組織的還有：

麥哥米克上校 (Col. Robert R. McCormick) (芝加哥論壇報的發行人)，

懷爾 (Ernest T. Weir) (懷爾頓鋼公司董事長)，

普氏 (J. H. Prew) (太陽石油公司董事長)，

杜邦 (Lammot Du Pont)

後三人也是製協的活動份子。

此外還得史密斯 (Gerald I. K. Smith) 及其 *The Gentile News* (芝加哥出版的一份反猶報紙) 的支持。

這個組織曾於一九四六年力阻瑪康東尼奧 (Vito Marcantonio) 競選，但終於失敗。

全國小工商界協會 (National Small Business Men's Association)

這個組織與爭取立憲政府委員會有密切的連環關係。主席爲愛梅利 (Dewitt Emery)，是俄亥俄州的商人，於一九三七年創立這個組織。它的理事會雖沒有包括全國出名的法西斯蒂或大商人，但它所採取的打擊勞工綱領，恰如製協所採取的一樣。

這個組織並接受中西部大製造業主的津貼。

它所散發的宣傳品，恰如甘納 (Gannett) 和哈特 (Hart) 各組織所做的一樣。會參加打擊對勞工有利的諸種立法。

這個組織「宣傳說，爲着「基督教徒美國人」的立法，應該取消形形色色的職工會安全；它贊同奧丹尼爾·朗金 (O' Daniel Rankin) 的建議，即鼓勵成員違反職工會安全契約」。

一九四六年愛梅利組織了一次很賣氣力的運動。來打擊勞工，主要的打擊對象是全國勞工關係法案 (NIRA)。一九四五年他曾廣播十二頁的小冊子，題名爲「實行獨裁的矛頭：美國進步公民協會」(PAC Spearhead for Dictatorship)。一九四六年他曾設法使陸軍部收回它所頒發的經濟學教程——這本教程是在武裝部隊學院裏用的，裏面

主張對富人科以很重的遺產稅及所得稅。

美國小商業團體會議 (Conference of American Small Business Organization)

這是表面上代表小商業的另外一個組織，其實卻是為大企業宣傳的。它宣稱：「經濟獨裁」，「國家社會主義」，「勞工神聖」等政策都是「毒害小商業」的。

一九四六年春它在大報上刊登反對產大的許廣告。它曾起草了十三條的「勞工關係規程」，這其實是要取消勞工在羅斯福時代所獲得的一切成就。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舉行的第七屆全國大會時，它宣稱：「要改變華格納法案，或者簡直取消這一法案，現在是頂適當的時候了。」它又反對華格納—穆萊—丁格爾 (Wagner-Murray-Dingell Bill) 法案，及原來的穆萊充分就業法案，認為所謂「六千萬個職業」是「不適用於美國的一種政治上的遁辭」。它又打擊 HEPC 法案，稱之為「企業界在法律上的掣肘」，它支持凱斯 (Case) 的反勞工法案，反對六角五分起碼工資法案。

有人問它：這個會議的綱領與製協的綱領有什麼不同，該大會芝加哥辦事處的負責人蕭氏 (R. H. Shaw) 說：他的組織與製協具有同樣的目標，但製協「大抵上是製造廠商的，而我們則集中在批發商人那裏」。(見 *Federated Press*，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九日)。

主席為韋爾克斯 (Frederick A. Virkus)。

行憲教育協會 (Constitutional Educational League)

這是參議院拉福萊特委員會所揭發的一個較小組織，它會竭力阻止集體談判及言論自由。它的主要努力是在於攻擊產大及進步性的職工會。

它的祕書是康普(Conrad P. Kamp)，此人是美國法西斯蒂的一個密友，戰爭中曾被控謀叛罪。他曾協助傳布反猶的納粹宣傳，最近則竭力阻止職工會在南方諸州的發展。他曾寫過一本小冊子，叫做「參加產大即等於幫忙他們建立蘇維埃美國」。

工具主聯合會 (Tool Owners Union)

這個組織是在一九四五年立案的，由會長路克(Alden W. Rucker)所創立，此人是新英倫各大企業的一個顧問。這個組織的目標是使中產階級進行反勞工活動。它號召「五千萬勤儉的美國人」加入為會員，此外它主張「重訂」全國勞工關係法案，減低公司稅額，打擊進步性的立法。

前煉鋼公司(Crucible Steel Co.)董事長德斯汶寧(Raoul E. Desvergne)，是這個組織的創辦人之一。此人會為美國自由協會的領袖。

它的顧問委員會包括哈克(Alfred P. Harko)——他與公民美國委員會(Citizen USA Committee)等半法西斯組織有密切關係。

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七日，紐約州標準局會稱之為「法西斯組織」。

基督徒美國協會

(Christian American Association)

這個組織是德克薩斯州參議員奧丹尼爾 (W. Lee O'Daniel) 所贊助的，會在一九四三年設法在十二州中通過勞工法令。它在一九四五和一九四六年的活動範圍更廣。

它主張憲法應加一條關於「工作權」的修正案，並主張根本取消或起碼要「修改」全國勞工關係法案。

主要負責人繆斯 (Mrs. Vance Muse) 夫人曾宣稱：「我們不能說是反猶的，但我們對猶太人的立場，自有我們的看法。我們不想與北方的高林神父們合作，因為他們過份暴露，會使我們發生困難……多少大企業在支持我們的工作。」

「爭取自由企業」會 (Fight for Free Enterprise, Inc.)

這個組織是一九四四年在德克薩斯州建立起來的，與基督徒美國協會有密切關係。

首腦人物是窩爾克 (William Walker) 和賀甫金斯 (Phil Hopkins)。理事會包括德克薩斯石油大王，及與德克薩斯醬果與菜蔬種植者協會（即等於加州的農會）有關的廠主在內。

窩爾克會在上述的行政教育協會中活躍過一時。

這個組織的主要目標，據窩爾克所說，是以法律起訴手段找產大的麻煩，同時組織老幹部參加「直接行動委員會」來打擊各職工會。

在立法綱領方面，它主張通過「工作權」法案，不准黑人參加投票，繼續徵收選舉稅，在德克薩斯選舉時不准聯邦公務員參加投票。

它不肯把津貼人的姓名公開。

全國勞工關係局

全國勞工關係局是用來執行全國勞工關係法案(NLRA)的機構，到一九四五年六月，已有十年的歷史。在它存在的十年間，它已解決了待遇不公平的案子三六、〇〇〇宗，勞資糾紛三八、〇〇〇宗。解除了資方建立的職工會凡二、〇〇〇個，使三〇〇、〇〇〇僱員復工，並迫使資方付還薪金九、〇〇〇、〇〇〇元。

在關係局的十年間二四、〇〇〇次選舉當中，投票的工人達六、一〇〇、〇〇〇人。在這些選舉裏面，投票贊同產大的約佔四〇%；贊同勞聯的約佔三三·四%，贊同其他獨立職工會的佔一〇·五%，不贊成職工會的佔一六·一%。有資格投票的工人當中，約有八五%已參加投票。票數如下：

贊同產大的

二、八〇〇、〇〇〇

贊同勞聯的

一、三〇〇、〇〇〇

贊同獨立職工會的

八〇〇、〇〇〇

不贊同職工會的

一、二〇〇、〇〇〇

在它存在的十年間，已作了一一、〇〇〇次正式的決定，其中六〇〇次訴諸法庭，五十五次向最高法院控訴。關係局在五十五次向最高法院控訴中，贏了五十三次。

在一九四五和一九四六年，關係局的重負繼續增加。以一九四五年六月三十日為止的會計年度，關係局接受了七、三一〇宗新的申請書，超過上年度約一〇·七%。它又處理了二、四二七宗不公平勞動案子，約比上年度減少五·七%。

截至一九四六年六月三十日為止的會計年度，關係局接受了八、四四五宗新案，三、八一五宗不公平勞動案。不公平案子略有增加，這現象與一九四二年以來的情形剛相反。在一九四六年這一類案件已佔三十一%，但在一九四五年則僅佔二五%。

在一九四六會計年度，勞聯職工會在選舉中獲得多數的勝利，但所得票數卻不及產大。勞聯在二、〇〇四次選舉中獲勝，總票數為一七五、三三二票。產大則在一、九五八次選舉中獲勝，總票數為二六三、六四一票。其他職工會獲勝四八四次，共得九〇、八四七票。

全國戰時勞工局（一九四五年）

全國戰時勞工局 (NLRB) 在一九四五年初的主要爭議，是鋼鐵工人聯合會 (United Steelworkers - CIO) 及產大和勞聯其他職工會提出修改小鋼公式 (Little Steel Formula)。小鋼公式即限制薪水的增加不得超過一九四一年一月水準的一五%。

戰時勞工局承認一九四一年一月以來，生活費用已增加了三〇%以上，但仍不准再度調整工資。它認為：每週平均薪給（包括加班費及其他紅利）和每小時平均工資（包括獎金等項）已增至能抵銷生活費用的高漲，即使基本薪金遠落在後，也可對付得過去。

產大和勞聯兩個組織都向戰時勞工局的決定提出嚴重抗議，指出戰事結束後，種種獎金、加班、紅利都沒有繼續發給了。

戰事臨近結束時，又發生了其他爭端，例如戰爭工業的工人解僱金問題，工作時間減少但工資不應減低問題等

等。

戰時勞工局對於飛機工廠工人要求發給解僱金，表示不准（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理由是說：這些工人進廠的時候就已知道這裏的工作只是暫時性的工作。但同年美國鋼業組合（U. S. Steel Corp.）所屬的五個工廠，卻終於發給遣散費。

日本投降後（八月十六日），杜魯門總統要求勞工繼續遵守不罷工的諾言。八月十八日，他下令准許廠主無需戰時勞工局的許可，得隨時調整工資。

一九四五年十月三十日，戰時勞工局接到訓令，應將每小時平均工資提到超過一九四一年一月水準的三三%，或與生活費用的增加相適應。

九月十八日，戰時勞工局與美國職業介紹所戰時人力委員會（War Manpower Commission）合併入勞工部。十二月三十一日，戰時勞工局正式取消，其薪金平衡工作則移交給新成立的全國薪金平衡局（NWSRB）。

在它存在的四年間，戰時勞工局接受了約二〇、〇〇〇宗勞資糾紛案子，同期，它解決了四一五、〇〇〇宗工資案而不致引起糾紛。上述兩方面牽涉的工人約達四千萬人。

產大主席穆萊會在一九四六年讚許戰時勞工局在戰時的成績，但產大及勞聯都批評戰時勞工局的工資政策，尤其關於戰爭結束後，它企圖在利潤大增、物價高漲的時候，不許工資增加。

全國薪金平衡局

全國薪金平衡局（NWSRB）和全國戰時勞工局一樣，是由勞資及政府三方面的六人組成的。

薪金平衡局的責任只限於批准在勞資協議下薪工的增減。在工資政策方面，平衡局嚴格按照戰時勞工局最後數月的政策。

平衡局並沒有得到勞資任何一方面的充分支持。勞聯（包括美國礦工聯合會在內；這個組織於一九四六年一月重新參加勞聯）想恢復自由集體談判。資方則與物價管制鬭爭，而物價管制又是和平衡局有密切關係的。一九四六年秋物價管制失敗後，平衡局已失去它的意義。一九四七年初它已無事可辦，二月二十四日便正式宣告結束。

調查事實委員會

自從勞資會議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破裂以後，杜魯門總統就竭力要通過法令，設立一些強迫性的調查事實（fact-finding）委員會，並且規定在調查事實時期，勞方不得罷工。

包含了杜魯門這一計劃的諾頓—愛倫德法案（Norton-Elendner Bill）遭遇到勞方一致的反對，反對的理由是說它即等於削減勞方的罷工權。這個法案亦得不到資方的支持，資方反對其中規定資方應向調查事實委員會供給事實的條文。製協（NAM）主席莫塞（Ira Mosher）也反對這些委員會有權提出任何建議。

法案終於不能通過。但凱斯法案（Case Bill）後來亦包含了這些條款。

雖然勞資雙方都不十分歡迎這個法案，但是後來由總統或勞工部長的命令，也設立了六個調查事實委員會（由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到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七日），此外在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又設立了其餘五個。

這一系列的委員會中，第一個是牽涉到廿二家石油公司的三〇、〇〇〇工人的，這廿二家公司在一九四五年十月四日，因為工人罷工，都由海軍接管。委員會建議底薪增加一八%，但職工會要求增加三一%。後來資方接受委

員會的建議，勞方也只好接受。

第二個委員會是處理通用馬達公司的。此外一個是處理鋼業罷工的。

罷工統計

一九四六年罷工人數達四、六五〇、〇〇〇人以上——這是美國勞工運動史上從所未見的最高點。上一次的最高是在一九一九年，參加罷工的達四、一六〇、三四八人。一九四五年參加罷工的有三、四六七、〇〇〇人。

美國勞動統計局的罷工統計，包括怠工在內。

但罷工次數則以一九四四年為多。

下面是三年間的罷工統計：

	一九四六年	一九四五年	一九四四年
罷工次數	四、七〇〇	四、七五〇	四、九五六
罷工人數	四、六五〇、〇〇〇	三、四六七、〇〇〇	二、一一六、〇〇〇
損失日數（每人每日）	一一三、〇〇〇、〇〇〇	三八、〇二五、〇〇〇	九、〇〇〇、〇〇〇
佔工作時間的百分比	一·五〇	〇·四七	〇·〇九

一九四四年罷工時間很短，牽涉的工人不多。戰爭結束後（一九四五年八月），罷工的性質改變了，因為資方不肯增加工資。在復員的幾個月中，由於戰時較長的工作時間減縮到每週四十小時，工人的薪金損失甚巨。但這時生活費用經常迅速增漲，而工資則日益跌落。他們不得不用罷工來達到增加工資的要求。按照勞動統計局的分析，戰後四三六次較大的罷工，主要的爭執都是工資問題。

牽涉到的職工會

	一九四四年		一九四五年	
	勞聯	產大	勞聯	產大
罷工次數	三四%	三九%	三七%	四〇%
罷工人數	二一%	五二%	二〇%	四九%
損失日數	二七%	三八%	二五%	三九%

勞動統計局分析了戰後由一九四五年八月至一九四六年八月這一年間四三六次較大的罷工，和勞聯有關的達一四二次，損失日數二七%。這包括一九四六年一月參加的礦工聯合會。和產大有關的達二三〇次，損失日數約為三分之一。

罷工原因

一九四四及一九四五年約有五〇%的罷工，是由於要求增加工資，縮短勞動時間而起的。一九四五年的罷工，則增加工資是主要的原因。

罷工的解決

一九四四及一九四五年，約有三分之一的罷工，是以勞資雙方協議為結束的。
一九四五年有二十次的罷工是由政府接管了工廠的。其中有十七宗發生於八月戰爭結束之前。一九四四年由政

府接管的達十七家。

通用馬達公司的罷工

汽車工人歷史上最長的一次大罷工，是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開始的，其時通用馬達公司所屬的九十二所工廠（分在五十餘城）的職工二〇〇、〇〇〇人實行罷工。原來汽車工人聯合會（United Automobile Workers——屬產大）的會員，自一九四二年以來就沒有增加過工資。他們當時要求增加工資百分之三十（即每小時三三分），來應付生活費的高漲，補償戰爭結束後取消加班費的損失。

資方最初答應每小時加一〇分。勞工拒絕這一建議，並要求查賬來決定資方有無力量增加三〇%。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四日，杜魯門總統成立了一個調查事實的機構，這機構建議增加工資一七·四%，即每週工作四〇小時，每小時增加工資一九·五分。資方拒絕向該機構提供事實，也同時拒絕它的建議。

前後經過十六個星期，罷工終於在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三日解決，每小時增加工資一八·五分。工人的成果是：被資方於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日宣布取消的一九四五年契約，修訂後重新生效，這一契約應有效兩年，但工資問題可在一年後重新提出；罷工前兩週的工資每小時增加一三·五分，應補發；凡服務一年至三年的職工，應得休假期費為全年總收入的二%；三年至五年者，三%；五年以上者，四·五%；雙方協議取消若干廠內工資不均制度；工資增加應包括職員技師等在內。

鋼業罷工

自從鋼鐵工人聯合會 (United Steelworkers——屬產大) 成立 (一九三七年) 以來，第一次全國性的鋼業大罷工於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一日開始。由開始到結束，前後達四個星期。這是在職工會內以五對一票通過後實行的。

這一次大罷工所牽涉的工人，約達三十州，共七五〇、〇〇〇人。事前勞方曾與美國鋼業組合主席費列斯 (B. Farrell) 作數星期的談判，終於沒有結果。

這一次大罷工於一九四六年二月十八日解決。勞方得到每小時增加工資一八·五分，而政府則答應資方將鋼價每噸漲五元。又從一月二日至二月十八日的期間內，每小時增加工資九·二五分，資方也答應補發。

儘管有這一次大罷工，但鋼業工人每週只增加收入七·四〇元，而戰爭結束後因取消加班費每週所受的損失，卻已達十四元！

電器工人罷工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五日，在電器工人協會 (Electrical Workers——屬產大) 領導下，約有電力工人二〇〇、〇〇〇名實行罷工。

罷工包括十六州的七十八個廠，分屬通用電器公司 (General Electric Co.)、威斯汀奈斯電器公司 (Westinghouse Electric Co.)、通用馬達公司電器部等。勞方的要求為每日增加工資二元，每小時增加二五分。

最先解決的是通用馬達公司。二月九日資方答應每小時增加工資一八·五分，由十一月七日起補發所增加的一三·五分 (每小時) 的工資。這協定牽涉的工人達二五、〇〇〇名，均屬通用馬達公司的五個廠。

三月十三日通用電器公司 (GE) 工潮也告解決，條件同上，勞方本於四月一日失效的合同，亦得延長九十日。

最後解決的是威斯汀孝斯，至五月九日始告解決。官方調解人員中途退出，聲稱「資方的態度，使人無法調解」。最後解決辦法是每小時增加工資一八分，外加每小時一分的獎金，來彌消待遇不平。

道奇銅產公司 (Phelps Dodge Copper Products Corp.) 的職工會 (屬產大)，由於資方挑釁，引起長期罷工。罷工於一九四六年一月四日開始，牽涉該廠所屬的幾個工場工人二、〇〇〇名，為期達八個月之久。

一九四六年七月三十日，在該廠有一個職工會的執行委員，二十七歲的退伍兵盧索 (L. Russo)，糾察罷工時被槍擊，這是資方僱用的暴徒做的。盧索於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日因傷斃命，遺下一妻四兒。

罷工終於在九月七日解決。勞方工資每小時增加一八·五分，例假照支薪金；工人受僱後，三個月內工資即須按級遞加到最高薪額。

海員罷工

一九四六年五月組成的海員聯合委員會 (The Committee for Maritime Unity)，代表七個海員工會。它所號召的全國性總罷工，在一九四六年六月十五日開始。這委員會共有會員二一四、〇〇〇人，包括的職工會如下：

- 一 International Longshoremen's & Warehousemen's Union (碼頭工人、倉庫工人，屬 CIO)
- 二 American Communications Association (交通工人，屬 CIO)
- 三 National Maritime Union (海員工會，屬 CIO)
- 四 Inland Boatmen's Union (內河航行人員，屬 CIO)
- 五 National Union of Marine Cooks and Stewards (海船上的廚夫，屬 CIO)
- 六 National Marine Engineers' Beneficial Association (技術員，屬 CIO)

7 Marine Firemen, Oilers, Water-tenders & Wipers (機器間工人，無所屬)。

由於海員的團結，罷工發動前數小時，資方即告讓步，事件立即解決。勞方的成果是：海上工作每週以四十八小時為基礎，此外只能加班八小時，及星期日加班；停泊時，每週工作四十小時，星期六星期日均係加班；加班費每小時提高到一元；每日工資增加一七·五〇元，由四月一日起補發，熟練工人應再加薪。碼頭工人每小時增加二二分，由一九四五年十月一日起補發。

大湖區海員罷工

全國海員工會大湖區所發動的兩週罷工，於一九四六年八月三十日結束，結果如下：航行時期每週工作由五十六小時減至四十八小時，停泊時期減至四十四小時，入塢時期減至四十小時，超過這限制，均須付加班費。這一次罷工所牽涉的海員達一五、〇〇〇人，其中九、〇〇〇人是由反對職工會的大湖航運協會所僱用的。

勞聯海員罷工

第二次大罷工發生於九月五日（一九四六年），牽涉海員六〇、〇〇〇人至六五、〇〇〇人，均屬勞聯的兩個職工會（Seafarers International Union 和 Sailors Union of the Pacific）。罷工的起因是由於薪金平衡局拒絕批准工資提高至一七·五〇元以上，這個數目是產大在一個月前已經爭取到的。勞聯及產大所屬的海員約五〇〇、〇〇〇人直接牽涉。罷工於九月十三日結束，上述兩工會每月增加二七·五〇元，S.U.P.每月增加二一·五〇元。

平等待遇罷工

勞聯所屬職工會的工資增加，引起上述產大所屬的職工會提出平等待遇的要求，於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三日實行罷工。九月二十日結束，建立了同等工作、同等待遇的習慣。

其他

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產大所屬的 ILWU 會員二五、〇〇〇人罷工。上述的技師工會 (NMBBA) 會員一五、〇〇〇人也參加，技師及領航員的罷工是前所未見的。

罷工於十月二十八日及十一月二十三日分在東西海岸解決。勞方得到一五%的工資增加，加班費每小時增加一·五〇元，夜班每小時加一·五〇元。

ILWU 罷工則在十一月二十日結束，工資增加一一%，每小時底薪調整至一·五二元。

鐵路工人罷工

美國有史以來第一次全國性的鐵路工人大罷工，是在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三日開始的，參加者達二八〇、〇〇〇人，使美國鐵路客貨運輸全部停止凡兩天之久。五月二十五日杜魯門總統聲稱派兵接管鐵路，海陸軍出動打擊罷工，罷工纔告終止。

工會方面抨擊總統的反罷工行動，同時簽訂了協議，工資每小時增加一八·五分。

煤礦工人罷工

礦工聯合會（屬勞聯）的無煙煤礦四〇〇、〇〇〇工人於一九四六年四月一日發動罷工，罷工延續六十日，終於在五月二十九日解決，煤礦則由政府督辦。礦工工資增加每小時一八·五分，由五月二十二日起補發，底薪每小時爲一·一八五元；減少工作時間；福利基金每噸五分，由勞資雙方共管；假期薪金由七五元至一〇〇元；工人有集體談判權；資方應顧及安全條例。

九日二十日礦工再度罷工，政府堅持五月的協議，並抨擊工會主席路易士。罷工於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七日結束，仍照五月協議工作。

第七章 農民及農業工人

在戰爭的幾年間（一九四二——一九四五年），農業生產增加了三〇%以上，而美國人口則增加了約莫八%，糧食消費以每人計算增加了約一五%。因此，國內市場約莫比戰前擴大了二五%。這是美國農業經濟局在一九四六年底報告的事實（據『農業現狀』一九四六年十一月）。

一九四六年作物生產量約比一九四二年高峯超過二%至三%，但牲口生產量則比一九四三年戰時最高紀錄稍稍跌了一點。正如農業局報告所說：「這大大地膨脹了的生產力平時究竟如何處置，在未來的幾年間，愈益為農民所關心了。」

面對着國內外糧食需要的殷切，農業部定下了一九四七年生產的高度水準，但同時又提出若干種商品應「減縮生產」。一九四六年底小麥的播種面積據說「已稍嫌過大……因為小麥緊急需要時期已經過去」了。

農業部的發言人，就這樣子在世界上萬千人民差不多要餓死的時期，回復到限制出產的長程政策。美國和加拿大在一九四六年底，每人的糧食消費是比戰前平均數字稍為提高，結果還有剩餘糧食可以應付世界的急需。這樣的國家，在戰後世界中是極少的。

農村收入

一九四五和一九四六年許多作物和牲口的價格很高，恰足以抵銷生產量的微跌。一九四五年農民方面的物價總指數約超過戰前一九三五——三九平均數字的一〇三%。一九四六年，物價平均指數約比一九四五年高一〇%。到一九四六年底，農產價格就開始下跌了。若干地區的小麥價格已經跌在標準價格之下；而棉花的價格卻已暴跌。農業部只得警告說：農產品價格「應適應於長程的情況」。

一九四五年和一九四六年農村收入總數約等於戰前一九四〇年的兩倍以上。農產品出售所得總值，在一九四五年約合二〇八億元，一九四六年增加了一五%，達到新的高峯，即二四〇億元。

由於一九四六年農產品出售量仍然和一九四五年相等，收入的增加大半就是物價增加的結果。

生產消耗在一九四五年約增加了五%，一九四六年又增加了一〇%。除了應付這些增加了的消耗外，農民的淨收入在一九四五年為一三二億元，一九四六年為一三三億元。一九四六年的淨收入比之先前任何一年要高，約比戰前一九四〇年高出一八〇%左右。

一九四六年底，據估計，消費者花在糧食方面的每一元當中，農民得到五〇分多一點，和戰前時期，即一九三八——一九四〇年比較，則戰前只有四一分。在一九四五年底一九四六年初，這個數字曾達到五五分的高峯。但毫無疑問，實際上的收入是比這些數字要低的，因為這些數字並沒有把「黑市」包括在內。

「當消費者買一塊錢糧食的時候，農民所得往往不到一半，其餘的一半是被各種各式的貿易機構所吸收去，做它們的佣金和利潤了。」這是美國農業經濟局所描寫的平時情況。（見「市場及運輸現況」，一九四六年十一月）

收入和儲蓄的分配

在所謂整個農業界收入頗高這事實後面，握有大農莊的富農和收入很低的小農之間，差別卻很不小。

『在全體農民中，百分數很低的一部份，握有農民的流動資金底大部分。』美國農業經濟局根據全國調查的結果在「聯邦準備公報」(一九四六年九月)裏這樣報告。美國儲蓄公債大部分『是集中在少數的農村人口手裏』，農村人口的一〇%擁有公債的四分之三。報告裏說，五〇%的農民一點公債也沒有。同樣的集中情形，也見於銀行存款的分配上。農村人口中一〇%握有農村存款的七〇%。約有五〇%的農民是一點銀行存款也沒有的。

『許多農民之所以沒有公債，基本的原因是缺乏足够的收入，作了適度的田莊和家庭開銷之外，就沒有餘力來投資了。』上述報告這樣結論說。這個報告的數字，包括了農業部早期的研究(一九四二年)，那時，農村人口中約有三〇%取得了農村收入的三分之一(六五·四%)。(Bureau of Human Nutrition and Home Economics, Family Spending and Saving in Wartime.)

田產及抵押

就全國而論，田產的價格在一九四五至一九四六年經常增加。到一九四六年年底，每英畝(acre)農田的平均市價指數比一九三五——一九三九年平均數字超過七七%。

田產的價格雖然激增，但據農業經濟局的報告，『全國農業作品的實際物理條件並未改善，甚至還比以前惡化。』

田產價格激漲的結果，使購買田地或牲口和設備的人們，支出更多，負債更重。上述報告指出：『田產價格的激增，使從事農業和購置田地者增加了經濟障礙，尤其對於解甲歸田的復員軍人和農村勞動者更是如此。』(「聯邦

準備公報』，一九四六年九月）對於負了大量抵押債務的人們，最近農村收入的降低，也可以帶來經濟上的困難。一九四六年地價的『通貨膨脹水準』，農業部指出是和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時期非常相似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地價比戰前平均數字增高了七〇%，一九二〇年到達了最高峯。農業部警告說：在大多數地區，農民的淨收入恐怕在一九四六年底已到達了最高峯，買地產的人應當小心：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地價暴跌的時間快要來了。

當農村收入及地產價格增漲的時候，農民可能減少他們的負債。在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五年之間，農田抵押負債減少了二三%，到一九四五年底，比之一九二三年所達到的高峯數字，約少了一半。

然而在一九四六年，這種趨勢已倒過來了，農地抵押債務在近二十三年裏面開始首次增長了。截至一九四六年七月一日止，農地抵押貸款竟達五、一六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半年裏面漲了八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在一九四六年底，據報告，還債的數目已減低，新債的數量卻增加了；一般認為債務的增加還會繼續下去的。

從一九四四年中到一九四六年中，農村債務管理局 (FARM) 所發放的農貸到達了新的高峯——約合一九四〇年初的五倍。FARM 的新貸款，表示許多小農底需要日益增加了，因為這個機構的貸款是貸與收入甚少，而又無法從其他方面取得信貸的小農。

大農莊和小農莊

美國的六千萬戶農家中，有十分之一在全國農產品的貿易上，出售了總量的一半以上；有十分之五（一半）的農戶，出售了不到總量的一〇%。

關於農產品顯著的集中少數農戶手裏，這一事實，農村研究會 (Farm Research, Inc.) 曾根據美國一九四〇年

人口調查作了一個研究（見‘Facts for Farmers’，一九四六年八月）。研究的結果是：全國農戶總數的一%，出售了當年（一九四〇年）農產品貿易總額的二〇%；全國農戶總數的五%，出售了四〇%。

一九四五年的農業人口調查，證明這一年比一九四〇年的大農莊增多，小農莊減少。擁有一、〇〇〇英畝或一、〇〇〇英畝以上的農戶，有一一〇、〇〇〇戶，即是說，五年間增加了九、〇〇〇戶。不到一八〇英畝的農戶數目，跌至四、六一五、〇〇〇戶，即減少了二五〇、〇〇〇戶。

生產力和機械化

一九四五年農村裏面每一工人的出產量約比戰前一九三五——一九三九年水準高出三五%。農產品總量約比戰前水準高二五%，但農村就業則跌了一〇%。每英畝的生產量增加了二二%。這裏所謂農業工人（*farm worker*），不僅包括工資勞動者，而且包括耕種的農民及構成農村勞動力的一部份的家族成員。

美國農業經濟局關於這些數字，曾有如下的報告：「在戰爭中，農村就業的長期下降趨勢加速了，和這相應的是農業生產在戰時有顯著的增加，結果每一農業工人的生產量打破了紀錄……戰時農業部門中每一工作者生產量的增加，簡直可以和產業工人相比擬。」（見「農業在戰時和平時的變化」，一九四六年六月，頁六六和六九。）

美國勞動統計局在關於一九四二——一九四五年農業生產力的報告中，也發表了同樣的增加數字。從一九三四到一九四五這十年間，農業生產增加了四四%以上，但農村就業則降低了九%以上。在這十年間，每一農業工人的生產量約莫增加了六〇%左右。

機械化的增加

農村中每人的生產量的增加，反映在大規模使用農業機械的增加上。在戰爭當中，農業機械化急速的發展着。一九四五年農業人口調查證明，截至一九四五年一月一日止，農村裏面在使用着的拖拉機 (tractors) 已有二、四二五、〇〇〇具。這即是說，在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五年之間增加了五五%。

因為拖拉機的數目增加了，所以農村中馬騾的數目就激減了！據農業經濟局的報告：農村中馬騾的數字在一九四五年，已不足一九二〇年總數的一半。這結果使五千五百萬英畝可耕地（佔全國可耕地的一五%）由一九二〇年用作餵馬的地方變成耕種人類享用的糧食的地方了。（『農業的變化』，頁四和七〇）

這個報告又指出：「小麥的生產差不多完全機械化了。」一九四五年，收穫兩用機（康拜恩機）的數字已增至三二九、六〇〇具，換句話說，即等於一九四〇年數字的三倍。兩用機的使用，已大大地減少了小生產地區在收穫前和收穫中的工作時間。一九一五年，要完成這一項工作，每英畝平均需要一二·七小時。到一九四五年，大規模農場，能使用二〇呎的拖拉兩用機 (tractor combines) 及其他現代機械設備的，每畝所需時間已減至一·五小時，約即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平均數字的八分之一。

玉蜀黍的插種和牛奶場方面，機械化也增加了，雖然不及小麥地區增加得快。收割玉蜀黍的機械數目，到一九四五年初，已達一六八、一〇〇具——換句話說，三年間增加了二九%。『用了拖拉機和動力設備，耕種三英畝農田的時間，即等於用畜力耕種一英畝的時間一樣。』（上揭書，頁十一）玉蜀黍耕種機的數目在戰爭的三年間也增加了五〇、〇〇〇具以上，因此，到一九四五年，已有二五五、六〇〇具了。

牛奶場在一九四五年使用的搾奶機已達三七九、三〇〇具，約比一九四二年初多了五〇%。這些機械減少了一半的工作時間。

目前市上能買到的一具棉花收穫機，每天所收的棉花，等於四十至五十個棉花工人所收穫的總數。如果這些機械能普遍應用，則棉產區許多物租佃農和其他工人都可省下來了。棉花收穫機在一九四六年售價約五千元，但用了它，則種棉成本每袋 (Bag) 可省二十五元。農業部預測，這種機械現在已逐漸被人使用，不久的將來就會普遍使用了。

農業機械的高價

農業機械的數目似乎比前些年要多，但是拿它來跟美國六百萬田莊比較起來，總數卻依然不大。全部田莊當中，還有三分之二至今連一具拖拉機也沒有。有許多田莊面積太小，不容許有效地使用機器，但是大量的農民，如果付得起那樣的高價，他們還是要買拖拉機的。

到一九四六年底，農業機械的價格已比戰前水準增加了一四%，現在還繼續在增長着。

許多農具公司會向農民解釋，他們所需要的機械，價錢之高，是因為製造公司「工資高」的原故。可是美國聯邦貿易諮詢委員會 (FTO) 關於農具及機械工業的報告，給出了真正的答案。那裏面說明，農民所付出的代價，只有很少的一部份是代表工廠的直接勞動價值的。

舉個例說，三底拖拉機犁 (three-bottom tractor plow)，售價為一五三·五〇元，但勞動價值卻只有一一·一七元。奶油分解器 (cream separator) 是農具中需要最高勞動價值的，售價一〇〇·八四元，但製造工人只取得一

四·六六元。製造廠主的利潤是一九%，零售商的利潤是二八%。（見『FO』報告，頁七六八和七七三。）

機械化增加的展望

正如農業局所預料的，如果機械化的程度再增加，則農產品的產量也必大大增加。（見『農業的變化』，頁四五。）

一九四六年底，農業經濟學家已經像在蕭條時期似的，談着什麼『生產過剩』的問題，談着農產品產量必須減少問題，和談着設法使農業工人轉入其他職業界了。可是與此同時，他們也指出美國人口，在一九三九至一九四六年間已增加了一千萬——這即意味着糧食的消費是大大的增加了。全國製造廠商協會（NAM）和美國商會（Chamber of Commerce）已提議應把一、五〇〇、〇〇〇至四、〇〇〇、〇〇〇家農戶的農產『取消』。他們可沒有說明怎樣『取消』法。

國內消費水準不僅要看人口的多寡，而且要看『消費者購買農產品的購買力』（同書，頁四九）。但是消費者的購買力已經下降了，因此農產品在戰後的國內消費，大致不會有很大增加的。

農業機械化的加速趨勢，預示了完全依靠非農業的職業的工人數量，將有大量的增加。

農村的電力

一九四六年底，農村電氣化管理局（REA）報告：有中央電力服務站設備的農戶達三、一〇六、七七五戶，即佔全數的二五%以上。有了中央電力服務站設備的農莊數目，已比一九二五年數目大十倍。此外，約有二〇〇、〇〇〇

○家農戶有自己的照明設備。儘管如此，在一九四六年底，全部六百萬農戶當中，約有半數還沒有電燈或電力設備的。

到一九四六年六月三十日終結的這一會計年度，REA 供應 1,130,000 個新的電力消費者。REA 的三年計劃，準備一九四九年增加電力用戶一、三二九、〇〇〇家。由於供應上及其他的困難，新的電力裝置實際上給延擱了，但據報告在一九四六——四七年農村電力輸送網已增加了一八〇、〇〇〇哩長的輸電線。

上述的 REA 是政府的貸款機構，它對農村電力合作社及其他增加地方電力的團體供給長期貸款。一九四六年底，接受 REA 貸款的電力合作社已有九〇〇家，社員達一、五〇〇、〇〇〇人。這些 REA 的電力合作社，是組織起來向私人電力公司，和向聯邦水電局（如果該處有它的輸送線的話），以批發價格購買電力，同時將這些電力通過合作社的輸送線分給消費者社員的。國會授權 REA 在戰後兩年間（一九四六——一九四七年）為這目的貸出五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REA 局長韋加德 (Clara Wickard) 會在一九四六年公開聲稱電力公司阻礙農村電氣化，並且多方阻撓 REA 所貸款的電力合作社的擴展。他說，私人電力公司祇打算在最賺錢的農村地區供應電力，把不能賺錢的地區留給 REA。恰如一個金融作家在紐約時報（一九四六年九月八日）所指出的：私人電力公司現在已開始在農村電氣化計劃中開闢賺錢的市場了。

農村裏面的薪金勞動者

一九四六年八月，即季節工作達最高峯的時候，全國僱用的農業工人達二、七八六、〇〇〇人。試把這個數字

拿來和戰前（一九三五——一九三九年）平均數比較一下：那時最高峯數字是二、九八三、〇〇〇人。僱農（即上面的「僱用的農業工人」）在一九四六年八月，約等於全部農民（一一、〇四四、〇〇〇人）的四分之一。除了僱農之外，剩下的八、二五八、〇〇〇人，包括農村工作者六、一〇〇、〇〇〇人，和在農田中工作的家族成員共二、〇〇〇、〇〇〇人。

一九四六年七月，僱農工作一天（不供膳）所得工資平均為四·八四元。如供膳，則每天平均工資為四·二五元。每小時平均收入在一九四六年中只有四十六分（據農業部調查農村薪金的特別報告）。工作時間仍然很長——每天工作九·八小時。就業非常不規則。僱農的平均收入，在農忙期前後的月份中，每週平均只得一七·五〇元。半數的僱農是在南方諸州僱用的，南方每小時的工資平均只有三十六分，每天的收入平均為三·三〇元（在一九四六年中期）。南方諸州僱農每週工資平均只有一〇·〇〇元（據美國農業經濟局的“Farm Labor”，一九四六年九月）。

不受立法所保障

農業工人是不能受全國勞工關係法案、公平勞動標準法案和社會安全法案所保障的。這些法案所不包括的所謂「農業工人」，它的定義已經爭論了好幾年。照全國勞工關係局（NLRB）所提出，由最高法院認可的說法，凡在包裝業、加工工業和儲藏工業方面做事的農業工人，都認為可由全國勞工關係法案所保障。

一九四六年國會裏面發動了把食品加工工業工人除外，所用的形式是要在關係局撥款法案末加上一條附則，這是由代表醬果工業的加州民主黨眾議員愛里歐（A. J. Elliott）領導的。產大所屬的職工會，以食品、煙草、農業

工人聯合會 (I. W. O.) 爲首，當即反對，卻終於達到了妥協，因此最後通過的附則，包含了農業工人的定義。在這妥協之下，少數的食品加工工人雖被除外，但醬果工業工人仍包括進去了。

農業工人的罷工

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六日 Morrisville, Pa. 地方三千英畝斯達凱 (Starkey) 田莊的三百五十名僱農，爲反對低工資，和不能忍受的、不衛生的工作條件而進行罷工。原來割菜的童工每小時只得到十五分到二十五分，五十多家黑人的家庭，擠在一間舊的谷倉裏，這裏只有兩間房子，一個幫浦。

罷工僱農是由勞聯所屬的肉類罐頭農業工人聯合會所領導的，他們被三K黨的份子威脅。破壞罷工份子帶着木棍和小刀，從費城動身，不顧聯邦法令，在特倫頓 (Trenton N. J.) 附近越過州境趕來。儘管有這樣的恐怖手段，但罷工僱農仍支持了六個星期，可是最後終於一無所獲的被迫復工。

在康姆頓 (Camden N. J.)，康貝爾製湯公司的罐頭部工人八、〇〇〇名，由上述 I. W. O. 領導，於一九四六年八月實行罷工。芝加哥廠在一個星期之後也進行罷工。職工會把這事情向該區種番茄的農民解釋之後，農民也立即選出委員會和職工會合作。資方跟勞聯所屬的全國農業工人聯盟 (N. F. A.) 商量破壞罷工計劃，可是勞方終於贏得了主要的幾點要求。

僱農終於得到了實質工資的增加。

職工會組織

上述的 FTA，在一九四六年時約有會員五五、〇〇〇人。FTA 已在罐頭業方面獲得重要的勝利，並已和康貝爾製湯公司及其他大公司訂立合同。

FTA 第六屆年會曾建議設立一個專門的部分，來處理農業工人的問題。他們將着重於取消立法上和社會關係上對這些工人的歧視。FTA 宣稱，如果把農業工人稱為『B 級公民』，則全體工人的標準都受到威脅了。

上述全國農業工人聯盟 (OFAU) 於一九四六年由勞聯承認為國際職工會之一。其前身是南方佃農聯盟 (Southern Tenant Farmers Union)，領袖為米澈爾 (H. L. Mitchell)，於一九三九年鬧分裂時被產大開除出去的。

農工團結

一九四六年幾家農具工廠 (J. I. Case Co., Allis-Chalmers Mfg. Co.) 的產業工人長期罷工時，這些公司曾企圖在農民中間引起反對工人的情緒。汽車工人聯合會 (UAW——屬產大) 和農具製造工人聯合會 (IWW——屬產大)，靠着全國農民聯盟 (NFW) 的合作，展開了有效的宣傳，打擊那種工人增加工資就要提高農具價格的理論；他們向農民解釋罷工事件，由是建立了農工之間的團結。

汽車工人聯合會的區委會代表和威斯康辛州 (Wisconsin) 兩個汽車工人聯合會地方組織的代表們，走遍威斯康辛、伊里諾斯、明尼蘇達和南達戈塔等州的農村地帶。全國農民聯盟為這目的召開了農民大會，他們在會上致辭。他們指出各種農具售價中，僅有一小部分是拿來支付直接勞動價值的；他們同時印發了由農具製造工人聯合會編寫的『農業機械獨佔公司』的傳單。

一九四六年三月五日至八日在愛薩斯州托彼加城舉行的全國農民聯盟年會中，四〇〇名代表為國際收穫機及通

用馬達公司的罷工工人們募捐了二、〇〇〇元。……

農具製造工人聯合會在一九四六年八月的兩年一度的大會上報告說：在該會罷工時，農民聯盟曾「百分之百的合作，無論在精神上還是經濟上都是如此」。農具製造工人聯合會在關於農工團結的議決案中，曾表示全力支持全國農民聯盟。農具製造工人聯合會一九四六年新成立的農村聯絡部，是由一個犧牲畜的農戶埃列斯（Homer Ayres）負責的。這一聯絡部以廣泛的全國性規模，來開始農村聯絡的工作。

產大在一九四六年全國年會上通過一個議決案，號召建立農工的友好關係，並且要儘速成立農工聯合委員會。

工資增加對農民的好處

產大在戰後最初幾個月內增加工資運動中，曾指出產業工人增加工資對於農民的好處：「如果城市居民的消費不足，則決無農村繁榮可言……因為農村收入是直接與城市薪金收入者手中的購買力有關的。」

「工人得到較好的工資，即等於農民有更好的收入。」這是明尼蘇達州工人聯合會（屬勞聯）在一九四四——四五年為答覆反勞工的攻擊而進行的運動所提出的口號。聯合會曾用美國農業部的糧食消費數字來證明這一點。一九四三年工資高的時候，每人的牛奶消費量約比一九三三年蕭條期低工資的時候高出二六%。每人牛肉的消費量在一九四二年比一九三二年高出四三%。

有許多農民也認識這種理論的真理。奧克拉荷瑪農民聯盟（屬全國農民聯盟）在一九四六年七月裏說：「顯然在充份就業和工資較高的時候，我們的農產價格就比較的可觀。」

政治鬥爭中的聯合行動

在一九四六年秋天競選運動中，爲了打敗反動的議員，選出進步的議員，農民曾在好些地方與勞聯、產大及鐵路工人聯合會的代表們一致行動。例如一九四六年九月南達戈塔 Mitchell 地方就舉行了聯合大會，農工組織選出來的二四四個農工代表，一致通過抵制那提出反勞工法案的議員凱斯 (Francis Case)。同樣的行動也對付過蒙特 (Karl Mundt)。他們又支持兩個進步的民主黨候選人。

農村的組織

美國農村局聯合會 (American Farm Bureau Federation)

農村局在一九四六年底報告，它所屬的會員已有九四三、七三九戶農家。——比戰前數字增加了五十萬戶以上。在一九四五至一九四六年這個組織會推動徵求百萬會員的運動。會員資格不限於農戶，還包括農村地方銀行家、商人及其他人士。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這個組織舉行第二十七屆年會，重申擁護聯合國的政策，但它對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並沒有熱烈的支持。它重申反對以津貼來維持市價的辦法，且又反對物價管制局的管制物價。它反對政府貸款機構的任何擴張，同時反對任何日益增加對政府信貸的依賴。它支持製協 (NAM) 的反動的徵稅法，並且繼續與製協發生密切的聯繫。

關於僱農問題，它反對「一視同仁」的工資增加。它反對充分就業法案。但它又贊成社會安全法案下的聯邦內老而無靠者的保險金，應包括「經常受僱的全部時間是專任僱農及非營利性質農業組織的僱員」的農人。但它反對包括「短期工作的僱農」在內。它反對政府的衛生保險——寧贊同「私人主持」下的計劃。它又反對使用聯邦款項

來實行任何公共住宅計劃。

全國農會(National Grange)

全國農會在一九四六年中已交會費的會員有七四九、二六七名。據主席戈斯(A. D. Goss)的估計，實際會員總數約八〇〇、〇〇〇名，因為一部份會員一次付過了若干年的年費之後，這一年就不用不着交費了。

該會在一九四五年年會中，反對任何津貼方式的繼續，呼籲聯邦開支應節約，修改農產品價格計算公式，認為應把勞動價值包括在內。它反對物價管制局的管制物價政策。它反對提高僱農的最低限度工資，籲請通過反勞工的荷伯斯法案(Hobbs Bill)。

全國農民聯盟(National Farmers Union)

這個組織全名是「美國農民教育及合作聯盟」(The Farmers' Educational & Cooperative Union of America)，通稱「全國農民聯盟」。在一九四六年底，已交會費的會員有一四五、〇〇〇戶的戶長，因為戶長交了會費，則凡年在十六歲以上的家庭成員都包括在內了。它出版一個月刊，叫做「全國加盟農民」(National Union Farmer)。

農聯(NFU)是以合作社方式售賣農產品和購買農村必需品為基礎的。它擁有全國最大的吊穀倉(elevator)之一。農聯也在供應東部城市養家畜的農民中間進行合作社的活動。

農聯在一九四六年三月第四十屆年會上，通過了一個進步的綱領。綱領上規定農聯的基本目標是「以商品及勞務之自由交換，促使農家得到經濟上的豐裕，從而求取農家在農地上之安全。」它擁護聯合國糧食農業組織，並且

決心要使它更加有效。網領又呼籲自由國際貿易，譴責限制貿易的卡特爾和一切障礙，並認為聯總（UNRRA）應該繼續下去。大會爲了和平，呼籲美國政府停止製造原子彈，並且把已經製成的原子彈銷毀。

在國內方面，農聯的綱領建議：每個地區由農民選出的縣農業委員會製定該地區的農村計劃；州委員會也製定州的計劃；全國農產價格委員會則和聯邦政府商討保證定下的價格。它贊成物價管制局實行物價管制的努力。由此製定的農村計劃底目的是要「把全部農田完全放在一種經濟上同型的家庭農莊的基礎上」。爲了達成這個目的，網領號召農田領有、農村信貸、農業部的農地復員貸款計劃應有發展之必要。它又促使特別對中等收入和收入甚微的農民實行增加技術的協助，不要把大半援助放在收入甚豐的農民身上。它呼籲用聯邦基金，去改進農村地帶的住宅，建造四季能通的公路，設立醫院等。

關於勞工方面，農聯的綱領呼籲聯邦立法機構製定僱農的最低限度工資，其數量不應少於其他產業工人的最低限度工資。它贊成僱農有權集體談判。它主張社會安全法案應包括農村人民在內，即連僱農也應包括在內。

一九四六年農聯是促進農工合作最熱心的機構，這在上面已經說過了。

聯總和世界糧食需要

聯總（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 簡寫 UNRRA）由創立（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到結束（一九四七年初）時止，用作緊急救濟的款項有三十九億元。總額中約有四分之三左右來自美國，因爲美國是一個生產過剩的國家，大可以分配它的盈餘。但是美國售與聯總的糧食，僅佔糧食生產量的一個很小部份。

聯總官員估計：聯總的供應至少救活了希臘的五百萬人，南斯拉夫的五百萬，捷克——三百萬，波蘭——二百

萬，中國——幾百萬。它又會把糧食及其他物品供應義大利、奧地利、阿爾巴尼亞和白俄羅斯、烏克蘭。它曾在別的幾個國家實現有限度的計劃。它曾援助過難民和流落異國的工人們 (I. P.)。它的職員共有五千人。

由於美國和英國所加的壓力，聯總被迫於一九四七年初關閉了它在歐洲的門戶。蘇聯會要求聯總繼續下去，又會抨擊利用飢餓人民的急需，來窒息民主運動。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 (FAO) 則既無基金救濟，又沒有辦法可以獲取基金。

美國國務院計劃在聯總結束之後，對個別國家實行經濟援助，讓它們去購買糧食。但到了一九四六年底，事情已經很明顯，國務院企圖用這樣的貸款，當作政治壓力，同時藉以切斷美國對東歐諸國的財政援助。一九四六年十月，美國由於政治上的理由，取消了對捷克的四千萬元信用貸款。原定對捷貸款五千萬元，但捷克僅僅取得了五分之一。

世界糧食恐慌

一九四六年美國人民每天每人平均所得熱量在三、三〇〇加路里 (Calories) 以上，約比一九三五——三九年年平均數字高出一五%。然而，在另一方面，歐洲許多國家，卻還沒有恢復戰前水準。

在一九四六年時期中，奧國、南斯拉夫、希臘、波蘭和一部份的義大利，每天的加路里量削減至九〇〇。這就等於半死不活的生活。

按照 FAO 主任奧爾爵士 (Sir John Boyd Orr) 的意見，世界糧食恐慌不是戰後的緊急情況。他最近報告說，恐慌將繼續四五年之久，即使風調雨順，復員迅速，也是免不了的，因此他呼籲「一種永久性的世界糧食政策」。

FAO在一九四六年八月裏報告：即使在火戰前，全世界便已有二百萬人民是營養不足得很厲害的；戰前全世界人口約有半數的糧食消費是不足以維持他們的正常健康的，不必說兒童的正常發展，和正常工作所需要的能量了。FAO說，聯合國的目的，應該是把標準以下的生活提高到每天能得二、六〇〇加路里。在一九四六年底，巨大的糧食恐慌依舊威脅着全世界。

由於戰爭的結果，一九四五——一九四六年世界收穫如以每人所得平均數計算，約比戰前平均數減少了八分之一。歐洲的糧食生產至少比正常情形低二五%。烏克蘭（蘇聯的穀倉）是戰爭損害最烈的地方，一九四五——一九四六年的收穫量不及正常時期的一半。

但是美國呢——據戰爭動員及復員局局長史蒂爾曼（John R. Steelman）的報告（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一九四六年美國的收穫量是有史以來最豐收的一年。估計約超過一九四二年高峯二%。

美國在一九四五年的豐收當中，只抽出四%來做救濟品，這四%就包括了售給聯總和對日、德諸國的供應了。農村研究會在 *Food Now or Coffins Later*（一九四六年）這本小冊子裏，指出：「即使我們天天掛在嘴邊的小麥輸出總量，其實也不及我們去年小麥生產量的一七%，玉蜀黍的輸出總量則只達一九四五年產量的〇·六%。」

雖然國內豐收，國外飢饉，但是農業部在「全國糧食現狀」（一九四六年九月）裏預言一九四七年的情況道：「下一年度糧食生產也許不至如一九四六年那樣豐盛，輸出則一定比上年少得多了。」戰爭動員局於十月一日的報告中，則主張維持糧食生產在高水準上，以便解決世界的糧食需要，同時使美國的農民及消費者得到利益。

第八章 一九四七年美國經濟總結

局勢鳥瞰

當一九四七年將要結束的時候，美國獨佔資本所統治的經濟——這個使世界反動勢力復活的搖籃，已經很不安地搖搖擺擺的走近它的戰後繁榮底最高峯了。

在一九四七年春天和夏天，就已經出現了經濟恐慌底嚴重信號，有些最保守的報紙，例如紐約商報，也已經相信「衰退」業已開始了。

聯邦準備局的工業生產指數，由三月間的平時最高峯的一九〇降落至七月的一七六。若干商品的價格已開始下跌，這是恰如年初所預料的了。存貨的購入已慢慢停止，因為商人們已經怕存得太多了。製造業工人的數目也在降落了。

到了這一年的秋天，卻出現了若干具有刺激性的因素，這些因素似乎要扭轉年初以來的走下坡路的狀況。由於這一年收成不佳，就引起了在穀物方面投機的熾盛。同時，商業界對馬歇爾計劃起了一種幻想，以為實行馬歇爾計劃，在一九四八年和一九四八年以後，出口就可以提高到比較高度的水準。

業已緩緩停止進行的購進存貨，又開始增加，到年底時，全年的數值約達六十億元。消費信用管制的取消，退伍士兵的 terminal leave bonds 的兌現，銀行貸款的增加，都是年終時期表現出來的許多新因素。

這總值的上升，與其說是由於存貨量的增加，還不如說是由於物價的高漲。在年終的時候，工業生產指數約為一九二，僅比三月份增加一點兒。但在另一方面，同時期（第一季到年底）的批發物價指數已增加了一〇%以上。消費物價指數在這九個月間也爬高了一〇%，而製造業工人的平均每週收入只不過增加了五%。

儘管大多數工人的實質工資連續兩年不斷的降低，然而大公司利潤（納稅後計算）卻增加到空前的高度，即一七〇億。因物價高漲而得到高度利潤的數字，與前數年的比較，有如下表：

大公司利潤（納稅後的數字）

一九二九年	八〇億
一九三六——三九年（平均）	四〇億
一九四五年	九〇億
一九四六年	一二〇億
一九四七年	一七〇億

由此可知，納稅後的利潤在一九四七年已為一九三六——一九三九年戰前時期的四倍。

股票市場

然而這些結果卻並沒有影響到股票市場。華爾街估計股票市場的價格將下瀉，但若干航空工業股票卻已反映了準備另一次新的戰爭。

股票市場價格，就整個而論，一九四七年結束時與年初大致並無漲落。一九四六年秋天股票價格的暴跌，顯然

毫無恢復象徵。

華爾街對於經濟情況不甚堅定的預料，也見諸總統的經濟顧問會第二次年報上。這些經濟學家把目前的繁榮，認為是『不正常的環境』所致，而在這當中，尤其有重要作用的是：軍費龐大，外援，暫時性的穀物缺乏，戰時消費品定單的延擱，戰時工業設備更新的延擱，等等。

然而，許多『生產支柱』中最重要的一種——戰時定貨延至戰後製造——，到了新年開始之後，就馬上失去作用了。全國售賣商協會祕書雷納（A. R. RAY）在紐約時報（一九四八年一月二日）檢討一年間（一九四七年）的經濟時，曾這樣的指出：

許多製造品的需要，在一九四七年，已由於日益增加的生產，物價增漲，購買力削弱，而告滿足了……所以，目前的經濟情況已比一年前更加容易受傷害了……需要已經在減少——甚至對出口來說，除了若干例外，生產數目也見太高了。零售存貨及售出數量指出『衰退』至多能再捱一個年頭了。

總生產值

一九四七年年底的經濟情況，最顯著的一個特徵，就是生產雖然日益增加，但消費的數量表面上卻仍不變，實際上且在減少中。

關於全國商品生產及勞務最簡明的統計，是商務部關於全國總生產值的統計。這是用目前的價格來表現的，因此同時反映了生產量和價格的變化。

在一九四七年，全國總生產值約達二千三百億元。據估計，一九四六年約為二千另三十七億元，故一九四七年比一九四六年約增加一二%。假如把貨價的增加平均作一〇%算，則生產總量在一九四七年即使不能說沒有進展，

但這進展卻顯然很有限。尤其要注意的是：這裏所謂總生產量包括了生產性的勞務，例如在軍隊中的勞務，地主和股票持有人的勞務——地租和利息——以及許多非生產性的活動，這許多成問題的項目在內。

工業及農業生產

我們說過，聯邦準備局的工業生產指數，是在基本的經濟活動方面比較可靠的指數。以戰前時期（一九三五——一九三九年）平均數字為一〇〇，則工業生產指數在一九四七年平均為一八七（初步估計），約比一九四六年的一七〇高出一〇%。

一九四七年的這種增漲，大部份是由於耐用物品生產工業增長的結果。在汽車、貨車、冰箱和洗濯機等重要物品方面，戰後的生產達到了最高峯。而在另一方面，紡織品、布匹、鞋及其他奢侈性貿易及勞務等非耐用物品的生產，在一九四七年卻已跌落了。到了年底，各主要生產部門的生產，已有了嚴重的畸形發展。有許多種軟性消費物品，產量已經遠遠超過需要了。硬性消費物品，除了汽車之外，幾乎都已滿足了需要。只是在生產耐用物品及建築部門，還是求過於供。正因為工業生產增加了一〇%，非農業性的就業，就整個而論，比一九四六年平均數字超過了五%。單以工場就業來說，就增加了約莫七%。這些數字指出：一九四七年工業勞動生產力整個地約增加了三%左右。

農業生產及就業人數和一九四六年差不多一樣。拋入市場的農產品數量在一九四七年只增加三%左右。農業人口的收入佔全國個人總收入的一〇%（一九四七年第三季），而在一九四五年則為八·二%，一九四〇年僅佔六·六%。

消費力

一九四七年商品及勞務的消費額共達一千六百四十億元，約比一九四六年高出一四%。但照美國勞動統計局的消費物價指數計算，零售物價高漲了一五%；即從一九四六年的一三九漲至一九四七年的一六〇，因此一九四七年商品及勞務的消費量，並沒有增加。

這一事實最近已由零售商的若干發言人加以證實。他們證明出售的商品底單位數量繼續有下跌趨勢。由於一九四七年的人口及就業人數都比一九四六年高，因此每人消費量的跌落，比之總量的跌落尤為顯著。

美國工人及收入低微的人民，一般都竭力要保持他們的生活標準，所以越來越要動用存款，要不然便負債。全國個人存款總額在可動用的入息當中所佔的比例，由一九四六年的九%降至一九四七年的六%。

按月攤還的貸款猛烈增加，儲蓄銀行的新存款則日見減少，而向這些銀行提存的數目也在增加。戰時公債還本的數額約和一九四六年相等①，雖然在一九四七年下半年 *terminal leave bonds* 已廣泛兌現。

所動用的存款和負債，就一九四七年來說，大部份是用來購買消費性的耐用物品，如冰箱、洗濯機、電器設備、傢具、汽車等。這些貨物的出售，無論就量來說，或就價值來說，都見增加。但是大多數的家庭，他們的存款和貸款都買不起這些東西，除非他們一邊減少布匹、食品、藥品及其他生活必需品的購買。實際上，出售的軟性貨

① 據官方估計，一九四七年出售新 *E* 種公債四、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超過 *cash-ins* 約一五五、〇〇〇、〇〇〇元。

品的減少，抵銷了硬性貨物出售底增加而有餘。

供求的平衡

生產與消費之間的距離，是由政府開銷（政府購買貨物、勞務及建築）、出超和私人的國內投資來填補的。所謂私人國內投資，按照商務部所下的定義，是在「總量」(Gross)的基礎上計算的，這就是說，它包括了逾齡工廠及設備的重建及修理費用。因此，這個數目即等於新的投資額加上固定資本的消費額。它也包括了廠房的修建費。構成全國總生產(Gross products)的這幾項兩年來的數字，根據官方的統計有如下表：

	一九四六年	一九四七年
全國總生產值	二、〇四〇億元	二、三〇〇億元
個人消費值	一、四四〇	一、六四〇
比 對	六〇〇	六六〇
政府開支 ^①	三一〇億元	二八〇億元
出 超	五〇	八〇
私人國內投資總值	二四〇	三〇〇
合 計	六〇〇	六六〇

① 轉讓付款（社會安全、對外貸款及救濟等）除外。

私人國內投資成份

新建築	八〇億元	一〇〇億元
生產者的耐用設備	一一〇	一八〇
存貨的增加 ^②	四〇	二〇
合計	二四〇	三〇〇

由此可見，在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七年間，作為平衡因素來說，政府開支的重要性已見減低，而出超及私人國內投資的重要性則見增加。

出超的增加

出超在一九四七年初愈劇增加，到達了從所未見的高峯，以一九四七年第二季計算，年達一百一十億元之巨。由於外國的存款及美元都已枯竭，所以「美元恐慌」就出現了。這迫使許多國家不得不減少美貨的輸入，因而美貨的出口在春夏兩季已開始減少了。

然而馬歇爾計劃提出之後，出超又開始增加。普爾 (Poor) 在『投資顧問通訊』(Investment Advisory Service,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六日關於援助西歐的效應，說過如下的話：『即使國會通過如數撥給援外數字，一九四八年輸出數額至少也比一九四七年減低，因為不在援助之列的許多國家，業已減少他們的美貨輸入了。』商報 (一九四八年一月六日) 預料，即使實行馬歇爾計劃初十五個月可以撥款七十億元左右 (國務院的要求是六十八億)，輸出的減少也將達十億。

② 物價變化的影響已計算在內。

建築情況

一九四七年私人新建建築總值爲一百億元。此外，公共建築（包括在上表中的『政府開支』項下），總額約爲三十億元。聯邦建築機構估計，一九四八年的總值約可比一九四七年高六%到九%，但在量的方面，則依舊比一九四一年低二〇%。

一九四八年公共建築估計值三十七億元，大部份是用來建築公路、學校和醫院的，只有一億用來實行公共房屋建築計劃。（由於信用價值的增加，總量將會減少。）

一九四八年私人建築，據現在估計，約等於一九四七年的水準，但收入豐富者的住宅的建築費則猛烈增加，而工廠建築則減少。

據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出版的全國產業會議局的調查，一九四八年工廠建築多半爲一九四七或一九四六年開始而在一九四八年完成的。它又指出：一九四八年開工建造的新廠，數目很少。

生產者的耐用設備

○投資在生產性的機器及各種設備上的總值，一九四七年達一百八十億元，打破了從來的記錄。總數比一九四六年高出五〇%，即等於一九三九年的四倍。儘管物價在增加，新設備的數量毫無疑問還是比任何時期高的。

但是近數月來（一九四七年下半年）新設備及機器的出售，按照量的方面來算，已見減低，預料一九四八年這減低的傾向將會繼續下去。再有一點，上述的產業會議局調查，已經指出，新機器所增加的成份，以改善舊廠多於

裝備新廠。

新廠建築的停止，新購機器轉到改善舊廠，這兩者合起來，即等於說：工業的就業人數在一九四七年將會停止增加，而節省勞動力的機器代替工人的新時期也就會開始了。這一趨勢已由各別部門的工業報告所證實。比方說，紡織業就是如此。然而它的效果不是立即看得出來的，因為機器所替換出來的工人，又在其他工商部門獲得新工作（全日或部份的工作），因此仍未能歸入失業者裏面。

信用的局勢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討論資本蓄積的一般規律時，他曾說明當資本的蓄積發展而為資本的集中和集權化的時候，當信用制度發展的時候，當財富以各種形式膨脹的時候，資本的突然擴張的力量是大大地增加了。

美國今天的發展，證明了這一傾向。目前迅速發展的繁榮，不僅是以戰爭引起的消費品及非消費品的缺乏為其基礎的。它還以流動資金的巨大的積蓄為其基礎的。

若干資本家方面已開始說到緊縮信用的問題，由於政府業已採取若干軟弱的步驟來制止繁榮，政府債券及其他債券的價格趨勢，現在已經開始反映出這種情勢了。如果我們就整個經濟而論，則現在所利用的資金及信用不過是很少的一部分而已。

然而對於中小企業，他們因為存貨過多，資金及信用的短少，就已經變為現實了。這就是資金及信用集中佔有和集中控制的一面，這預示了小企業將大規模破產和被清算。現在可以預料，破產企業的數目將遠超過一九四七年的四、〇〇〇宗，而一九四七年的這個數字卻已是戰時的五倍了。

目前流動資金的積蓄量，是遠超過資本主義市場所需要的投資額的。這一點，當然爲是投機（數百萬元用在穀物及其他商品的投機買賣上）和獨佔資本向外國輸出資本這兩種行動的一個很重大的因素——後一點目前在馬歇爾計劃下面已經不難實行了。

我們還必須注意這樣的事業，即非消費品（如鋼）的需求仍然很大，而且求過於供（故有鋼荒）。但在另一方面，消費品的需要，已經由生產增加及購買力削弱而告終了。

儘管繁榮的基礎已在削弱，但至今尚未動用的信用與流動資金的壓力，將會產生一最最後的投機性的增加。如果眞的這樣，則只是「火上添油」，增加未來恐慌的惡性而已。

第九章 經濟恐慌不可避免

經濟恐慌真要來嗎？

關於這，是無可懷疑的，儘管這一次的經濟恐慌會有若干新的特質。

爲證實我們的意見底正確，此地可以引用杜魯門總統在一九四七年中向國會提出的經濟報告。我們之所以引用這個報告，是因爲：第一，它裏面包含了很豐富的實在資料，是和形成中的經濟恐慌有關的；第二，因爲它雖然竭力打算否認經濟恐慌必然要來的事實，但它在事實上卻已證明了經濟恐慌的臨近。

杜魯門的經濟報告

杜魯門這個經濟報告是一種很特別的文獻。報告的開頭充滿了欣然自得之狀，以爲美國底經濟力量、資源和資本主義威力差不多近乎勝利的狀況了。裏面說，全國總生產價值目前每年已達二、二五〇億元，而六月份（一九四七年），就業人數有六千萬。總統卻沒有說，用戰前的美元價值來計算，目前的生產總值卻比正常數字低三〇%到四〇%。而所謂就業人數六千萬，必須和這樣的事實連帶起來看，即一九三九年迄今，勞動力增加了約七百萬。但是即使如此，正常的數字也還是很有意義的。

報告的下半截卻出現了若干物事，改變了全幅畫面。報告裏說，生產與就業的高度水準，是由於「臨時因素」

所維持的，所謂臨時因素即：工業復員的需要，消費的需要，存款和信用的使用，出超的大量增加等等。往下面，報告又證明這些臨時因素，已在削弱中，因此「我們必須作許多基本的再調整，來完成到達永遠穩定和最高水準的平時經濟底過渡時期」。

事實的分析

把總統的報告中底數字和事實加以仔細的分析，會得出什麼樣的結論來呢？

工業生產已經過了最高點，走下坡路了。以一九三五——一九三九年的平均指數為一〇〇，則一九四七年首六個月的指數為：

一月	一八九
二月	一八九
三月	一九〇
四月	一八六
五月	一八五
六月	一八三

根據國民市銀行(National City Bank)六月份的通訊(Letters)一般的意見認為「戰後繁榮的最高峯已經過去了」。

我們曾經指出這一事實的意義：經濟恐慌在各個部門的工業裏，是形成得很不平衡的。這種不平衡性現在越來越顯著了。恐慌的因素，現在已經在若干消費工業和勞務（紡織、衣著、皮革、無線電、電器、貿易與商業）部門

裏面滋長了。生產工具的生產已經到了最高峯。若干生產消費性耐用物品的工業部門，則還沒有出現恐慌的信號。在房屋建築方面，恐慌的形勢也已決定地在發展着了。

恐慌發展的不平衡性，是可以阻遲恐慌的爆發的，但它所發展的道路將更帶有毀滅性。這種不平衡的發展主要是由於目前這種經濟循環的特殊性而起的。目前的經濟循環是處在由戰爭經濟轉入和平經濟的過渡期，是處在資本主義的世界總危機愈益深刻化和最複雜的行程底情況下的。

戰後繁榮的四個因素

讓我們再來研究一下支持美國戰後繁榮的主要因素吧。

總統列舉出來，第一個因素是由於商業的復員需要。這是由戰爭轉回平時經濟所引起的技術上的需要。因此，需要大量的額外投資。但是復員的需要已經接近結尾了。投資已經重又正常化了。這意味着新工廠、新機器、工具和設備的投資額已急速降低，降低的原因並非因為站在人民的立場說不需要作更新的設置了，而是因為獨佔資本不需要這些東西來增加他們的利潤了。

國內私人企業每年投資總額，從一九四六年十月到十二月，為三〇四億元；從一九四七年一月到六月，跌至二九五億元。根據票據交換所最近的公報，四月裏交換款額低於三月的數字，而且「用來購買新廠及新設備的撥款，共達一〇一、〇〇〇、〇〇〇元，為去年九月以來最低的一個月。」（見「世界電聞報」，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三日。）我們此地也應該指出：全國總生產的每年增長率，在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七年為八·六%，但在一九三三至一九三七年則為一二·八%。

第二個因素就是戰時消費品不足，靠現在來填補需要。在非耐用的消費品和勞務方面，這一類的需要已經滿足了。情形已經正常化了；在這一部門，恐慌的因素已在增長中。只有在耐用消費品方面（房屋、汽車、冰箱、洗衣機等），還是求過於供，在房屋方面則表現得最尖銳——這是生產不足，而不是生產過剩。由於這，建築工業方面已開始形成一種生產不足的恐慌象徵，而鋼產的不足，也在汽車生產部門引起了同樣的情況。

總統報告裏面列舉出來的第三個因素，就是存款和信用的動用。但究竟是怎樣一回事呢？舊的存款迅速用光了，新的存款率跌落得非常利害（由一九四四年的三五〇億跌至一九四七年的一一〇億），而消費者的負債額則已由一九四三年的五〇億增至一九四七年的一一〇億左右，而且還有急速增長的一種趨勢。國會取消戰時對消費者信用的限制，將可以造成購買力暫時的人為的增加，但如果恐慌開始，則這一措置又將加速恐慌的深刻化。

第四個因素，就是大量出超。

一九四七年首六個月，商品和勞務的輸出約合每年二〇七億元之巨，但在一九四六年第四季而論，全年數字只有一五三億。出超每年約一二七億元。這樣比對起來，報告裏說，「由一九四六年第四季到一九四七年上半年，全國總生產每年增加率約達七十五億。」

國民市銀行通訊評論全國一〇%至一五%的生產輸往外國去這一事實時，曾作了如下有意義的說法：「由於國內形勢起了變化，輸出愈益成爲重要的穩定力量了。」

這四個因素，總統報告都認爲是「臨時的因素」，那是一點不錯的。上述的事實和數字，已經證明這些因素在逐漸削弱中，有的已經消失了，其實到最後，全部要消失的。由此可知，我們已經能夠看見戰後繁榮的結束，和經濟恐慌因素的愈益迅速滋生了。即使是發展得很不平衡，但這形勢卻已更明顯了。

是在這樣的基礎上，我們必須考察一下就業和失業的情況。民用工業能有六千萬人就業，這是很可觀的；但還有不止四百萬人失業，也許竟達六百萬。此外，一九四七年五月裏就業總數增加了一百至一百五十萬，這差不多完全是季節性的；在紡織、鞋子、橡皮、無線電和非鐵質工業方面，就業人數已經繼續緩緩下降了。

另外兩個因素

還有兩個因素是要考慮的。頭一個就是在經濟恐慌形成的過程中，軍火生產不斷增長所起的作用。軍火生產的增加，是否已經到達了能夠阻遲若干重工業的恐慌爆發呢？

我們現在已經看到汽車工業和房屋建築業，以及其他消費性的耐用工業，已深感鋼板的缺乏。鋼板之所以缺乏，是因為鋼板給分配到軍火工業裏去了。

這裏我們就可以知道，若干重工業開始轉入大規模的軍火生產，雖能保持繁榮，但結果因為鋼及其他物品的缺乏，將造成許多消費品工業生產不足的恐慌底嚴重情勢。

另一個因素是羣衆的購買力日益低落。

工資的增加趕不上物價的高漲。大批的工人（他們的工資簡直沒有增加），還有政府公務員，若干白領工人，以及所謂有固定入息的窮人，都處在極度減削他們的生活水準的情況下，還有多少人被迫走向更低的、不到標準的水準。因此，就整個而論，削減美國人民大眾的生活標準的傾向，正在繼續着。與此同時，正如總統報告裏說的，「大公司的利潤，不論在納稅前後，一九四七年上半年，增加到超過一九四六年最後一季的突破紀錄的水準。」個別公司的利潤，以納稅後計算，由一九四六年十月至十二月推算，每年達一〇二億元，但由一九四七年一月至六

月推算，則達一二億元。

恐慌爆發的必然性

生產與消費之間的矛盾，正在尖銳化；越下去則越要尖銳。因為這是資本主義最基本的矛盾，是生產的社會性質與佔有的私人性質之間的矛盾。這就等於說：即將到臨的經濟恐慌，是資本主義制度基本矛盾的結果，只有推翻資本主義制度，纔可以克服這些矛盾。這也就是說，美國工人在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七年的兩度的工資鬭爭的成功過程，對於反擊獨佔資本削減工人生活標準的攻勢，有着實質上的意義，而且這樣一來，還阻遲了美國人民生活標準的降低速度。

我們還可以指出：經濟恐慌的因素已在牛奶場中滋長。

慢慢形成的農業恐慌底不平衡性，比在工業上顯著得多了。

總統報告裏也指出了有『四個場所』最近已經出現了不穩定性，即：『穀物收成對於糧價的影響，煤礦糾紛對於工業價格的影響，房屋價格及房屋生產的趨勢，和對外經濟政策。』

這些都是重要點。

我們上文已經提過，由於大家預料一九四七年收成將比一九四六年減少二〇%，所以糧價起了瘋狂的投機作用，這使糧價螺旋形上昇。煤礦大王則在提高煤價。煉鋼工業已把鑄鐵價格每噸提高三元，正在開始把鋼價每噸提高五元至十元之間。如果這一點實現了，則全國工業產品都將引起巨大的增價。租金已經上漲了。由於獨佔資本的怠工，由於國會（加上杜魯門的消極性）拒絕津貼房屋建築計劃，房荒已是異常嚴重，而房荒又反過來影響全國

經濟。

在對外經濟政策方面，杜魯門的辦法是要求國會撥款數十億元，來實行杜魯門主義和馬歇爾計劃。當然，元來實行分裂歐洲重建德國的馬歇爾計劃，是不能夠解決美國對外貿易的尖銳問題的。

結 論

美國的經濟恐慌繼續在形成中，雖然它的發展是不平衡的。獨佔資本降低人民大眾生活標準和統治世界的努力，加上投資額的迅速降落，加速了恐慌因素的滋長。反動的國會沒有別的作用，它只能加速恐慌的爆發而已。

本書常用重要略字表

- A. F. of L. =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美國勞工聯合會 || 勞聯)
- C. I. O. = 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 (產業職工大會 || 產大)
- F. E. P. C. = Fair Employment Practice Committee (公平就業實施委員會)
- F. L. S. A. = Fair Labor Standards Act (公平勞動標準法案)
- N. L. R. A. = 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Act (全國勞工關係法案)
- N. L. R. B. = 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 (全國勞工關係局)